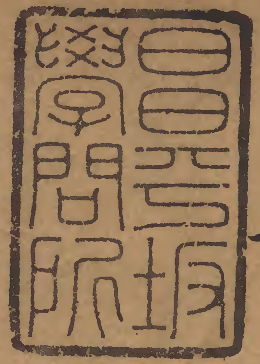


朱子語類 百一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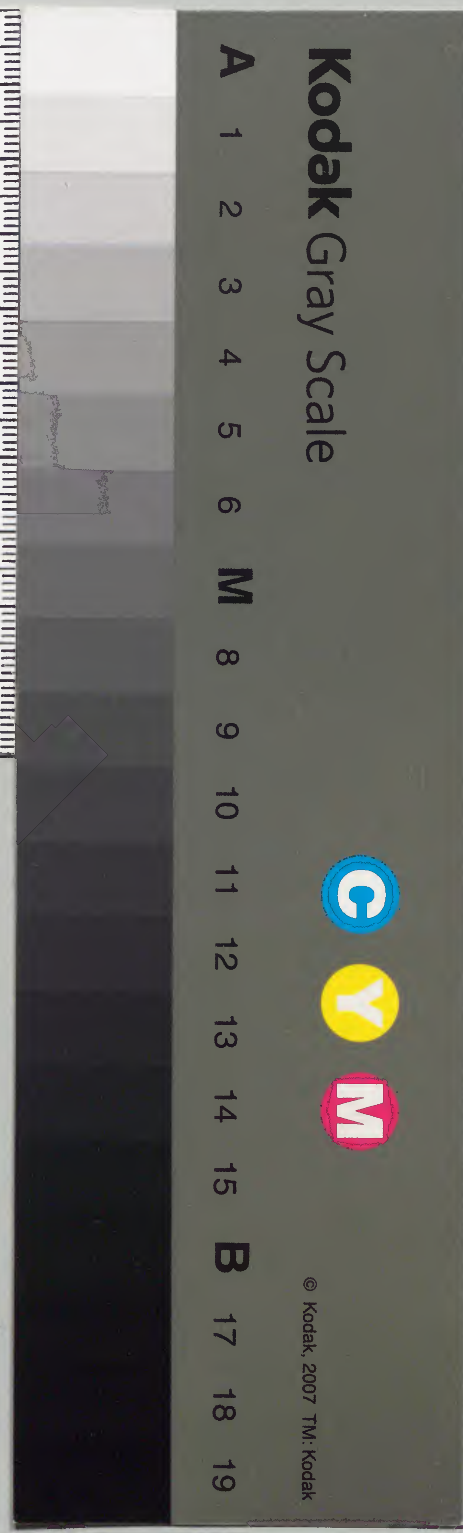


程子楊氏尹氏羅氏胡氏內人朱子自論為學工夫
論自注書外任內任論治道

內閣文庫			
函	冊	號	類
一	三	〇	六
五	〇	七	〇
架	冊	號	類

漢書門			
冊	架	函	號
三	〇	一	六
〇	〇	五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017	
冊數		30	(24)
函號		298	251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一

程子門人

總論

問程門誰真得其傳。曰。也不盡見得。如劉質夫朱公掞劉思叔輩。又不見他文字。看程門諸公。力量見識。比之康節橫渠。皆趕不上。義剛

程子門下諸公便不及。所以和靖云。見伊川不會許一人。或問伊川稱謝顯道王佐才。有諸。和靖云。見伊川說謝顯道好。只是不聞王佐才之語。劉子澄編續近思錄。取程門諸公之說。某看來其間好處固多。但終不及程子。難於附入。璘。必大。諸先生親從二程子。何故看他。不透子澄編近思錄。某勸他不必作蓋。接續二程意思。思不得。伊川之門。謝上蔡自禪門來。其說亦有差。張思叔最後進。然淺

淺草文庫

惜其早世。使天予之年。殆不可量。其他門人。多出仕宦四方。研磨亦少。揚龜山最老。其所得亦深。謙

謂思叔持守不及和靜。乃伊川語。非特爲品藻二人。蓋有深意。和靜舉以語人。亦非自是。乃欲人識得先生意耳。若以其自是之嫌而不言。則大不是。將無處不窒礙矣。翁

呂與叔文集。煞有好處。他文字極是實。說得好處。如千兵萬馬。飽滿伉壯。上蔡雖有過當處。亦自是說得透。龜山文字却怯弱。似是合下會得易。某嘗說看文字。須以法家深刻。方窮究得盡。某直是拚得下工。閔祖

上蔡多說過了。龜山巧。又別是一般。巧得又不好。范諫議說得不巧。然亦好。和靜又忒不巧。然意思好。振

問尹和靖立朝議論。曰。和靖不觀他書。只是持守得好。它語錄

中。說涵養持守處。分外親切。有些朝廷文字。多是呂稽中輩代作。問龜山立朝。却有許多議論。曰。龜山雜博。是讀多少文字。德明

看道理不可不子細。程門高第。如謝上蔡游定夫。揚龜山輩。下稍皆入禪學去。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他們只倖見一截。少下面著實工夫。故流弊至此。義剛

游揚謝三君子。初皆學禪。後來餘習猶在。故學之者多流於禪。游先生大是禪學。德明

一日論伊川門人。云多流入釋氏。文蔚曰。只是游定夫如此。恐龜山輩不如此。曰。只論語序便可見。文蔚

龜山少年未見伊川時。先去看莊列等文字。後來雖見伊川。然而此念熟了。不覺時發出來。游定夫尤甚。羅仲素時復亦有

此意。

問程門諸公。親見二先生。往往多差互。如游定夫之說。多入於釋氏。龜山亦有分數。曰。定夫極不濟事。以某觀之。二先生衣鉢。似無傳之者。又問上蔡議論莫太過。曰。上蔡好於事上理會理。却有過處。又問和靖專於主敬。集義處少。曰。和靖主敬把得定。亦多近傍理。龜山說話頗淺狹。范淳夫雖平正而亦淺。又問嘗見震澤記善錄。彼親見伊川。何故如此之差。曰。彼只見伊川面耳。曰。中無倚著之語。莫亦有所自來。曰。却是伊川語。可學

游楊謝諸公。當時已與其師不相似。却似別立一家。謝氏發明得較精彩。然多不穩貼。和靖語却實。然意短。不似謝氏發越。龜山語錄與自作文。又不相似。其文大故照管不到。前面說

如此。後面又都反了。緣他只依傍語句去。皆是不透。龜山年高。與叔年四十七。他文字大綱立得脚來健。多有處說得好。又切。若有壽。必煞進。游定夫學無人傳。無語錄。他晚年嗜佛。在江湖居。多有尼出入其門。他眼前分曉信得及底。儘踐履得到。其變化出入處。看不出。便從釋去。亦是不透。和靖在虎丘。每旦起頂禮佛。鄭曰亦念金剛經他因趙相入侍講筵。那時都說不出。都奈何不得。人責他事業。答曰。每日只講兩行書。如何做。得致君澤民事業。高宗問程某道。孟子如何。答曰。程某不敢疑孟子。如此。則是孟子亦有可疑處。只不敢疑爾。此處更當下兩語。却住了。他也因患難後。心神耗了。龜山那時亦不應出。侯師聖太粗疎。李先生甚輕之。來延平看親。羅仲素往見之。坐少時不得。只管要行。此亦可見其粗疎處。張思叔敏

似和靖。伊川稱其朴茂。然亦狹。無展拓氣象。收得他雜文五
 六篇。其詩都似禪。緣他初是行者出身。郭冲晦有易文字。說
 易卦都從變上推。問一二卦推得。豈可都要如此。近多有文
 字出。無可觀。周恭叔謝用休。趙彥道。鮑若雨。那時温州多有
 人。然都無立作。王信伯垂。鄭問它說中無倚著。又不取龜山
 不偏說何也。曰。他謂中無偏倚。故不取不偏說。鄭曰。胡文定
 只上蔡處講得些子來。議論全似上蔡。如獲麟以會漸又胡
 天自處等文定處講得些子。曰。文定愛將聖人道理張大說。都是勉強
 如此。不是自然流出。會漸多是禪。淳

學者氣質上病最難救。如程門謝氏。便如師也。過游與楊。便如
 商也不及。皆是氣質上病。向見無為一醫者。善用鍼。嘗云。是
 病可以鍼而愈。惟胎病為難治。必大

蔡云。不知伊川門人如此其衆。何故後來更無一人見得親切。
 或云。游楊亦不久親炙。曰。也是諸人無頭無尾。不會盡心存
 上面也。各家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會得透。如邵康節從
 頭到尾。極終身之力。而後得之。雖其不能無偏。然就他這道
 理。所謂成而安矣。如茂叔先生。資稟便較高。他也去仕宦。只
 他這所學。自是從合下直到後來。所以有成。某看來這道理。
 若不是拚生盡死去理會。終不解得。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
 不瘳。須是喫些苦極方得。蔡云上。蔡也雜佛老。曰。只他見識
 又高。蔡云上。蔡老氏之學多。龜山佛氏之說多。游氏只雜佛。
 呂與叔高於諸公。曰。然。這大段有筋骨。惜其早死。若不早死。
 也須理會得到。蔡又因說律管。云。伊川何不理會。想亦不及
 理會。還無人相共理會。然康節所理會。伊川亦不理會。曰。便



是伊川不肯理會這般所在。賀孫

程門諸子在當時親見二程。至於釋氏。却多看不破。是不可曉。觀中庸說中可見。如龜山云。吾儒與釋氏。其差只在杪忽之間。某謂何止杪忽。直是從源頭便不同。伯豐問崇正辨如何。曰。崇正辨亦好。伯豐曰。今禪學家亦謂所辨者皆其門中。自不以爲然。曰。不成吾儒守三綱五常。若有人道不是。亦可謂吾儒。不以爲然否。又問此書只論其迹。曰。論其迹亦好。伊川曰。不若只於迹上斷。畢竟其迹是從那裏出來。胡明仲做此書說得明白。若五峰說話中辨釋氏處。却糊塗關他。不倒。皇王大紀中亦有數段。亦不分曉。節

上蔡之學。初見其無礙。甚喜之。後細觀之。終不離禪底見解。如洒掃應對處。此只是小子之始學。程先生因發明。雖始學。然

其終之大者。亦不離乎此。上蔡於此類處。便說得大了。道理自是有小有大。有初有終。若如此說時。便是不安於其小者。初者。必知其中有所謂大者。方安爲之。如曾子三省處。皆只是實道理。上蔡於小處說得亦大了。記二先生語云。才得後便放開。不然。只是守此語。記亦未備。得了自然開。如何由人放開。此便是他病處。諸家語錄。自然要就所錄之人看。上蔡大率張皇不妥帖。更如游楊解書之類。多使聖人語來。反正如解。不亦樂乎。便云學之不講爲憂。有朋友講習。豈不樂乎之類。亦不自在。大率諸公雖親見伊川。皆不得其師之說。振程門弟子。親炙伊川。亦自多錯。蓋合下見得不盡。或後來放倒。蓋此理無形體。故易差。有百般滲漏。去偽程門諸高弟。覺得不快於師說。只爲他自說得去。文蔚

古之聖賢未嘗說無形影話。近世方有此等議論。蓋見異端好說玄說妙。思有以勝之。故亦去玄妙上尋。不知此正是他病處。如孟子說反身而誠。本是平實。伊川亦說得分明。到後來人說時。便如空中打箇筋斗。然方其記錄伊川語。元不錯。及自說出來。便如此。必是聞伊川說時。實不得其意耳。必大問郭冲晦何如人。曰。西北人氣質重厚淳固。但見識不及。如兼山易中庸義。多不可曉。不知伊川晚年接人是如何。問游楊諸公。早見程子。後來語孟中庸說。先生猶或以爲疎略。何也。曰。游楊諸公。皆才高。又博洽。略去二程處。參較所疑。及病敗處。各能自去求。雖其說有疎略處。然皆通明。不似兼山輩立論可駭也。德明

周恭叔學問。自是靠不得。方

朱公掞文字有幅尺。是見得明也。方

南軒云。朱公掞奏狀。說伊川不著。先生云。不知如何方是說著。大意只要說得實便好。如伊川說物便到四凶上。及呂與叔中庸。皆說實話也。方

李朴先之大槩是能尊尚道學。但恐其氣剛。亦未能遜志於學問。道夫

學者宜先看遺書。次看和靖文字。後乃看上蔡文字。以發光彩。且已可不逃其說也。方附季通語

呂與叔

呂與叔惜乎壽不永。如天假之年。必所見又別。程子稱其深潛縝密。可見他資質好。又能涵養。某若只如呂年。亦不見得到此田地矣。五福說壽爲先者此也。友仁

有為呂與叔挽詩云。曲禮三千目。躬行四十年。方

呂與叔中庸義典實好看。又有春秋周易解。方

呂與叔云。聖人以中者不易之理。故以之為教。如此。則是以中

為一好事。用以立教。非自然之理也。先生曰。此是橫渠有此

說。所以橫渠沒門人。以明誠中子謚之。與叔為作謚議。蓋支

離也。西北人勁直。才見些理。便如此行去。又說出時。其他又

無人曉。只據他一面說去。無朋友議論。所以未精也。振

呂與叔本是箇剛底氣質。涵養得到。所以如此。故聖人以剛之

德為君子。柔為小人。若有其剛矣。須除去那剛之病。全其與

剛之德。相次可以為學。若不剛。終是不能成。有為而

看呂與叔論選舉狀。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

定貢法以取賢。歛才。立試法以試用。養才。立辟法以興能。備

用。立舉法以覆實得人。立考法以責任考功。先生曰。其論甚

高。使其不死。必有可用。

呂與叔後來亦看佛書。朋友以書責之。呂云。某只是要看他道

理如何。其文集上雜記亦多不純。想後來見二程了却好。

呂與叔集中有與張天驥書。是天驥得一書與他云。我心廣大

如天地。視其形體之身。但如螻蟻。此也不足辨。但偶然是有

此書。張天驥便是東坡與他做放鶴亭記者。即雲龍處士。徐

州人。心廣大後方能體萬物。蓋心廣大則包得那萬物過。故

能體此體。猶龍羣臣之體。義剛

呂與叔論顏子等處極好。龜山云云未是。可學

呂與叔有一段說輪回。可學

謝顯道

上蔡高邁卓絕。言論宏肆。善開發人。若海

上蔡語雖不能無過。然都是確實做工夫來。道夫

問人之病痛不一。各隨所偏處去。上蔡才高。所以病痛盡在矜字。曰。此說是。人傑

謝字謂去得矜字。後來矜依舊在。說道理愛揚揚地。淳

或問謝上蔡以覺言仁。是如何。曰。覺者。是要覺得箇道理。須是分毫不差。方能全得此心之德。這便是仁。若但知得箇痛癢。則凡人皆覺得。豈盡是仁者耶。醫者以頑痺為不仁。以其不覺。故謂之不仁。不覺固是不仁。然便謂覺是仁。則不可。時舉

問上蔡說仁。本起於程先生引醫家之說而誤。曰。伊川有一段說不認義理最好。只以覺為仁。若不認義理。只守得一箇空心。覺何事。可學

上蔡以知覺言仁。只知覺得那應事接物底如何。便喚做仁。須是知覺那理方是。且如一件事。是合做與不合做。覺得這箇方是仁。喚著便應。挾著便痛。這是心之流注在血氣上底。覺得那理之是非。這方是流注在理上底。喚著不應。挾著不痛。這箇是死人。固是不仁。喚得應。挾著痛。只這便是仁。則誰箇不會如此。須是分作三截看。那不聞痛癢底是不仁。只覺得痛癢。不覺得理底。雖會於那一等。也不便是仁。須是覺這理方是。植

問謝氏以覺訓仁。謂仁為活物。要於日用中覺得活物。便見仁體。而先生不取其說。何也。曰。若是識得仁體。則所謂覺。所謂活物。皆可通也。但他說得自有病痛。畢竟如何是覺。又如何是活物。又却別將此箇意思。去覺那箇活物。方寸紛擾。何以

為仁。如說克己復禮。已在何處。克又如何。豈可以活物覺之而已也。

問上蔡以覺訓仁。莫與佛氏說異。若張子韶之說。則與上蔡不

同。曰。子韶本無定論。只是迅筆便說。不必辨其是非。某云。佛

氏說覺。却只是說識痛癢。曰。上蔡亦然。又問上蔡說覺。乃是

覺其理。曰。佛氏亦云覺理。此一段說未盡。客至起。可學。

上蔡云。釋氏所謂性。猶吾儒所心。釋氏所謂心。猶吾儒所謂意。此說好。闕祖。

問上蔡說佛氏日視耳聽一段。比其它說佛處。此最當。曰。固是

但不知渠說本體是何。性若不指理。却錯了。可學。

因論上蔡語錄中數處。如云。見此消息。不下工夫之類。乃是謂

佛儒本同。而所以不同。但是下截耳。龜山亦如此。某謂明道

云。以吾觀於佛。疑於無異。然而不同。曰。上蔡有觀復堂記云。

莊列之徒云云。言如此。則是聖人與莊列同。只是言有多寡

耳。觀它說復。又却與伊川異。似以靜處為復。湖州刻伊川易

傳。後有謝跋云。非全書。伊川嘗約門人相聚共改。未及而沒。

使當初若經他改。豈不錯了。龜山又有一書。亦改刪伊川易

遺書中謝記有一段。下注云。鄭穀親見。穀嘗云。曾見上蔡每

說話。必覆中掀髯攘臂。方錄云。鄭穀言。上蔡平日說話。到掀舉處。必反袖以見。嵇采。某曰。

若他與朱子發說論語。大抵是如此。曰。以此語學者。不知使

之從何入頭。可學。

上蔡觀復齋記中說道理。皆是禪學底意思。義剛。

問上蔡學佛欲免輪回一段。曰。答辭似不甚切。可學。

上蔡語錄論佛處。乃江民表語。民表為諫官。甚有可觀。只是學

佛當初是人寫江語與謝語共一冊。遂誤傳作謝語。唯室先生陳齊之。有辨辨此甚明。璘

國秀問上蔡說橫渠以禮教人。其門人下梢頭低。只溺於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困。無所見處。如何。曰。觀上蔡說得又自偏了。這都看不得禮之大體。所以都易得偏。如上蔡說橫渠之非。以為欲得正容謹節。這自是好。如何廢這箇得。如專去理會刑名度數。固不得。又全廢了這箇。也不得。如上蔡說。便非會子籩豆。則有司存。本末並見之意。後世如有作者。必不專泥於刑名度數。亦只整頓其大體。如孟子在戰國時。已自見得許多瑣碎不可行。故說喪服經界諸處。只是理會大體。此便是後來要行古禮之法。賀孫

問上蔡云。陰陽交而有神。形氣離而有鬼。知此者為智。事此者為仁。上兩句只是說伸而為神。歸而為鬼底意思。曰。是如此。問事此者為仁。只是說能事鬼神者。必極其誠敬以感格之。所以為仁否。曰。然。問謝又云。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可者是可以祭祀底否。曰。然。問禮謂致生為不知。此謂致生為知。曰。那只是說明器。如三日齋。七日戒。直是將做箇生底去祭他方得。問謝又云。致死之。故其鬼不神。曰。你心不向他。便無了。問且如淫祠自有靈應。如何便會無。曰。昔一僧要破地獄。人教他念破地獄咒。徧無討這咒處。一僧與云。遍觀法界性四句便是。或云。只是一切惟心造。曰。然。又問齋戒只是要團聚自家精神。然自家精神。即祖考精神。不知天地山川鬼神。亦只以其來處一般否。曰。是如此。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封內山川。是他是主。如古人祭墓。亦只以墓人為尸。胡泳

鬼神上蔡說得好。只覺得陰陽交而有神之說。與後神字有些不同。只是他大綱說得極好。如曰。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可者。是合當祭。如祖宗父母。只須著盡誠感格之。不要人便做死人看待他。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不可者。是不當祭。如閑神野鬼。聖人便要人遠之。不要人做生人看待他。可者格之。須要得他來。不可者遠之。我不管他。便都無了。精氣為物。遊魂為變。天地陰陽之氣。交合便成人物。到得魂氣歸於天。體魄降於地。是為鬼。便是變了。說魂則魄可見。賀孫

叔器問上蔡說鬼神云。道有便有。道無便無。初看此二句。與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一般。而先生前夜言上蔡之語未穩。如何。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便是

合有底。我若誠則有之。不誠則無之。道有便有。道無便無。便是合有底當有。合無底當無。上蔡而今都說得粗了。合當道。合有底從而有之。則有。合無底自是無了。便從而無之。今却只說道有便有。道無便無。則不可。義剛

上蔡言鬼神我要有便有。以天地祖考之類要無便無。以非其鬼而祭之者。你氣一正而行。則彼氣皆散矣。揚

上蔡曾有手簡云。大事未辦。李先生謂不必如此。死而後已。何時是辦。方

上蔡曰。人不可無根。便是難。所謂根者。只管看便是根。不是外面別討箇根來。

上蔡說先有知識。以敬涵養。似先立一物了。方上蔡云。誠是實理。不是專說是理。後人便只於理上說。不於心

上說未是。可學

上蔡言無窮者要當會之以神。是說得過當。只是於訓詁處尋繹踐履去。自然下學上達。賀孫

上蔡云。見於作用者心也。謂知而動者便是。先生云。本體是性。動者情。兼體動靜者心。性靜心方。以下數條情動心方。問上蔡語錄

養心不如悅心。先生云。不如字恐有之淺近字。恐伊川未必爾。此錄已傳兩手可疑。悅心說更舉出處看。理義是本有。自能悅心。在人如行慊於心。

心之窮物有盡。而天者無盡。先生云。得其本。則用之無窮。不須先欲窮知其無窮也。

放開只守。追記語中。說得頗別。似謂放開是自然豁開。乃得之効。未得。則只是守此。錄中語不安。

敬則與事為一。先生云。此與明道伊川說別。今胡文定一派。要身親格者。是宗此意。

說何思何慮處。伊川本不許。上蔡却自擔當取也。讀語錄及易傳可見。這

上蔡家始初極有好玩。後來為克已學盡舍之。後來有一好硯。亦把與人。方

曾恬天隱嘗問上蔡云云。上蔡曰。用得底便是。以其說絮。故答以是。又嘗問恭敬字同異。曰。異。如何異。曰。恭平聲。敬仄聲。上

蔡英發。故胡文定喜之。想見與游楊說話時悶也。楊如今人說道。愛從高妙處說。便說入禪去。自謝顯道以來已然。

向時有一陳司業。名可中。專一好如此說。如說如何是伊尹樂堯舜之道。他便去下面下一語云。江上一犁春雨。如此等

類煞有。亦煞有人從它。只是不靠實。自是說他一般話。謙

龜山天資高。朴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究。某嘗謂這般

人。皆是天資出人。非假學力。如龜山極是簡易。衣服也只據

見定。終日坐在門限上。人犯之亦不較。其簡率皆如此。道從

嘗聞先生去坐在門外石坐子上。今云門限記之誤也。方錄云龜山有時坐門限上。李先生云某即斷不敢。

龜山解文字著述無綱要。方

龜山文字議論。如手捉一物正緊。忽墜地。此由其氣弱。

龜山詩文說道理之類。才說得有意思。便無收殺。楊曰。是道理

不透否。曰。雖然。亦是氣質弱。然公平無病。五峰說得却緊。然

却有病。程先生小年文字便好。如養魚記。顏子論之類。楊

龜山言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天命之善。本是無人欲。不必

如此立說。知言云。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自是

它全錯看了。德明

龜山與范濟美言學者須當以求仁為要。求仁。則剛毅木訥近

仁。一言為要。先生曰。今之學者。亦不消專以求仁為念。相將

只去看說仁處。他處盡遺了。須要將一部論語。粗粗細細。一

齊理會去。自然有貫通處。却會得仁方好。又今人說會子只

是以魯得之。蓋會子是資質省力易學。設使如今人之魯也。

不濟事。范濟美博學高才。俊甚。故龜山只引剛毅木訥告之。

非定理也。

問龜山言道非禮則蕩而無止。禮非道則枯於器數儀章之末。

則道乃是土虛無恍惚無所準則之物。何故如此說道字。曰。

不可曉。此類甚多。因問如此說。則似禪矣。曰。固是。其徒如蕭

子莊李西山陳默堂皆說禪。龜山沒。西山嘗有佛經疏追薦之。唯羅先生却是著實子細去理會。某舊見李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會去學禪。李先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而面前事却又理會不得。道亦無玄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耳。銖

龜山彈蔡京亦是只不迅速。擇之曰。龜山晚出一節亦不是。曰。也不干晚出事。若出來做得事也無妨。他性慢。看道理也如此。平常處看得好。緊要處却放緩了。做事都渙散無倫理。將樂人性急粗率。龜山却恁寬平。此是間氣。然其粗率處依舊有土風在。義剛

或問龜山晚年出處不可曉。其召也以蔡京。然在朝亦無大建明。曰。以今觀之。則可以追咎當時無大建明。若自家處之。不知當時所以當建明者何事。或云。不過擇將相為急。曰。也只好說。擇將相固是急。然不知當時有甚人可做。當時將只說种師道。相只說李伯紀。然固皆嘗用之矣。又况自家言之。彼亦未便見聽。據當時事勢。亦無可為者。不知有大聖賢之才如何爾。獨

問龜山晚年出得是否。曰。出如何不是。只看出得如何。當初若草能有所建明而出。則勝於不出。曰。渠用蔡攸薦。蔡老令攸薦之亦未是。曰。亦不妨。當時事急。且要速得一好人出來救之。只是出得來不濟事耳。觀渠為諫官。將去猶惓惓於一對。已而不得對。及觀其所言。第一正心誠意。意欲上推誠待宰執。第二理會東南綱運。當時宰執皆庸繆之流。待亦不可不行。亦不可

不告以窮理而告以正心誠意。賊在城外。道途正梗。縱有東南綱運。安能達。所謂雖有粟。安得而食。諸當危急之時。人所屬望。而著數乃如此。所以使世上一等人笑儒者以爲不足用。正坐此耳。可學

草堂先生及識元城龜山。龜山之出時。已七十歲。却是從蔡攸薦出。他那時覺得這邊扶持不得。事勢也極。故要附此邊人。所以薦龜山。初緣蔡攸與蔡子應說。令其薦舉人才。答云。太師用人甚廣。又要討甚麼人。曰。緣都是勢利之徒。恐緩急不可用。有山林之人可見告。他說某只知鄉人鼓山下張翥。字柔直。其人甚好。蔡攸曰。家間子姪未有人教。可屈他來否。此人卽以告張。張卽從之。及教其子弟。儼然正師弟子之分。異於前人。得一日。忽開諭其子弟以奔走之事。其子弟駭愕。卽

告之曰。若有賊來。先及汝等。汝等能走乎。子弟益驚駭。謂先王失心。以告老蔡。老蔡因悟曰。不然。他說得是。蓋京父子此時要喚許多好人出。已知事變必至。卽請張公明之。張言天下事勢至此。已不可救。只得且收舉幾箇賢人出。以爲緩急倚仗耳。卽令張公薦人。張公於是薦許多人。龜山在一人之數。今龜山墓誌云。會有告大臣以天下將變。宜急舉賢以存國。於是公出。正謂此。張後爲某州縣丞。到任。卽知虜人入寇。必有自海道至者。於是買木爲造船之備。踰時果然。虜自海入寇。科州縣造舟。倉卒擾擾。油灰木材。莫不踊貴。獨張公素備不勞而辦。以此見知於帥憲。知南劍。會葉鐵入寇。民大恐。他卽告諭安存之。率城中諸富家。令出錢米。沽酒買肉爲蒸糊之類。遂分民兵作三替。逐替燕犒酒食。授以兵器。先一替

出城與賊接戰。即犒第二替出。先替未倦。而後替即得助之。民大喜。遂射殺賊首。富民中有識葉鐵者。即厚勞之。勿令執兵。只令執長鎗。上懸白旗。令見葉鐵。即以白旗指向之。眾上了弩。即其所指而發。遂中之。後都統任某欲爭功。亦讓與之。其餘諸盜。却得都統之力。放賊之叔父。以成反間。賀孫。儒用錄別出。

問龜山出處之詳。曰。蔡京晚歲。漸覺事勢狼狽。亦有隱憂。其從

子應之。文蔚錄云。君謨之孫。與他敘譜。自興化來。因訪問近日有甚人才。應

之愕然曰。今天下人才。盡在太師陶鑄中。某何人敢當此問。京曰。不然。覺得目前盡是面諛。脆取官職去底人。恐山林間有人才。欲得知。應之曰。太師之問及此。則某不敢不對。福州有張翥。字柔直者。抱負不苟。翥平日與應之相好。時適赴吏部。應之因舉其人以告。遂賓致之。為塾客。然亦未暇與之相

接。柔直以師道自尊。待諸生嚴厲。異於他客。諸生已不能堪。一日呼之來前。曰。汝曹會學走乎。諸生曰。某等常聞先生長者之教。但令緩行。柔直曰。天下被汝翁作壞了。早晚賊發火起。首先到汝家。若學得走。緩急可以逃死。諸子大驚。走告其父。曰。先生忽心恙云云。京聞之。矍然曰。此非汝所知也。即入書院。與柔直傾倒。因訪策焉。柔直曰。今日救時已遲了。只有收拾人才。是第一義。京因叩其所知。遂以龜山為對。龜山自是始有召命。今龜山墓誌中。有是時天下多故。或說當世貴人。以為事至此必敗。宜引耆德老成。置諸左右。開道上意云者。蓋為是也。柔直後守南劍。設方略以拒范汝為。全活一城。甚得百姓心。其去行在所也。買冠梳雜碎之物。不可勝數。從者莫測其所以。後過南劍。老稚迎拜者。相屬於道。柔直一

一拊勞之。且以所置物分遺。至今廟食郡中。陳德本云柔直與李丞相極厚

善其卒也。丞相以詩哭之。云中原未恢復。天乃喪斯人。儒用按鄉先生羅秘丞日錄。柔直嘗知鼎州。秘丞罷舒州。士曹避

地於鄉之石牛寨。與之素昧平生。時方道梗。柔直才湖南。乃宛轉寄詩存問。云會聞避世門。金馬何事投身寨。石牛千里

重湖。方鼎沸。可能同上岳陽樓。則其汲汲人物之意。亦可見矣。是詩夷堅志亦載。但以爲表司諫作非也。又按玉溪文集

云柔直嘗知贛州。招降盜賊云。

蔡京在政府。問人材於其族子蔡子應。端明之孫以張柔直對。張時

在部注擬。京令子應招之。授以門館。張至。以師禮自尊。京之

子弟怪之。一日張教京家子弟習走。其子弟云。從來先生教

某們慢行。今令習走。何也。張云。乃公作相久。敗壞天下。相次

盜起。先殺汝家人。惟善走者可脫。何得不習。家人以爲心風

白京。京愀然曰。此人非病風。召與語。問所以扶救今日之道

及人材可用者。張公遂言龜山楊公諸人姓名。自是京父子

始知有楊先生。德明

問龜山當時何意出來。曰。龜山做人也。苟且。是時未免祿仕。故

胡亂就之。苟可以少行其道。龜山之志也。然來得已。不是。及

至。又無可爲者。只是說得那沒緊要底事。當此之時。苟有大

力量。咄嗟間。真能轉移天下之事。來得也不枉。既不能然。又

只是隨衆鳩突。及欽宗卽位。爲諫議大夫。因爭配享事。爲孫

仲益所攻。孫言楊某曩常與蔡京諸子游。今衆議攻京。而楊

某曰。慎毋攻。居安云云。龜山遂罷。又曰。蔡京當國時。其所收

拾招引。非止一種。諸般名色皆有。及淵聖卽位。在朝諸人。盡

攻蔡京。且未暇顧國家利害。朝廷若索性貶蔡京。過嶺。也得

一事了。今日去幾官。分司西京。明日去幾官。又移某州。後日

又移某州。至潭州而京病死。自此一年間。只理會得箇蔡京。

這後面光景迫促了。人之來已不可遏矣。京有四子。攸條
脩條。條尚主。條曾以書諫其父。徽宗怒。令京行遣。一家弄得
不成模樣。更不堪說。攸條後被斬。是時王黼童貫梁師成輩
皆斬。此數人嘗欲廢立。欽宗平日不平之故也。及高宗初立
時。猶未知辨別。元祐熙豐之黨。故用汪黃。不成人才。汪黃又
小人中之最下。最無能者。及趙丞相居位。方稍能辨別。亦緣
孟后居中。力與高宗說得透了。高宗又喜欢看蘇黃輩文字。故
一旦覺悟而自惡之。而君子小人之黨始明。備

龜山裂裳裹足。自是事之變。在家亦無可為。雖用治蠱之說。然
文定云。若從其言。亦救得一半。先生云。若用其言。則議論正。
議論正。則小人不得用。然龜山亦言天下事當時排正論者。耿南仲馮
澥二人之力為多。二人竟敗國。南仲上言。或者以王氏學不

可用。陛下觀祖宗時。道德之學。人才兵力財用。能如熙豐時
乎。陛下安可輕信一人之言。以變之。批答云。頃以言者如何
如何。今聞師傅之臣。言之如此。若不爾。幾誤也。前日指揮。更
不施行。方

問龜山晚歲一出。為士子詬罵。果有之否。曰。他當時一出。追奪
荆公王爵。罷配享夫子。且欲毀劈三經板。士子不樂。遂相與
聚問三經有何不可。輒欲毀之。當時龜山亦謹避之。問或者
疑龜山此出。為無補於事。徒爾紛紛。或以為大賢出處。不可
以此議如何。曰。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後人。又何曾夢到
他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此之極好。龜山
龜山之出。人多議之。惟胡文定之言曰。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救
得一半。此語最公。蓋龜山當此時。雖負重名。亦無殺活手段。

若謂其懷蔡氏汲引之恩。力庇其子。至有謹勿擊居安之語。則誣矣。幸而此言出於孫觀。人自不信。儒用

坐客問龜山立朝事。曰。胡文定論得好。朝廷若委吳元忠輩推行其說。決須救得一半。不至如後來狼狽。然當時國勢已如此。初退後。便須急急理會。如救焚拯溺。諸公今日論蔡京。

明日論王黼。當時姦黨各已行遣了。只管理會不休。擔閣了日子。如吳元忠李伯紀。向來亦是蔡京引用。免不得略遮庇。

只管喫人議論。龜山亦被孫觀輩窘擾。德明問龜山云。消息盈虛。天且不能暴為之。去小人亦不可驟。如何。

曰。只看時如何。不可執。天亦有迅雷風烈之時。德明伯夷微似老子。胡文定作龜山墓誌。主張龜山似柳下惠。看來是如此。儒

孫觀見龜山撰會內翰行狀。曰。楊中立却會做文字。先生曰。龜山會理會文字來。

李先生嘗云。人見龜山。似不管事。然甚曉事也。方李先生言龜山對劉器之言為貧文。定代云。干木云云。不若龜山之遜避也。注書延李初至見便問之未竟李疾作方

龜山張皇佛氏之勢。說補崇不能備之為城下之盟亦如李鄴張皇金也。龜山嘗稱李奉使還云。金人上馬如龍。步行如虎。度水如獺。登城如猿。時人目為四如。給事方

問橫浦語錄。載張子韶戒殺不食蟹。高抑崇相對故食之。龜山云。子韶不殺。抑崇故殺。不可抑崇退。龜山問子韶。周公何如人。對曰。仁人。曰。周公驅猛獸。兼夷狄。滅國者五十。何嘗不殺。

亦去不仁以行其仁耳。先生曰。此特見其非不殺耳。猶有未盡。須知上古聖人。制為罔罟佃漁。食禽獸之肉。但君子遠庖

盡。須知上古聖人。制為罔罟佃漁。食禽獸之肉。但君子遠庖

盡。須知上古聖人。制為罔罟佃漁。食禽獸之肉。但君子遠庖

尉。不暴殄天物。須如此說。方切事情。德明

龜山銘誌。不載高麗事。他引歐公作梅聖俞墓誌。不載希文詩

事。辨得甚好。孰能識車中之狀。意欲施之事。見韓詩外傳。道

龜山墓誌。首尾却是一篇文字。後來不會用。方

游定夫

游定夫德性甚好。升卿

游定夫徽廟初為察院。忽申本臺乞外。如所請。志完駭之。定夫

云。公何見之晚。如公亦豈能久此。方

侯希聖

胡氏記侯師聖語曰。仁如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一息間斷。此

說好。閔祖

李先生云。侯希聖嘗過延平。觀其飲啗。粗疎人也。方

尹彥明

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做工夫。終被

他做得成。節

和靖守得緊。但不活。蓋卿

和靖持守有餘。而格物未至。故所見不精明。無活法。升卿

和靖才短。說不出。只緊守伊川之說。去偽

和靖諦當。又云。就諸先生立言觀之。和靖持守得不失。然才短。

推闡不去。遇面生者。說得頗艱。方

和靖守得謹。見得不甚透。如俗語說。他只是抱得一箇不哭底

孩兒。義剛

問和靖言先生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一段。未盡。曰。和靖

才力短。伊川就上成就它。它亦據其所聞而守之。便以為是。

可學

自其上者言之。有明未盡處。自其下者言之。有明得一半。便謂只是如此。尹氏亦只是明得一半。便謂二程之教止此。孔孟之道亦只是如此。惟是中人之性。常常著力照管自家。這心要常在。須是窮得透徹方是。敬仲

和靖只是一箇篤實。守得定。如涪州被召。祭伊川文云。不背其師。則有之。有益於世。則未也。因言學者只守得某言語。已自不易。少間又自轉移了。炎言

和靖說主一。與祈居之云。如人入神廟。收斂精神。何物可入得。有所據守。方

和靖主一之功多。而窮理之功少。故說經雖簡約。有益學者。但推說不去。不能大發明。在經筵進講。少開悟啓發之功。紹興

初入朝。滿朝注想。如待神明。然亦無大開發處。是時高宗好看山谷詩。尹云。不知此人詩有何好處。陛下看它作什麼。只說得此一言。然只如此說。亦何能開悟人主。大抵解經。固要

簡約。若告人主。須有反覆開導推說處。使人主自警省。蓋人主不比學者。可以令他去思量。如孔子告哀公。顏子好學之問。與答季康子。詳略不同。此告君之法也。銖

和靖當經筵。都說不出。張魏公在蜀中。一日招和靖語之。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此孟子至論。和靖曰。未是。張曰。何者為至。和靖曰。好善優於天下為至。先生曰。此和靖至論。極中張病。然正好發明。惜但此而止耳。張初不喜伊洛之學。故諫官有言。和靖適召至九江。見其文辭之。張皇恐再薦。和靖持守甚確。凡遇飲。手足在一處。醉後亦然。揚

胡文定初疑尹和靖。後見途中辭召表。方知其真有得。表言臣師程某。今來亦不過守師之訓。變所守又何取云云之意。時陳公輔論伊川學。故途中進此表。尹亦只得如此辭。文定以此取之。亦未可見尹所得處。揚

尹子之學有偏處。渠所見伊川。將朱公掞所抄語錄去呈。想是他爲有看不透處。故伊川云。某在何必觀此書。蓋謂不如當面與它說耳。尹子後來遂云。語錄之類不必看。不知伊川固云。某在不必觀。今伊川既不在。如何不觀。又如云。易傳是伊川所自作者。其他語錄。是學者所記。故謂只當看易傳。不當看語錄。然則夫子所自作者春秋而已。論語亦門人所記也。謂學夫子者。只當看春秋。不當看論語。可乎。啓

尹和靖疑伊川之說。多其所未聞。璘

王德修相見。先生問德修。和靖大槩接引學者話頭如何。德修曰。先生只云在力行。曰。力行以前。更有甚功夫。德修曰。尊其所聞。行其所知。曰。須是知得。方始行得。德修曰。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以至從心所欲。不踰矩。皆是說行。曰。便是先知了。然後志學。文蔚

問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和靖言行錄云。易行乎其中。聖人純亦不已處。莫說得太拘。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如言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乎其中。無適而非也。今只言聖人純亦不已。莫太拘了。曰。亦不是拘。他說得不是。陰陽升降便是易。易者。陰陽是也。文蔚

和靖與楊畏答問一段語。殊無血脉。謂非本語。極是。龜山說得固佳。然亦出於程子羈勒以御馬。而不以制牛。胡不乘牛而

服馬之說。鎬

人之所畏。不得不畏。此是和靖見未透處。亦是和靖不肯自欺。

屈強妄作處。鎬

和靖赴樂會。聽曲子。皆知之。亦歡然。但拱手安足處。終日未嘗動也。在平江時。累年用一扇。用畢。置架上。凡百嚴整。有常。有僧見之云。吾不知儒家所謂周孔為如何。然恐亦只如此也。

方

王德修言。一日早起。見和靖。使人傳語。令且坐。候看經了。相見少頃。和靖出。某問曰。先生看甚經。曰。看光明經。某問先生何故看光明經。曰。老母臨終時。令每日看此經一部。今不敢違老母之命。先生曰。此便是平日闕却那論父母於道一節。便致得如此。文蔚

張思叔

張思叔與人做思堂記。言世間事有當思者。有不當思者。利害生死。不當思也。如見某物而思終始之云云。此當思也。方

郭立之。子和

郭子和傳其父學。又兼象數。其學已雜。又被謝昌國拈掇得愈不是了。且如九圖中性善之說。性豈有兩箇善。又安有內外。故凡惡者皆氣質使然。若去其惡。則見吾性中當來之善語。又問郭以兼山學自名。是其學只一艮卦。曰。易之道一箇艮卦可盡。則不消更有六十三卦。又曰。謝昌國論西銘理一而分殊。尤錯了。去偽

郭子和性論。與五峰相類。其言曰。目視耳聽。性也。此語非也。視明而聽聰。乃性也。箕子分明說視曰明。聽曰聰。若以視聽為

性與僧家作用是性何異。五峰曰。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欲。君子小人者。天理人欲而已矣。亦不是。蓋好善惡惡。乃性也。璘

胡康侯雖非門人而嘗見謝

或問胡文定之學與董仲舒如何。曰。文定却信得於已者可以施於人。學於古者可以行於今。其他人皆謂得於已者不可施於人。學於古者不可行於今。所以淺陋。然文定比似仲舒較淺。仲舒比似古人又淺。又曰。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修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說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若陸宣公之論事。却精密。第恐本原處不如仲舒。然仲舒施之臨事。又却恐不如宣公也。學蒙

文定大綱說得正。微細處五峰尤精。大綱却有病。方

胡文定說較疎。然好。五峰說密。然有病。

問文定言人常令胸中自在。云克已無欲。方

文定氣象溫潤。却似貴人。方

原仲說文定少時性最急。嘗怒一兵士。至親歐之。兵輒抗拒。無可如何。遂回入書室中。作小冊。盡寫經傳中文有寬字者於冊上以觀玩。從此後遂不性急矣。方

胡文定云。知至故能知言。意誠故能養氣。此語好。又云。豈有見

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此語亦好。夔孫

胡文定公傳家錄。議論極有力。可以律貪起懦。但以上工夫不

到。如訓子弟作郡處。末後說道。將來不在人下。便有克伐之

意。子升云。有力行之意多。而致知工夫少。曰。然。木之

問文定靖康第二劄如何。云。君相了得。亦不必定其規模。不然。

亦須定其大綱。專戰專和專守之類可定。揚

文定論時事。要掃除故迹。乘勢更張。龜山論時用其蠱卦。說且

扶持苟完。龜山語見答胡康侯第八書中。止謂役法冗官二事而已。非盡然也。伊川有從本言

者。有從末言者。從末言。小變則小益。大變則大益。包荒傳云。

以含洪之體。為剛果之用。方

胡文定公云。世間事如浮雲流水。不足留情。隨所寓而安也。寅

近年却於正路上有箇見處。所以立朝便不碌碌與往日全

不同。往時虛憍恃氣。今則平心觀理矣。振

曾吉甫答文定書中天理人欲之說。只是籠罩。其實初不曾見

得。文定便許可之。它便只如此住了。管

胡文定初得曾文清時。喜不可言。然已仕宦駸駸了。又參禪了。

如何成就得他。揚

向見藉溪說。文定當建炎間。兵戈擾攘。寓荆門。擬遷居。適湘中

有兩士人。協力具舟楫。往迎文定。其一人乃黎才翁。文定始

亦有遲疑之意。及至湘中。則舍宇動用。便利如歸。處之極安。

又聞范文說。文定得碧泉。甚愛之。有本亭記。所謂命門弟子

往問津焉。即才翁也。在

胡致堂之說。雖未能無病。然大抵皆太過。不會不及。如今學者

皆是。不及。學蒙。以下明仲。

胡致堂說道理。無人及得他。以他才氣。甚麼事做不得。只是不

通檢點。如何做得事成。我欲做事。事未起。而人已在檢點我矣。

個

胡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向嘗侍之坐。見其數盃後。歌孔明

出師表。誦張才叔自靖人自獻於先王義。陳了翁奏狀等。可

謂豪傑之士也。讀史管見乃嶺表所作。當時並無一冊文字隨行。只是記憶。所以其間有抵牾處。有人好誦佛書。致堂因集史傳中。人姓名。揭之一處。其人果收去念誦。此其戲也。又嘗解論語。舉直錯諸枉章。云是時哀公威權已去。不知何以為舉錯。但能以是權付之孔子。斯可矣。人傑

胡氏管見。有可刪者。慕容超說昭帝說。簡

南軒言胡明仲有三大功。一言太上即尊位事。二行三年喪。三云云。先生云。南軒見得好。設使不即位。只以大元帥討賊。徽廟升遐。率六軍縞素。是甚麼模樣氣勢。後來一番難如一番。今日有人做亦得。只是又較難些子。揚

胡藉溪人物好。沈靜謹嚴。只是講學不透。賀孫。以下原仲藉溪教諸生。於功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銘贊之。

有補於人者。粘置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令精熟。若海藉溪廳上大榜曰。文定書堂。藉溪舊開藥店。胡居士熟藥正鋪。并諸藥牌猶存。振

明仲甚畏仁仲議論。明仲亦自信不及。先生云。人不可不遇敵已之人。仁仲當時。無有能當之者。故恣其言說出來。然今觀

明仲說較平正。揚。以下仁仲游楊之後。多為秦相所屈。胡文定剛勁。諸子皆然。和仲不屈於秦。仁仲直却。其招不往。揚

仁仲見龜山求教。龜山云。且讀論語。問以何為要。云熟讀。方五峰善思。然思過處。亦有之。道夫

知言形容道德。只是如畫卦影。到了後方理會。得何益。方東萊云。知言勝似正蒙。先生曰。蓋後出者巧也。方子。振錄云。正蒙規摹大知



小言

知言疑議大端有八。性無善惡。心無已發。仁以用言。心以用盡。不事涵養。先務知識。氣象迫狹。語論過高。方

做出那事。便是這裏有那理。凡天地生出那物。便都是那裏有那理。五峰謂性立天下之有。說得好。情効天下之動。効如効死効力之効。是自力形出也。淳

五峰說心妙性情之德。不是他會去研窮淡體。如何直見得恁地。夔孫

心妙性情之德。妙是主宰運用之意。升卿

仲思問五峰中誠仁如何。曰。中者性之道。言未發也。誠者命之道。言實理也。仁者心之道。言發動之端也。又疑道字可改爲德字。曰。亦可。德字較緊。然他是特地下此寬字。伊川答與叔

中書亦云。中者性之德。近之。伯恭云。知言勝正蒙。似此等處誠然。但不能純如此處爾。又疑中誠仁一而已。何必別言。曰。理固未嘗不同。但聖賢說一箇物事時。且隨處說他那一箇意思。自是他一箇字中。便有箇正意義如此。不可混說。聖賢書初便不用許多了。學者亦宜各隨他說處看之。方見得他所說字本相。如誠如中如仁若便只混看。則下稍都看不出。伯羽。砥錄別

仲思問天之所以命乎人者實理而已。故言誠者命之道。中者性之道。如何。曰。未發時便是性。曰。如此。則喜怒哀樂未發便是性。既發便是情。曰。然。此三句道得極密。伯恭道知言勝似正蒙。如這處也是密。但不純恁地。又問道字不如德字。曰。所以程子云。中者性之德。爲近之。但言其自然則謂之道。言其

實體則謂之德。德字較緊。道字較寬。但他故下這寬字。不要挨撐著他。又問言中則誠與仁亦在其內否。曰。不可如此看。若可混併。則聖賢已自混併了。須逐句看他。言誠時。便主在實理發育流行處。言性時。便主在寂然不動處。言心時。便主在生發處。砥

堯卿問誠者性之德。此語如何。曰。何者不是性之德。如仁義禮智。皆性之德。恁地說較不切。不如胡氏誠者命之道乎。說得較近傍。義別

問誠者物之終始而命之道。曰。誠是實理。徹上徹下。只是這箇生物都從那上做來。萬物流形天地之間。都是那底做。五峰云。誠者命之道。中者性之道。仁者心之道。此數句說得密。如何大本處却含糊了。以性為無善惡。天理人欲都混了。故把

作同體。或問同行語如何。曰。此却是。只就事言之。直卿曰。它

既以性無善惡。何故云中者性之道。曰。它也把中做無善惡。

李維申說合於心者為仁。曰。却是從義上去。不如前日說存得

此心便是仁。却是。因舉五峰語云。人有不仁。心無不仁。說得極好。雅

胡五峰云。人有不仁。心無不仁。此說極好。人有私欲遮障了。不見這仁。然心中但依舊只在。如日月本自光明。雖被雲遮。光明依舊在裏。又如水被泥土塞了。所以不流。然水性之流。依舊只在。所以克己復禮為仁。只是克了私欲。仁依舊只在那裏。譬如一箇鏡。本自光明。只緣塵都昏了。若磨去塵。光明只在。明作

五峰曰。人有不仁。心無不仁。既心無不仁。則巧言令色者。是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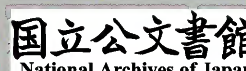
不是。如巧言令色。則不成說道。巧言令色底不是心。別有一人巧言令色。如心無不仁。則孔子何以說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蕭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這箇便是心無不仁。曰。回心三月不違仁。如何說。問者默然久之。先生曰。既說回心三月不違仁。則心有違仁底。違仁底是心不是。說我欲仁。便有不欲仁底。是心不是。節
五峰謂人有不仁。心無不仁。此語有病。且如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若纔違仁。其心便不仁矣。豈可謂心無不仁。定夫云。恐是五峰說本心無不仁。曰。亦未是。譬如人今日貧。則說昔日富不得。震

伊川初嘗曰。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後復曰。此說未當。五峰却守其前說。以心為已發。性為未發。將心性二字對說。知言中如此處甚多。紫

人學當勉。不可據見定。蓋道理無窮。人之思慮有限。若只守所得以為主。則其或墮於偏者。不復能自明也。如五峰只就其上成就所學。亦只是忽而不詳細。反復也。方

問知言有云。佛家窺見天機。有不器於物者。此語莫已作兩截。曰。亦無甚病。方錄作此語甚得之此蓋指妙萬物者。而不知萬物皆在其中。聖人見道體。正如對面見人。其耳目口鼻髮眉無不見。佛家如遠望人。只見髮象。初不知其人作何形狀。問佛家既如此說。而其說性乃指氣。却是兩般。曰。渠初不離此說。但既差了。則自然錯入別處去。可學

因言久不得。胡季隨諸人書。季隨主其家學。說性不可以善言。本然之善。本自無對。才說善時。便與那惡對矣。才說善惡。便



非本然之性矣。本然之性，是上面一箇，其尊無比。備錄但云

家學說性不可以善言本然之性是上面一箇其尊無對善是下面底，才說善時，便與惡

對。非本然之性矣。孟子道性善，非是說性之善，只是贊歎之

辭。說好箇性，如佛言善哉。此文定某嘗辨之云：本然之性，固

渾然至善，不與惡對。備錄作無此天之賦予我者然也。然行

之在人，則有善有惡。做得是者為善，做得不是者為惡。豈可

謂善者非本然之性，只是行於人者，有二者之異。然行得善

者，便是那本然之性也。若如其言，有本然之善。備錄又有善

惡相對之善。備錄則是有二性矣。方其得於天者，此性也。及

其行得善者，亦此性也。只是纔有箇善底。備錄作行便有箇

不善底，所以善惡須著對說。不是元有箇惡在那裏，等得他

來與之為對，只是行得錯底，便流入於惡矣。此文定之說，故

其子孫皆主其說，而致堂五峰以來，其說益差，遂成有兩性。

本然者是一性，善惡相對者又是一性。他只說本然者是性，

善惡相對者不是性，豈有此理。然文定又得於龜山。龜山得

之東林常摠，摠龜山鄉人，與之往來。後住廬山東林。龜山赴

省，又往見之。摠極聰明，深通佛書，有道行。龜山問孟子道性

善，說得是否。摠曰：是。又問性豈可以善惡言。摠曰：本然之性，

不與惡對。此語流傳自他，然摠之言，本亦未有病。蓋本然之

性，是本無惡。及至文定，遂以性善為贊歎之辭，到得致堂五

峰輩，遂分成兩截，說善底不是性，若善底非本然之性，却那

處得這善來。既曰贊歎性好之辭，便是性矣。備錄作便是若

非性善，何贊歎之有。如佛言善哉善哉，為贊美之辭，亦是說

這箇道好，所以贊歎之也。二蘇論性，亦是如此。嘗言孟子道



性善猶云火之能熟物也。荀卿言性惡猶云火之能焚物也。龜山反其說而辨之曰：火之所以能熟物者，以其能焚故耳。若火不能焚，物何從熟？蘇氏論性說自上古聖人以來，至孔子不得已而命之曰一，寄之曰中，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始支矣。盡是胡說，他更不看道理，只認我說得行底便是。諸胡之說亦然。季隨至今守其家說，因問文定却是卓然有立，所謂非文王猶興者，曰固是他資質好，在太學中也。多聞先生師友之訓，所以能然。嘗得潁昌一士人，忘其姓名，問學多得此人警發，後爲荆門教授。龜山與之爲代，因此識龜山。因龜山方識游謝不及識伊川，自荆門入爲國子博士，出來便爲湖北提舉。是時上蔡宰本路一邑，文定却從龜山求書見上蔡，既到湖北，遂遣人送書與上蔡。上蔡既受書，文定乃往見之。入境，人皆訝知縣不接監司，論理上蔡既受他書，也是難爲出來接他。既入縣，遂先修後進禮見之。畢竟文定之學，後來得於上蔡者爲多。他所以尊上蔡而不甚滿於游楊二公，看來游定夫後來也是郎當。誠有不滿人意處。頃嘗見定夫集，極說得醜差，盡背其師說。更說伊川之學不如他之所得，所以五峰臨終謂彪德美曰：聖門工夫要處，只在箇敬字。游定夫所以卒爲程門之罪人者，以其不仁不敬故也。誠如其言。卓略

胡氏說善是贊美之辭，其源却自龜山。龜山語錄可見。胡氏以此錯了，故所作知言並一齊恁地說。本欲推高，反低了。蓋說高無形影，其勢遂向下去。前日說韓子云：何謂性？仁義禮智信。此語自是，却是他已見大意，但下面便說差了。荀子但只

見氣之不好。而不知理之皆善。楊子是好許多思量安排。方要把孟子性善之說爲是。又有不善之人。方要把荀子性惡之說爲是。又自有好人。故說道善惡混。溫公便主張楊子而非孟子。程先生發明出來。自今觀之。可謂盡矣。賀孫

龜山往來大學。過廬山見常摠。摠亦南劍人。與龜山論性。謂本然之善。不與惡對。後胡文定得其說於龜山。至今諸胡謂本然之善。不與惡對。與惡爲對者。又別有一善。常摠之言。初未爲失。若論本然之性。只一味是善。安得惡來。人自去壞了便是惡。既有惡。便與善爲對。今他却說有不與惡對底善。又有與惡對底善。如近年郭子和九圖。便是如此見識。上面書一圈子寫性善字。從此牽下兩邊。有善有惡。或云。恐文定當來未有甚差。後來傳襲節次訛舛。曰。看他說善者贊美之詞。不與惡對。已自差異。文蔚

問性無善惡之說。從何而始。曰。此出於常摠。摠住廬山。龜山入京。枉道見之。畱數日。因問孟子識性否。曰。識。曰。何以言之。曰。善不與惡對言。他之意。乃是謂其初只有善。未有惡。其後文定得之龜山。遂差了。今湖南學者。信重知言。其嘗爲敬夫辨析。甚諱之。渠當初唱道湖南。偶無人能與辨論者。可惜可惜。又讀至彪居正問心一段。先生曰。如何。可學謂不於原本處理會。却待些子發見。曰。孟子此事。乃是一時問爲齊王耳。今乃欲引之以上他人之身。便不是了。良久又云。以放心求心。便不是。纔知求心便已回矣。安得謂之放心。可學

因論湖湘學者。崇尚知言。曰。知言固有好處。然亦大有差失。如論性。却曰。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既無善惡。又無是

非。則是告子湍水之說爾。如曰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己。則是以好惡說性。而道在性外矣。不知此理。却從何而出。問所謂探視聽言動無息之際。可以會情。此猶告子生之謂性之意否。曰。此語亦有病。下文謂道義明著。孰知其爲此心。物欲引誘。孰知其爲人欲。便以道義對物欲。却是性中本無道義。逐旋於此處攙入兩端。則是性亦可以不善言矣。如曰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奧也。善不足以名之。况惡乎。孟子說性善云者。歎美之辭。不與惡對。其所謂天地鬼神之奧。言語亦大故誇逞。某嘗謂聖賢言語。自是平易。如孟子尚自有些險處。孔子則直是平實。不與惡對之說。本是龜山與摠老相遇。因論孟子說性。會有此言。文定往往得之龜山。故有是言。然摠老當時之語。猶曰渾然至善。不與惡對。猶未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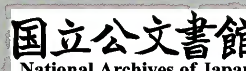
失性善之意。今去其渾然至善之語。而獨以不與惡對爲歎美之辭。則其失遠矣。如論齊王愛牛。此良心之苗裔。因私欲而見者。以答求放心之問。然雞犬之放。則固有去而不可收之理。人之放心。只知求之。則良心在此矣。何必等待天理發見於物欲之間。然後求之。如此。則中間空闕多少去處。正如屋下失物。直待去誠外求也。愛牛之事。孟子只就齊王身上說。若施之他人。則不可。况操存涵養。皆是平日工夫。豈有等待發見。然後操存之理。今胡氏子弟議論。每每好高。要不在人下。纔說心。便不說用心。以爲心不可用。至如易傳中。有連使用心字處。皆塗去用字。某以爲孟子所謂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何獨不可以用言也。季隨不以爲然。遂檢文定春秋中。有連使用心字處質之。方無語。大率議論文字。

須要親切。如伊川說顏子樂道為不識顏子者。蓋因問者元不會親切尋究。故就其人而答。欲其深思而自得之爾。後人多因程子之言。愈見說得高遠。如是則又不若樂道之為有據。伊尹樂堯舜之道。亦果非樂道乎。湖湘此等氣象。乃其素習。無怪今日之尤甚也。漢

五峰知言。大抵說性未是。自胡文定胡侍郎。皆說性未是。其言曰。性猶水也。善其水之下乎。情其水之瀾乎。欲其水之波浪乎。乍看似亦好。細看不然。如瀾與波浪何別。渠又包了情欲在性中。所以其說如此。又云。性好惡也。君子以道。小人以欲。君子小人。天理人欲而已矣。伯恭舊看知言云。只有兩段好。其餘都不好。一段能攻入實病。能受人實攻。一段以天下與人而無人德我之望。有人之天下而無取人之嫌。後來却又云都好。不知伯恭晚年。是如何地看。某舊作孟子或問云。人說性。不肯定說是性善。只是欲推尊性於性之上。虛立一箇善字位子。推尊其性耳。不知尊之反所以失之。璘

五峰云。好惡性也。此說未是。胡氏兄弟。既闢釋氏。却說性無善惡。便似說得空了。却近釋氏。但當云。好善而惡惡性也。當謂好惡情也。曰。只是好惡。却好惡箇甚底。伯豐謂只君子好惡以道亦未穩。曰。如此道却在。外旋好惡之也。雷

直卿言五峰說性云。好惡性也。本是要說得高。不知却反說得低了。曰。依舊是氣質上說。某常要與他收云。所以好惡者性也。雷



知言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無過也。無不及也。此中之所以名也。卽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論也。惟伊川性卽理也。一句甚切至。開祖

問知言。萬事萬物。性之質也。如何。曰。此句亦未有害。最是好惡性也。大錯。旣以好惡爲性。下文却云。君子好惡以道。則是道乃旋安排入來。推此。其餘皆可見。問與告子說話莫同否。曰。便是湍水之說。又問粹然完具云云。却說得好。又云。不可以善惡言。不可以是非判。曰。渠說有二錯。一是把性作無頭面物事。二是云云失記。可學

五峰言。天命不囿於善。不可以人欲對。曰。天理固無對。然有人欲。則天理便不得不與人欲對。爲消長。善亦本無對。然旣有惡。則善便不得不與惡對。爲盛衰。且謂天命不囿於物可也。謂不囿於善。則不知天之所以爲天矣。謂惡不足以言性可也。謂善不足以言性。則不知善之所從來矣。升卿

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爲有善惡。故有好惡。善惡字重。好惡字輕。君子順其性。小人拂其性。五峰言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欲。是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亦是性也。而可乎。或問天理人欲。同體異用之說。如何。曰。當然之理。人合恁地底。便是體。故仁義禮智爲體。如五峰之說。則仁與不仁。義與不義。禮與無禮。智與無智。皆是性。如此。則性乃一箇大人欲窠子。其說乃與東坡子由相似。是大鑿脫。非小失也。同行異情一句。却說得去。方子

或問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曰。胡氏之病。在於說

性無善惡。體中只有天理。無人欲。謂之同體。則非也。同行異情。蓋亦有之。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聖人與常人皆如此。是同行也。然聖人之情不溺於此。所以與常人異耳。人傑謂聖賢不視惡色。不聽惡聲。此則非同行者。曰。彼亦就其同行處說耳。某謂聖賢立言處。處皆通。必不若胡氏之偏也。龜山云。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胡氏不取其說。是以人欲爲性矣。此其甚差者也。人傑

問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如何。曰。下句尚可。上句有病。蓋行處容或可同。而其情則本不同也。至於體用。豈可言異。觀天理人欲。所以不同者。其本原元自不同。何待用也。胡氏之學。大率於大本處看不分曉。故銳於闢異端而不免自入一脚也。如說性。便說性本無善惡。發然後有善惡。孟子說性善。自是歎美之辭。不與惡爲對。大本處不分曉。故所發皆差。蓋其說始因龜山問摠老而答曰。善則本然。不與惡對。言本然猶可。今日歎美之辭。則大故差了。又一學者問。以放心求放心。如何。他當時問得極緊。他一向鶻突。應將去。大抵心只操。則存捨則放了。俄頃之間。更不喫力。他却說得如此。

周遮 大雅

問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胡氏此語已精。若所謂同體而異用。則失之混而無別否。曰。胡氏論性無善惡。此句便是從這裏來。本原處無分別。都把做一般。所以便謂之同體。他看道理儘精微。不知如何。只一箇大本却無別了。淳
或問天理人欲同體異用。曰。如何。天理人欲同體得如此。却是性可以爲善。亦可以爲惡。却是一團人欲窠子。將甚麼做體。

却是韓愈說性自好。言人之爲性有五。仁義禮智信是也。指此五者爲性。却說得是。性只是一箇至善道理。萬善摠名。才有一毫不善。自是情之流放處。如何却與人欲同體。今人全不去看。謙

問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先生以爲未穩。是否。曰。亦須是實見。此句可疑。始得。又曰。今人於義利處皆無辨。直恁鶻突去。是須還他。是不是。還他不是。若都做得是。猶自有箇淺淡。自如此說。必有一箇不是處。今則都無理會矣。寓

何丞辨五峰理性。何異修性。蓋五峰以性爲非善惡。乃是一空物。故云理也。方

看知言處。居正問仁一段。云極費力。有大路不行。只行小徑。至如操而存之等語。當是在先。自孟子亦不專以此爲學者入德之門也。且齊王人欲蔽固。故指其可取者言之。至如說自牖開說。亦是爲蔽固而言。若吾儕言語。是是非非。亦何須如此。而五峰專言之。則偏也。又云居正問以放心求放心可乎。旣知其放。又知求之。則此便是良心也。又何求乎。又何必俟其良心遇事發見而後操之乎。方

五峰曾說如齊宣王不忍殺鰓之心。乃良心。當存此心。敬夫說觀過知仁。當察過心。則知仁。二說皆好意思。然却是尋良心與過心。也不消得。只此心常明。不爲物蔽。物來自見。從周

五峰作皇王大紀。說北極如帝星紫微等皆不動。說宮聲屬仁。不知宮聲却屬信。又宮無定體。十二律旋相爲宮。帝皇等如果不動。則天必擘破。不知何故讀書如此不子細。人傑

五峰說得宮之用極大。殊不知十二律皆有宮。又宮在五行屬

土。他說得其用如此大。猶五常之仁。宮自屬土。亦不為仁也。又其云天有五帝座星皆不動。今天之不動者。只有紫微垣北極五帝座不動。其他帝座。如天市垣。太微垣。大火。中星。帝座。與大角星。帝座。皆隨天動。安得謂不動。卓

五峰論樂以黃鍾為仁。都配屬得不是。它此等上不會理會。却都要將一大話包了。帶

論五峰說極星有三箇極星不動。殊不可曉。若以天運譬如輪盤。則極星只是中間帶子處。所以不動。若是三箇不動。則不可轉矣。又言雖形器之事。若未見得盡。亦不可輕立議論。須是做下學工夫。雖天文地理。亦須看得他破。方可議之。又曰。明仲嘗畏五峰議論精確。五峰亦嘗不有其兄。嘗欲焚其論語解。并讀史管見。以今觀之。殊不然。如論語管見中。雖有粗

處。亦多明白。至五峰議論。反以好高之過。得一說便說其實。與這物事都不相干涉。便說得無著落。五峰辨疑孟之說。周遮全不分曉。若是恁地分疏。孟子。剗地沈淪。不能得出世。帶

五峰疾病。彪德美問之。且求教焉。五峰曰。游定夫先生。所以得罪於程氏之門者。以其不仁不敬而已。先生云。言其習不著。行不察。悠悠地。至於無所得。而歸釋氏也。其子德華。謂汪聖錫云。定夫於程氏無所得。後見某長老。乃有得也。此與呂居仁雜記語同。大率其資質本好者。却不用力。所以悠悠。如上蔡文定。器質本駁偏。所以用力尤多。方

五峰有本亭記甚好。理固是好。其文章排佈之類。是文人之文。此其所居也。其所極好。在嶽山下。當時託二學生謀得之。文定本居籍溪。恐其當衝。世亂或不免。遂去居湖北。侯師聖令



其遷謂亂將作。乃遷衡嶽山下。亦有一人。侯令其遷。不從。後不免。文定以識時知幾薦侯。亂兵謂宗汝霖所招勤王者宗死其兵散走為亂湖北靡子遺

五峰說區以別矣。用禮記勾萌字音。林少穎亦曾說與黃祖舜來如此。方

胡氏議論須捉一事為說。如后妃幽閒貞淑。却只指不妬忌為至。伯夷氣象如此。却只指不失初心。為就文王去武王之事。大要不論體。只論發出來處。類如此也。方

胡說有三箇物事。一不動。一動。一靜。相對。振問湖南以身格物。則先亦是行。但不把行做事爾。曰。湖南病正在無涵養。無涵養。所以尋常盡發出來。不畱在家。方

因說湖南學先體察。云不知古人是先學洒掃應對。為復先體

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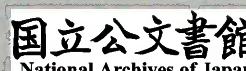
湖南一派。譬如燈火要明。只管挑。不添油。便明得也。即不好。所以氣局小。長汲汲然張筋努脈。方

謂胡季隨曰。文定五峰之學。以今切議來。只有太過。無不及。季隨而今却但有不及。又曰。為學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方

林學蒙錄云為學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其麼樣精神骨肋註云因說胡季隨

或說胡季隨才敏。曰。也不濟事。須是確實有志而才敏。方可。若小小聰悟。亦徒然。學蒙

五峰諸子不著心看文字。恃其明敏。都不虛心下意。便要做大。某嘗語學者。難得信得及。就實上做工夫底人。賀孫



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未害於未發。蘇季明以求字爲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先生曰。公雖是如此分解。羅先生說。終恐做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爲學。謝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而不偏。若以世之大段紛擾人觀之。若會靜得固好。若講學則不可有毫髮之偏也。如天雄附子。冷底人喫得也好。如要通天下喫便不可。道夫

蕭子莊

先生問浦城有蕭先生。顛受業於龜山之門。不知所得如何。道夫遂以蕭先生所答范公三書呈。先生曰。元來是箇天資自好朴實頭底人。初非學問之力。且如所謂人能弘道。君子泰而不驕。君子坦蕩蕩。三者。那人舉得本自不偷。他又却從而贊美之也。須思量道如何而能弘。如何而能泰。與坦蕩蕩。却只恁說教人從何處下手。况人能弘道。本非此意。如他所說。却是士不可以不弘毅。執德不弘。今却以人能弘道言之。自不干事。又如第二書。言士之所志。舍仁義而何爲哉。惟仁必欲熟。義必欲精。仁熟則造次顛沛有所不違。義精則利用安身而德崇矣。此數句說得儘好。但仁固欲熟。義固欲精也。須道如何而能精。如何而能熟。却只隨他在後面說。不知前面畢竟是如何。又如舉孟子不動心養氣之說。皆是汎說。惟其

如此。故人亦謂伊川也只恁地。所以豪傑之士皆傲睨不服。又曰。據公所見。若有人問自家仁必欲熟。義必欲精。兩句如何地答。這便是格物致知。道夫曰。莫是克去己私以明天理。則仁自然熟。義自然精。曰。此正程先生所謂涵養必以敬。進學在致知之意也。道夫

廖用中

或問爲善爲利處。因舉龜山答廖用中書云。龜山說得鶻突。用中認得。不子細。後來於利害便不能分別。紹興間秦老當國。方主和議。廖有召命。自無所見。却去扣其平日所友善之人。鄭邦達。邦達初不經意。但言和亦是好事。廖到闕。卽助和議。遂爲中丞。幸而不肯爲秦鷹犬。秦嘗諷其論趙丞相不從。遷工部尚書。迄以此去。備用

龜山與廖尚書說義利事。廖云。義利卽是天理人欲。龜山曰。只怕賢錯認。以利爲義也。後來被召。主和議。果如龜山說。廖初舉鄭厚與某人。可見其賢。此二人。二人皆要上恐主和議。及廖被召。却不問此二人。却去與葉孝先商量。更輔之以及爲中丞。又薦鄭黻。然廖終與秦不合而出。但初不能別義利之分。亦是平時講之不熟也。鄭博士某。舊及見之。年七十餘。云嘗見上蔡先人。甚敬之。賀孫

因言廖用中議和事。云。廖用中固非詭隨者。但見道理不會分曉。當時龜山已嘗有語云。恐子以利爲義者。政爲是也。壽昌

胡德輝

因說胡瑄德輝所著文字。問德輝何如人。曰。先友也。晉陵人。曾從龜山游。故所記多龜山說話。能詩文。墨隸皆精好。嘗見先

人館中唱和一卷。唯胡詩特佳。趙忠簡公當國。與張嶠巨山同為史官。及趙公去位。張魏公獨相。以為元祐未必全是。熙豐未必全非。遂擢何掄仲李似表二人為史官。胡張所修史。皆標出欲改之。胡張遂求去。及忠簡再入相。遂去何李。依舊用胡張為史官。成書奏上。弄得都成私意。儒用

尹氏門人

王德修

先生云。嚮日鄉間一親戚虞氏。見仙里王德修見教云。學者要識一愧字與耻字。此言却極好。夫雅

一日侍坐。學者問難紛然。王德修曰。不必多問。但去行取。且如人理會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只管說如此是精。如此是一。臨了中却不見。先生曰。精一則中矣。文蔚

終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三

羅氏門人

李愿中

李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略無墮墮之氣。升卿

延平先生氣象好。振

問延平先生言行。曰。他却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尤為學也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睥面盎背。自然不可及。驟

李延平初間也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磨琢之功。在鄉若不與於常人。鄉曲以上底人。只道他是箇善人。他也略不與人說。待問了方與說。賀孫

李先生小年豪勇。夜醉馳馬數里而歸。後來養成徐緩。雖行二

三三
三里路常委蛇緩步。如從容室中也。問先生如何養。曰。先生只是潛養思索。方

人性辨急。發不中節者。當於平日言語動作間。以緩持之。持之久。則心中所發。自有條理。因詭李先生行郊外。緩步委蛇。如在室中。不計其遠。嘗隨至人家。才相見。便都看了壁上碑文。先生俟茶罷。卽起向壁立看。看了一廳碑。又移步向次壁看。看畢就坐。其所持專一詳緩如此。初性甚急。後來養成至於是也。方

行夫問李先生謂常存此心。勿爲事物所勝。先生答之云云。頃之復曰。李先生涵養得自是別。真所謂不爲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真箇是如此。如尋常人。去近處必徐行。出遠處行必稍急。先生出近處也如此。出遠處亦只如此。

此尋常人叫一人。叫之一二聲不至。則聲必厲。先生叫之不至。聲不加於前也。又如坐處壁間有字。某每常亦須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時。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則必起就壁下視之。其不爲事物所勝。大率若此。常聞先生後生時極豪邁。一飲必數十盃。醉則好馳馬。一驟三二十里不回。後來却收拾得恁地純粹。所以難及。道夫

李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所居狹隘。屋宇卑小。及子弟漸長。逐間接起。又接起廳屋。亦有小書室。然甚齊整瀟灑。安物皆有常處。其制行不異於人。亦常爲任希純教授。延入學作職事。居常無甚異同。頽如也。真得龜山法門。亦嘗議龜山之失。方

李延平不著書。不作文。頽然若一田夫野老。然又太和順了。羅

仲素衣服之類。亦日有定程。如黃昏如何服。睡復易。然太執揚

李先生好看論語。自明而已。謂孟子早是說得好了。使人愛看了也。其居在山間。亦殊無文字看讀辨正。更愛看春秋左氏初學於仲素。只看經。後侯師聖來沙縣。羅邀之至。問伊川如何看。云。亦看左氏。要見曲折。故始看左氏。方

或問近見廖子晦言。今年見先生。問延平先生靜坐之說。先生頗不以爲然。不知如何。曰。這事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今人都只是討靜坐以省事。則不可。嘗見李先生說。舊見羅先生說。春秋頗覺不甚好。不知到羅浮靜極後。又理會得如何。是時羅某心常疑之。以今觀之。是如此。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

出。須是靜。方看得出。所謂靜坐。只是打疊得心下無事。則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則心下愈明靜矣。間

舊見李先生云。初問羅先生學春秋。覺說得自好。後看胡文定春秋。方知其說有未安處。又云。不知後來到羅浮山中靜極後。見得又如何。某頗疑此說。以爲春秋與靜字不相干。何故須是靜處。方得工夫長進。後來方覺得這話好。蓋義理自有著力。看不出處。然此亦是後面事。初間亦須用力去理會。始得。若只靠著靜後。聽他自長進。便却不得。然爲學自有許多階級。不可不知也。如某許多文字。便覺得有箇喫力處。尚有這些病在。若還更得數年。不知又如何。翰

李先生云。看聖賢言語。但一踣看過。便見道理者。却是真意思。纔著心去看。便蹉過了多。升卿

正蒙知言之類。學者更須被他汨沒。李先生極不要人傳寫文字。及看此等舊嘗看正蒙。李甚不許。然李終是短於辨論邪正。蓋皆不可無也。無之。卽是少博學詳說工夫也。方

李先生云。橫渠說不須看。非是不是。只是恐先入了費力。方

李問陳幾叟借得文定傳本。用薄紙真謹寫一部。易傳亦然。方李先生云。書不要點看得更好。方

李先生說一步是一步。如說仁者其言也詎。某當時爲之語云。聖人如天覆萬物云云。李曰。不要如是廣說。須窮其言也。詎前頭如何。要得一進步處。方

李先生不要人強行。須有見得處。方行。所謂洒然處。然猶有偏在。洒落而行固好。未到洒落處。不成不行。亦須按本行之待其著察。方

李先生當時說學。已有許多意思。只爲說敬字不分明。所以許多時無捉摸處。方

李先生說人心中大段惡念。却易制伏。最是那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爲驅除。今看得來是如此。廣

李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是於顯然過惡萌動。此却易見易除。却怕於相似閑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某向來亦是如此。賀孫

必有事焉。由此可至君子三變。改過遷善。由此可至所過者化。

李先生說。方

李先生言事雖紛紛。須還我處置。方

李先生有爲。只用蠱卦。但有決裂處。方

李先生云。天下事道理多。如子瞻才智高。亦或窺得。然其得處

便有病也。方

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箇覺處。不似別人。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賀孫

或問延平先生何故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曰。只是要見氣象。陳後之曰。持守良久。亦可見未發氣象。曰。延平卽是此意。若一向這裏。又差從釋氏去。淳

問延平欲於未發之前觀其氣象。此與楊氏體驗於未發之前者。異同如何。曰。這箇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有箇思量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著意看。便也是已發。問此體驗。是著意觀。只恁平常否。曰。此亦是以不觀觀之。淳

再論李先生之學。常在目前。先生曰。只是君子戒謹所不睹。恐懼所不聞。便自然常存。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是如此。德明

胡氏門人

張敬夫

近日南軒書來。不會見說嘗讀某書有何新得。今又與伯恭相聚。往往打入多中去也。方

欽夫見識極高。却不耐事。伯恭學耐事。却有病。升卿

南軒伯恭之學。皆疎略。南軒疎略。從高處去。伯恭疎略。從卑處去。伯恭說道理與作爲。自是兩件事。如云仁義道德與度數刑政。介然爲兩塗。不可相通。他在時不會見與某說。他死後。

諸門人弟子此等議論方漸漸說出來乃云皆原於伯恭也。

欽夫說得高了故先生只要得典實平易。

方

敬夫高明他將謂人都似他纔一說時便更不問人曉會與否且要說盡他箇故他門人斂底祇學得他說話若資質不逮依舊無著摸某則性鈍讀書極是辛苦故尋常與人言多不敢為高遠之論蓋為是身曾親經歷過故不敢以是責人爾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今教者之病多是如此。

道夫

學者於理有未至處切不可輕易與之說張敬夫為人明快每與學者說話一切傾倒說出此非不可但學者見未到這裏見他如此說便不復致思亦甚害事某則不然非是不與他

說蓋不欲與學者以未至之理耳。

枋

南軒嘗言遁悶工夫好做。

振

南軒說端倪兩字極好此兩字却自人欲中生出來人若無這些箇秉彝如何思量得要做好人。

煇

或問南軒云行之至則知益明知既明則行益至此意如何曰道理固是如此學者工夫當並進不可推泥牽連下梢成兩下檐閣然二者都要用工則成就時二者自相資益矣。

銖

王壬問南軒類聚言仁處先生何故不欲其如此曰便是工夫不可恁地如此則氣象促迫不好聖人說仁處固是緊要不成不說仁處皆無用亦須是從近看將去優柔玩味久之自有一箇會處方是工夫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聖人須說博學如何不教人便從謹獨處做須是說禮儀三百威儀

三千始得。雉

問先生舊與南軒反覆論仁。後來畢竟合否。曰。亦有一二處未合。敬夫說本出胡氏。胡氏之說。惟敬夫獨得之。其餘門人皆不曉。但云當守師之說。向來往長沙。正與敬夫辨此。可學

問南軒與先生書。說性善者。歎美之辭。如何。曰。不必如此說。善只是自然純粹之理。今人多以善與惡對說。便不是。大凡人何嘗不願為好人而怕惡人。輝

問南軒謂動中見靜。方識此心。如何是動中見靜。曰。動中見靜。便是程子所說艮止之意。釋氏便言定。聖人只言止。寓錄云此段文了。已詳敬夫却要將這箇為見天地之心。復是靜中見動。他又

要動中見靜。却倒說了。淳。寓同。問曾看南軒論語否。曰。雖嘗略看。未之熟也。曰。南軒後來只修

得此書。如孟子竟無工夫改。必大

南軒論語初成書時。先見後十篇。一切寫去。與他說。後見前十篇。又寫去。後得書來。謂說得是。都改了。孟子說。不會商量。

問南軒解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將孟子惠而不知為政。立兩壁辨論。非特於本旨為贅。且使學者又生出一事。曰。欽夫最不可得。聽人說話。便肯改。如論語舊說。某與議論修來。多是此類。且如他向解顏淵克己復禮處。須說要先格物。然後克己。某與說克己一事。自始學至成德。若未至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容中道時。皆要克。豈可與如此說定。因作一戲語云。譬如對先生長者。聽其格言至論。却嫌他說得未盡。云我更與他添些令盡。彼當時聞此語。即相從。除却先要格物一段。不意今又添出自始學至成德皆要克一段。此是某攻他

病底藥。病去。則藥自不用可也。今又更畱取藥在。却是去得一病。又畱取一病在。又如述而不作處。他元說先云。彼老彭者何人哉。而反使吾夫子想像慕用。其與說。此譬如吾夫子前面致恭盡禮於人。而吾輩乃奮怒攘臂於其後。他聞說卽改。此類甚眾。若孟子。則未經修。爲人傳去印了。彼亦自悔。出仕後。不會看得文字。未及修孟子而卒。蓋其間有大段害事者。如論性善處。却著一片說入太極來。此類頗多。大雅云。此書却好把與一般頽闖者看。以作其喜學之意。曰。此亦呂伯恭教人看上蔡語錄之意。但旣與他看了。候他稍知趨嚮。便與醫了。則得。大雅

南軒語孟子。嘗說他這文字不好看。蓋解經不必做文字。止合解釋得文字通。則理自明。意自足。今多去上做文字。少間說來說去。只說得他自一片道理。經意却蹉過了。要之經之於理。亦猶傳之於經。傳所以解經也。旣通其經。則傳亦可無。經所以明理也。若曉得理。則經雖無亦可。嘗見一僧云。今人解書。如一盞酒本自好。被這一人來添些水。那一人來又添些水。次第添來添去。都淡了。他禪家儘見得這樣。只是他又忒無註解。問陸氏之學。恐將來亦無註解去。曰。他本只是禪。幹問嘗看文字。多是虛字上無緊要處。最有道理。若做文粗疎。相解這般意思。却恐都不見了。曰。然。且如今說秉彜。這箇道理。却在彜字上。秉字下。所以莊子謂批大郤。導大窾。便是道理。都在空處。如易中說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通便是空處。行得去便是通。會便是四邊合湊來處。問莊子云。聞解牛。得養生。如何可以養生。曰。只是順他道理去。不假思慮。不去傷

著它。便可以養生。又曰。不見全牛。只是見得骨骼自開。問莊子此意如何。曰。也是他見得箇道理如此。問他本是絕滅道理。如何有所見。曰。他也是就他道理中。見得如此。因歎曰。天下道理。各見得恁地。剖析開去。多少快活。若只鶻突在裏。是自欺而已。又問老子云。三十幅。共一轂。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亦是此意否。曰。某也政。謂與此一般。便也是他看得到這裏。韓

林艾軒在行在。一日訪南軒曰。程先生語錄。某却看得易傳。看不得。南軒曰。何故。林曰。易有象數。伊川皆不言。何也。南軒曰。孔子說易不然。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如以象言。則公是甚。射是甚。隼是甚。高墉是甚。聖人止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振

龍泉簿范伯崇寄書來云。今日氣象。官無大小。皆難於有爲。蓋通身是病。無下藥處耳。安得大賢君子正其根本。使萬目具舉。吾民得樂其生耶。嚴陵之政。遠近能言之。蓋惻隱之心。發於誠然。加之明敏。何事不立。方

上初召魏公。先召南軒來。某亦赴召。至行在。語南軒云。湯進之不去。事不可爲。莫擔負了他底。至於敗事。某待得見魏公時。親與之說。度住不得。一二日去矣。及魏公來。湯左相張右相。都不可商量事。同進同退。獨與上商量。又不得。上又要商量。但時召南軒入。往來傳言與魏公商量。一日召南軒。上在一幄中。外無一人。說話甚欵。南軒開陳臨安不可居。乞且移蹕建康。然宮禁左右且少帶人。又百司之類。亦且帶緊要底去。

上曰朕獨行后妃宮禁之類全不帶一人去臨安淫侈之甚如何居南軒祝上未須與人說相將又謔上曰朕不言卿不須漏洩上因曰待朕取一文字與卿看上顧左右無人使遂曰卿且待上自起去取南軒見幄外皆是宮人後懼所言皆為彼聞之矣少頃上來忘其文字其後與宰相議用兵事湯固力爭上曰朕旦夕親往建康未幾外面閃閃地謂上往建康南軒見上問云陛下嘗祝臣勿言聞陛下對宰相言之何也上曰被他撓人故以此激之意思如此記不全南軒出入甚親密

滿朝忌之一日往見周葵政府諸人在次第遂報南軒來周指之曰吾輩進退皆在此郎之手是時南軒少年又處得地位不是而人情皆如此何以成得事南軒亦問至太上處理會事之類太上曰尚記得卿父娶時如何事卿今如此南軒奏邊事并不可和之意太上亦順應之臨辭去乃曰與卿父說不如和好湯在相位時有御札出來罵亦有秦檜不如之語然竟用之不可曉恐是太上意上因廣西買馬事之類甚向南軒諸公已忌之後到荆南趙雄事事沮之不可為矣先生又言近有誰說在荆南時司天奏相星在楚地甚明上曰張栻當之人愈忌之楊

南軒再召時論今日自是當理會恢復然不如此理會須是云云有劄子上大喜次日降出劄子御批恢復須是如此理會即除侍講云且得直宿時與卿說話虞允文趙雄之徒不喜遂沮抑揚

南軒自魏公有事後在家凡出入人事之類必以兩轎同其弟出入揚

議南軒祭禮曰。欽夫信忒猛。又學胡氏云云。有一般沒人情底

學問。嘗謂欽夫曰。改過不吝。從善如流。固好。然於事上也略

審覆行亦何害。南軒只以魏公繼室配。又以時祭廢俗祭。某屢言之。伯羽。

因說南軒為人作文序曰。欽夫無文字。不做序。淳

南軒從善之亟。先生嘗與閑坐立所見什物之類。放得不是所

在。并不齊整處。先生謾言之。雖夜後亦即時令人移正之。揚

春風駘蕩家家到。天理流行事事清。此南軒顯桃符云爾。擇之

譏之。方

欽夫言老子云。不善人。善人之資。善人。不善人之師。與孔見

賢思齊見不賢內省之意不同。為老子不合有資之意。不

善也。方

朱子語類卷一百三

朱子

自論為學工夫

某自卯讀四書甚辛苦。諸公今讀時。又較易做工夫了。敬仲。以下讀書

後生家好著些工夫。子細看文字。某向來看大學。猶病於未子

細。如今愈看。方見得精切。因說前輩諸先生長者說話。於大

體處。固無可議。若看其他細碎處。大有工夫未到。木之

某向卯角讀論孟。自後欲一本文字高似論孟者。竟無之。友仁

某十數歲時。讀孟子言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以為聖人

亦易做。今方覺得難。楊

某舊時看文字。一向看去。一看數卷。全不會得子細。於義理之

文亦然。極爲病。今日看中庸。只看一段子。楊
讀書須純一。如看一般未了。又要般涉。都不濟事。某向時讀書。
方其讀上句。則不知有下句。讀上章。則不知有下章。讀中庸。
則祇讀中庸。讀論語。則祇讀論語。一日祇看一二章。將諸家
說看合與不合。凡讀書到冷淡無味處。尤當著力推考。道夫
讀書須讀到不忍捨處。方是見得真味。若讀之數過。略曉其義。
卽厭之。欲別求書看。則是於此一卷書。猶未得趣也。蓋人心
之靈。天理所在。用之則愈明。只提醒精神。終日著意。看得多
少文字。窮得多少義理。徒爲懶倦。則精神自是憤憤。只恁昏
塞不通。可惜。某舊日讀書。方其讀論語時。不知有孟子。方讀
學而第一。不知有爲政第二。今日看此一段。明日且更看此
一段。看來看去。直待無可看。方換一段看。如此看久。自然洞
貫。方爲浹洽。時下雖是鈍滯。便一件了得一件。將來却有盡
理會得時。若撩東剗西。徒然看多。事事不了。日暮途遠。將來
荒忙不濟事。舊見李先生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
方更理會一件。融釋二字。下得極好。此亦伊川所謂今日格
一件。明日又格一件。格得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此亦是
真曾經歷來。便說得如此分明。今若一件未能融釋。而又欲
理會一件。則第二件又不了。推之萬事事不了何益。大雅
某是白十六七時。下工夫讀書。彼時四旁皆無津涯。只自恁地
硬著力去做。至今日雖不足道。但當時也是喫了多少辛苦。
讀了書。今人卒乍便要讀到某田地。也是難。要須積累著力。
方可。某今老而將死。所望者。但願朋友勉力學問而已。道夫
器之間。野有死麕。曰。讀書之法。須識得大義。得他滋味。沒要緊

處縱理會得也無益。大凡讀書多在諷誦中見義理。况詩又全在諷誦之功。所謂清廟之瑟。一唱而三歎。一人唱之。三人和之。方有意思。又如今詩曲。若只讀過也無意思。須是歌起來。方見好處。因說讀書。須是有自得處。到自得處。說與人也不得。某舊讀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既破我斧。又闕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伊尹曰。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若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於有萬邦。茲惟艱哉。如此等處。直爲之廢卷。慨想而不能已。覺得朋友間看文字。難得這般意思。某二十歲前後。已看得書大意如此。如今但較精密。日月易得。匆匆過了五十來年。木之謂器之看詩。病於草率。器之云。如今將先生數書循環看去。曰。

都讀得了。方可循環再看。如今讀一件書。須是真箇理會得這一件了。方可讀第二件。讀這一段。須是理會得這一段了。方可讀第二段。少間漸漸節次看去。自解通透。只五年間。可以讀得經子諸書。迤邐去看史傳。無不貫通。韓退所謂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須有沈潛反覆之功。方得。所謂審問之。須是表裏內外。無一毫之不盡。方謂之審。恁地竭盡心力。猶有見未到處。却不奈何。如今人不會竭盡心力。只見得三兩分了。便草草揭過。少間只是鶻突無空會。枉著日月。依舊似不會讀相似。只如韓退之老蘇作文章。本自沒要緊事。然他大段用功。少間方會漸漸掃去。那許多鄙俗底言語。換了箇心胸。說這許多言語出來。如今讀書。須是加沈潛之功。將義理去澆灌胸腹。漸漸盪滌去。那許多淺近鄙陋之見。方會

見識高明。因說讀詩。惟是諷誦之功。上蔡亦云。詩須是誦吟。諷誦以得之。某舊時讀詩也。只先去看許多注解。少間却被惑亂。後來讀至半了。都只將詩來諷誦至四五十過。已漸漸得詩之意。却去看注解。便覺減了五分以上工夫。更從而諷誦四五十過。則胸中判然矣。因說如今讀書。多是不會理會得一處通透了。少間却多牽引前面疑難來說。此最學者大病。譬如一箇官司。本自是鶻突了。少間又取得許多鶻突底證見來證對。却成一場無理會去。又有取後面未曾理會底來說。却似如今只來建陽縣。猶自未見得分曉。却又將建寧府與南劍州事來說。如何說得行。少間弄來弄去。只是胡說瞞人。有人說話如此者。某最怕之。說甲未了。又纏向乙上去。說乙未了。又纏向丙上去。無一句著實。正如斜風雨相似。只管吹將去。無一點著地。敢有終日與他說。不會判斷得一件分曉。徒費氣力耳。木之

先生因與朋友言及易。曰。易非學者之急務也。某平生也費了些精神。理會易與詩。然其得力。則未若語孟之多也。易與詩中所得。似雞肋焉。莊和

問近看胡氏春秋。初無定例。止說歸忠孝處。便爲經義。不知果得孔子意否。曰。某嘗說詩書。是隔一重兩重說。易春秋。是隔三重四重說。春秋義例易爻象。雖是聖人立下。今說者用之。各信已見。然於人倫大綱皆通。但未知會得聖人當初本意否。且不如讓渠如此說。且存取大意。得三綱五常不至廢墜足矣。令欲直得聖人本意不差。未須理會經。先須於論語孟子中專意看他。切不可忙。虛心觀之。不須先自立見識。徐徐

以俟之。莫立課程。某二十年前得上蔡語錄觀之。初用銀朱畫出合處。及再觀則不同矣。乃用粉筆。三觀則又用墨筆。數過之後。則全與元看時不同矣。大抵老兄好去難處用工。不肯向平易處用工。故見如此難進。今當於平易處用工。大雅讀書貪多。最是大病。下梢都理會不得。若到閑時無書讀時。得一件書看。更子細。某向爲同安簿滿。到泉州候批書。在客邸借文字。只借得一冊孟子。將來子細讀。方尋得本意見。看他初間如此問。又如此答。待再問。又恁地答。其文雖若不同。自有意脈都相貫通。句句語意都有下落。賀孫

看文字却是索居獨處。好用工夫。方精專看得透徹。未須便與朋友商量。某往年在同安日。因差出體究公事處。夜寒不能寐。因看得子夏論學一段分明。後官滿在郡中等批書。已遣行李。無文字看。於館人處借得孟子一冊熟讀。方曉得養氣一章語脈。當時亦不暇寫出。只逐段以紙簽簽之。云此是如此說。簽了便看得更分明。後來其間雖有修改。不過是轉換處。大意不出當時所見。如謾人底議論。某少年亦會說。只是終不安。直到尋箇慤實處方已。營

某舊年思量義理未透。直是不能睡。初看子夏先傳後倦一章。凡三四夜窮究到明。徹夜聞杜鵑聲。過

問嘗聞先生爲學者言讀書須有箇悅處方進。先生又自言某雖如此。屢覺有所悅。因稟曰。此先生進德日新工夫。不知學者如何到得悅處。曰。亦只是時習。時習故悅。德明

某嘗說看文字。須法家深刻。方窮究得盡。某直是下得工夫。

義剛

某舊時讀書專要揀好處看到平平泛泛處多濶略後多記不得自覺也是一箇病今有一般人看文字却只摸得些查滓此因有獻易說多失伊川精意而言。賀孫

凡看文字諸家說異同處最可觀某舊日看文字專看異同處如謝上蔡之說如彼楊龜山之說如此何者為得何者為失所以為得者是如何所以為失者是如何學蒙

某尋常看文字都會疑來如上蔡觀復堂記文定答會吉甫書皆會把做孔孟言語一般看久之方見其未是每一次看透一件便覺意思長進不似他人只依稀一見謂其不似便不復看不特不見其長處亦不見其短處常

某尋常見是人文字未嘗敢輕易亦恐有好處鞭著工夫看它常

某所以讀書自覺得力者只是不先立論方子

某自十五六時至二十歲史書都不要看但覺得閑是閑非沒要緊不難理會大率才看得此等文字有味畢竟粗心了呂伯恭教人看左傳不知何謂履孫

學者難得都不肯自去著力讀書某登科後要讀書被人橫截直截某只是不管一面自讀顧文蔚曰且如公有誰鞭辟畢竟是自要讀書文蔚

看道理若只恁地說過一遍便了則都不濟事須是常常把來思量始得看過了後無時無候又把起來思量一遍十分思量不透又且放下待意思好時又把起來看恁地將久自然解透徹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却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說去做真箇是不同義剛。以下窮理

或問先生謂講論固不可無。須是自去體認。如何是體認。曰。體認是那聽得底。自去心裏重複思量過。伊川曰。時復思繹。淡洽於中。則說矣。某向來從師。一日間所聞說話。夜間如溫書一般。字字子細思量過。才有疑。明日又問。廣

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曰。此亦只是爲公孫丑不識浩然之氣。故教之養氣工夫。緩急云不必太急。不要忘了。亦非教人於無著摸處用工也。某舊日理會道理。亦有此病。後來李先生說。令去聖經中求義。某後刻意經學。推見實理。始信前日諸人之誤也。大雅

器之問嘗讀孟子求放心章。今每覺心中有三病。籠統不專一。看義理每覺有一重似簾幙遮蔽。又多苦有苦心不舒快之意。曰。若論求此心放失。有千般萬樣病。何止於三。然亦別無道理醫治。只在專一。果能專一。則靜。靜則明。明則自無遮蔽。既無遮蔽。須自有舒泰寬展處。這也未會如此。且收斂此心專一。漸漸自會熟。熟了自有此意。看來百事只在熟。且如百工技藝也。只要熟。熟則精。精則巧。器之又問先生往時初學。亦覺心有專一否。曰。某初爲學。全無見成規模。這邊也去理會尋討。那邊也去理會尋討。向時諸前輩。每人各是一般說話。後來見李先生。李先生較說得有下落。說得較縝密。若看如今。自是有見成下工夫處。看來須是先理會箇安著處。譬如人治生也。須先理會箇屋子。安著身已。方始如何經營。如何積累。漸漸須做成家計。若先未有安著身已處。雖然經營。畢竟不濟事。爲學者不先存此心。雖說要去理會。東東西西。都自無安著處。孟子所以云收放心。亦不是說只收放心。

了。收放心。且收斂得箇根基。方可以做工夫。若但知收放心。不做工夫。則如近日江西所說。則是守箇死物事。故大學之書。須教人格物致知。以至於誠意正心修身齊家國治平天下。節節有工夫。賀孫

某所得處甚約。只是一兩切要句上。却日夜就此一兩句上用。意玩味。胸中自是灑落。又云。放心不必是走在別處去。但一剗眼間。便不見。才覺得。又便在面前。不是難收拾。自去提撕。便見得是如此。格

近日已覺向來說話太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功夫。覺得閑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著實體察收拾爲要。其餘文字。且大槩諷誦涵詠。未須大段著力考索也。

舊在湖南理會乾坤。乾是先知。坤是踐履。上是知至。下是終之。却不思。今只理會箇知。未審到何年月方理會終之也。是時覺得無安居處。常恁地忙。又理會動靜。以爲理是靜。吾身上出來便是動。却不知未發念慮時靜。應物時動。靜而理感。亦有動。動時理安。亦有靜。初尋得箇動靜意思。其樂甚乖。然却一日舊似一日。當時看明道答橫渠書白不入也。方

舊來失了此物多時。今收來尚未便入腔窠。但當盡此生之力而後已。自謂云。爾。方

今日學者不長進。只是心不在焉。嘗記少年時在同安。夜聞鐘鼓聲。聽其一聲未絕。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懼。乃知爲學須是專心致志。又言人有一正念。自是分曉。又從旁別生一小念。漸漸放濶去。不可不察。德明

這道理。須是見得是如此了。驗之於物。又如此。驗之吾身。又如此。以至見天下道理。皆端的如此了。方得。如某所見所言。又非自會說出來。亦是當初於聖賢與二程所說推之。而又驗之於已。見得真實如此。道夫

劉晏見錢流地上。想是他計較得熟了如此。某而今看聖人說話。見聖人之心。成片價從面前過。胡泳

某尋常莫說前輩。只是長上及朋友。稍稍說道理底。某便不敢說。他說得不是。且將他說去研究。及自家曉得。却見得他底不是。某尋常最居人後。又曰。尋常某最得此力。節

初師屏山籍溪。籍溪學於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學爲論治道。則可。而道未至。然於佛老亦未有見。屏山少年能爲舉業。官莆田。接埕下一僧。能入定。數日後乃見了老。歸家讀儒書。

以爲與佛合。故作聖傳論。其後屏山先亡。籍溪在。某自見於此道未有所得。乃見延平。可學。論傳授。

或說象山說克己復禮。不但只是欲克去那利欲忿懣之私。只是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曰。此等議論。恰如小兒則劇一般。只管要高去。聖門何嘗有這般說話。人要去學聖賢。此是好底念慮。有何不可。若以爲不得。則堯舜之兢兢業業。周公之思兼三王。孔子之好古敏求。顏子之有爲若是。孟子之願學孔子之念。皆當克去矣。看他意思。只是禪。誌公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他只是要如此。然豈有此理。只如孔子答顏子克己復禮爲仁。據他說時。只這一句已多了。又况有下頭一落索。只是顏子才問仁。便與打出方是。及至恁地說他。他又却諱。某常謂人要學禪時。不如分明去學他。

禪和。一棒一喝便了。今乃以聖賢之言夾惟了說。都不成箇物事。道是龍又無角。道是蛇又有足。子靜舊年也不如此。後來弄得直恁地差異。如今都教壞了後生。箇箇不肯去讀書。一味顛歷沒理會處。可惜可惜。正如荀子不睹是逞快胡罵亂罵。教得箇李斯出來。遂至焚書坑儒。若使荀卿不死。見斯所爲如此。必須自悔。使子靜今猶在。見後生輩如此顛歷。亦須自悔其前日之非。又曰。子靜說話。常是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以不說破便是禪。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畱心於此。一日在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却與劉說。某也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禪。劉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便用他意思去胡說。是時文字不似而今細密。人粗說。試官爲某說動了。遂得舉。時年十九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矣。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先生只說不是。某却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李先生爲人簡重。却是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將那禪來權倚闔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來讀。讀來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却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廣問擇之云。先生作延平行狀。言默坐澄心。觀四者未發已前氣象。此語如何。曰。先生亦自說有病。後復以問先生。云。學者不須如此。某少時未有知。亦曾學禪。只李先生極言其不是。後來考究。却是這邊味長。才這邊長得一寸。那邊便縮了一寸。

德明

到今銷鍊無餘矣。畢竟佛學無是處。德明某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詞詩兵法。事事要學。出入時無數文字。事事有兩冊。一日忽思之曰。且慢。我只一箇渾身。如何兼得許多。自此逐時去了。大凡人知箇用心處。自無緣及得外事。揚

某自十四五歲時。便覺得這物事。是好底物事。心便愛了。某不敢自味。實以銖累寸積而得之。方子

與范直閣說忠恕。是三十歲時書。大槩也是。然說得不似。而今看得又較別。博

三十年前長進。三十年後長進得不多。備某今且勸諸公屏去外務。趨工夫專一。去看這道理。某年二十餘。已做這工夫。將謂下梢理會得多少道理。今忽然有許多

年紀。不知老之至此也。只理會得這些子。歲月易得蹉跎。可

畏如此。賀孫

因言讀書用功之難。諸公覺得大故淺近。不會著心。某舊時用心甚苦。思量這道理。如過危木橋子。相去只在毫髮之間。才失脚。便跌落下去。用心極苦。五十歲已後。覺得心力短。看見道理。只爭絲髮之間。只是心力把不上。所以大學中庸語孟諸文字。皆是五十歲已前做了。五十已後長進得甚不多。而今人看文字。全然心粗。未論說道理。只是前輩一樣文士。亦是用幾多工夫。方做得成。他工夫更多。若以他這心力移在道理上。那裏得來。如韓文公答李翊一書。與老蘇上歐陽公書。他直如此用工夫。未有苟然而成者。歐陽公則就作文上改換。只管揩磨。遂旋捱將去。久之漸漸揩磨得光。老蘇則直

是心中都透熟了。方出之於書。看他們用工夫更難。可惜。若移之於此。大段可畏。看來前輩以至敏之才。而做至鈍底工夫。今人以至鈍之才。而欲為至敏底工夫。涉獵看過。所以不及古人也。故孔子曰。參也魯。須是如此做工夫。始得。備

讀書須是虛心方得。他聖人說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著心去。秤停他。都不使得一毫杜撰。只順他去。某向時也杜撰說得。終不濟事。如今方見得分明。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若或去年死也。則枉了。自今夏來。覺見得纔是聖人說話。也不少一箇字。也不多一箇字。恰恰地好。都不用一些穿鑿。莊子云。吾與之虛而委蛇。既虛了。又要隨他曲折恁地去。今且與公說箇樣子。久之自見。今人大抵偏塞滿胸。有許多伎倆。如何便得他虛。亦大是難。分

明道知至而後意誠。蓋知未至。雖見人說。終是信不過。今說

格物。且只得一件兩件格將去。及久多後。自然貫通信得。道夫

某覺得今年方無疑。伯羽

理會得時。今老而死矣。能受用得幾年。然十數年前理會不得。

死又却可惜。士毅

丙辰冬

先生多有不可為之歎。漢卿曰。前年侍坐。聞先生云。天下無不可為之事。兵隨將轉。將逐符行。今乃謂不可為。曰。便是這符不在自家手裏。或謂漢卿多禪語。賀孫因云。前承漢卿教訓。似主靜坐澄清之語。漢卿云。味道煞篤實云云。先生曰。靜坐自是好。近得子約書云。須是識得喜怒哀樂未發之本體。此語儘好。漢卿又問前年侍坐所聞。似與今別。前年云。近方看得這道理透。若以前死。却亦是枉死了。今先生忽發嘆。以為

只如此不覺老了。還當以前是就道理說。今就勲業上說。先生曰。不如此。自是覺得無甚長進。於上面猶覺得隔一膜。又云

於上面但覺透得一半。○賀孫

某當初講學也。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許多道理在這裏。

今年頗覺勝似去年。去年勝似前年。夔孫

某老矣。無氣力得說。時先生病當夜說話氣力比常時甚微看也看不得了。行也

行不盡了。說也說不辦了。諸公勉之。備

敬子舉先生所謂傳命之脈。及佛氏傳心傳髓之說。曰。便是要

自家意思與他爲一。若心不在上面。書自是書。人自是人。如

何看得出。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只十五歲時。便斷斷

然以聖人爲志矣。二程自十五六時便脫然欲學聖人。○備

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至宋慶元三年丁巳。一千六百

七十六年。先生是年正月書於藏書閣下東楹。○人傑

人之血氣。固有強弱。然志氣則無時而衰。苟常持得這志。縱血

氣衰極。也不由他。如某而今如此。老病衰極。非不知每日且

放晚起以養病。但自是心裏不穩。只交到五更初。目便睡不

着了。雖欲勉強睡。然此心已自是箇起來底人。不肯就枕了。

以此知人若能持得這箇志氣定。不會被血氣奪。凡爲血氣

所移者。皆是自棄自暴之人耳。備。○以下雜記

先生患氣痛脚弱泄瀉。或勸晚起。曰。某自是不能晚起。雖甚病。

纔見光。亦便要起。尋思文字。纔稍晚。便覺似宴安鴆毒。便似

箇懶惰底人。心裏便不安。須是早起了。却覺得心下鬆爽。備

某氣質有病。多在忿懣。閔祖

因語某人好作文。曰。平生最不喜作文。不得已爲人所託。乃爲

之。自有一等人。樂於作詩。不知移以講學。多少有益。符舜功曰。趙昌父前日在此好作詩。與之語道理。如水投石。可學

戊辰年省試。出剛中而應。或云。此句凡七出。某將彖辭暗地默

數。只有五箇。其人堅執。某又再誦再數。只與說記不得。只記

得五出。且隨某所記行文。已而出院檢本。果五出耳。又云。只

記得大象。便畫得卦。錄

先生每得未見書。必窮日夜讀之。嘗云。向時得徽宗實錄。連夜

看。看得眼睛都疼。一日得韓南澗集。一夜與文蔚同看。倦時

令文蔚讀聽。至五更盡倦。曰。一生做詩。只有許多。文蔚

朱子語類卷一百四

朱子語類卷一百五

朱子二

論自注書

總論

傳至叔言伊洛諸公文字。說得不恁分曉。至先生而後大明。先

生曰。他一時間都是英才。故撥著便轉。便只須恁地說。然某

於文字。却只是依本分解注。大抵前聖說話。雖後面便生一

箇聖人。有未必盡曉他說者。蓋他那前聖。是一時間或因事

而言。或主一見而立此說。後來人却未見他當時之事。故不

解得一一與之合。且如伊川解經。是據他一時所見道理。恁

地說。未必便是聖經本旨。要之他那箇說。却亦是好說。且如

易之元亨利貞。本來只是大亨而利於正。雖有亨。若不正。則

那亨亦使不得了。當時文王之意，祇是爲卜筮設。故祇有元亨，更無有不元亨。祇有利貞，更無不利貞。後來夫子於象，旣以元亨利貞爲四德，又於文言復以爲言。故後人祇以爲四德，更不做大亨利貞說了。易只是爲卜筮而作。故周禮分明言太卜掌三易。連山歸藏周易。古人於卜筮之官立之。凡數人。秦去古未遠。故周易亦以卜筮得不焚。今人纔說易是卜筮之書，便以爲辱累了易。見夫子說許多道理，便以爲易只是說道理，殊不知其言吉凶悔吝皆有理。而其教人之意無不在也。夫子見文王所謂元亨利貞者，把來作四箇說。道理亦自好。故恁地說。但文王當時未有此意。今若以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與來卜筮者言。豈不大糊塗了他。要之文王者，自不妨孔子之說。孔子者，自不

害文王之說。然孔子却不是曉文王意不得。但他又自要說樣道理也。道夫

某釋經每下一字，直是稱等輕重。方敢寫出。方子

某解書，如訓詁一二字等處，多有不必解處。只是解書之法如

此，亦要教人知得看文字不可忽略。黃孫

某所改經文字者，必有意，不是輕改。當觀所以改之之意。節

每常解文字，諸先生有多少好說話。有時不敢載者，蓋他本文

未有這般意思在。道夫

問先生解經，有異於程子說者，如何。曰：程子說，或一句自有兩

三說，其間必有一說是，兩說不是，理一而已。安有兩三說皆

是之理。蓋其說或後嘗改之。今所以與之異者，安知不會經

他改來。蓋一章而衆說叢然，若不平心明目，自有主張斷入

一說則必無衆說皆是之理。大雅

方伯謨勸先生少著書曰在世間喫了飯後全不做得些子事無道理伯謨曰但發大綱曰那箇毫釐不到便有差錯如何可但發大綱

小學之書

問小學云德崇業廣曰德是得之於心業是見之於事。素

問小學舞勺舞象曰勺是周公樂象是武王樂曰注勺籥也是如何曰而今也都見不得。淳

問衣不帛襦袴恐太溫傷陰氣也曰是如此今醫家亦說小兒子不要太煖內則亦是小兒不要著好物事。璣

問小學舉內則篇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先生注云方物出謀則謀不過物方物發慮則慮不過物請問不過物之義曰

方物謀慮大槩只是隨事謀慮。植

方物出謀發慮方猶對也只是比並那物如窮理一般也。淳

和之所問小學方物之義乃是第二條莫只且看到此某意要識得下面許多事和之因問五御中逐水曲及過君表等處

先生既答曰而今便治禮記者他也不看蓋是他將這箇不干我事無用處便且鹵莽讀過了和之云後當如先生所教

且將那頭放輕曰便放輕也不得須是見得這頭有滋味時那頭自輕。時舉

問小學立教篇大司徒六行孝友睦婣任恤後面八刑糾萬民

却無不友之刑雖有不弟之刑又注去不敬師長如何曰也不須恁地看且看古之聖人教人之法如何而今全無這箇

且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作之君便是作之師。倪

楊尹叔問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注恪爲恭敬。如何。曰。恭敬較寬。便都包許多。解恪字亦未盡。恪是恭敬中朴實緊切處。今且恁地解。若就恭敬說。則恭敬又別。恭主容。敬主事。如居處恭。執事敬之類。安卿問恪非所以事親。只是有嚴意否。曰。太莊太嚴厲了。寓

問小學明倫一篇。見得盡是節文事親之實。曰。其中極有難行處。曰。愛敬與倪爲一。自無難行。曰。此便是愛敬尺度。須是把他去量度。方見得愛敬。倪

葉兄問小學君師父三節。曰。劉表遣韓嵩至京師。嵩曰。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爲君。不復爲將軍死也。便是此意。卓

問林兄看小學如何。林舉小學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先生曰。人既自有這良能良知了。聖賢又恁地說。直要人尋教親切。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看我是能恁地不恁地。小學所說。教人逐一去上面尋許多道理。到著大學亦只是這道理。又教人看得就切實如此。不是胡亂恁地說去。子蒙

問疑事毋質。經文只說疑事。而小學注云。毋得成言之。何也。曰。質。成也。成言之。皆古注文。謂彼此俱疑。不要將己意斷了。問直而勿有。亦只是上意否。曰。是從上文來。都是教人謙退遜

讓。賀孫

問小學實明倫篇。何以無朋友一條。曰。當時是衆編類來。偶無此爾。淳

安卿問曲禮外言不入於閤。內言不出於閤。一段甚切。何故不編入小學。曰。此樣處漏落也多。又曰。小學多說那恭敬處。少

說那防禁處。義剛

近思錄

修身大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闕祖

近思錄好看。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淳

近思錄逐篇綱目。一道體。二為學大要。三格物窮理。四存養。五

改過遷善克己復禮。六齊家之道。七出處進退辭受之義。八

治國平天下之道。九制度。十君子處事之方。十一教學之道。

十二改過及人心疵病。十三異端之學。十四聖賢氣象。振

近思錄大率所錄雜。逐卷不可以一事名。如第十卷亦不可以

事君目之。以其有人教小童在一段。揚

近思錄一書無不切人身。救人病者。壽昌

鄭言近思錄中語甚有切身處。曰。聖賢說得語言平。如中庸大

學論語孟子皆平易。近思錄是近來人說話便較切。賀孫

或問近思錄曰。且熟看大學了。即讀語孟。近思錄又難看。賀孫

近思錄首卷難看。某所以與伯恭商量。教他做數語以載於後。

正謂此也。若只讀此。則道理孤單。如頓兵堅城之下。却不如

語孟只是平鋪說去。可以游心。道夫

看近思錄。若於第一卷未曉得。且從第二第三卷看起。久久後

看第一卷則漸曉得。過

問蜚卿近思錄看得如何。曰。所疑甚多。曰。今猝乍看這文字也

是難。有時前面恁地說。後面又不是恁地。這裏說得如此。那

裏又却不如如此。子細看來看去。却自中間有箇路陌。推尋通

得四五十條後。又却只是一箇道理。伊川云。窮理豈是一日

窮得盡。窮得多後。道理自通徹。驥

因論近思錄曰不當編易傳所載問如何曰公須自見意謂易傳已自成書文蔚

因說近思續錄曰如今書已儘多了更有却看不辨備

論語或問

張仁叟問論語或問曰是五十年前文字與今說不類當時欲修後來精力衰那箇工夫大後掉了節

先生說論語或問不須看請問曰支離水

孟子要指

先生因編孟子要旨云孟子若讀得無統也是費力某從十七八歲讀至二十歲只逐句去理會更不通透二十歲已後方知不可恁地讀元來許多長段都自首尾相照管脈絡相貫甲只乙熱讀自見得意思從此看孟子覺得意思極痛快

亦因悟作文之法如孟子當時固不是要作文只言語說出來首尾相應脈絡相貫自是合著如此又曰某當初讀自暴自棄章只恁地鶻突讀去伊川易傳云拒之以不信絕之以不為當初也匹似閑看過後因在舟中偶思量此將孟子上下文看乃始通串方始說得是如此亦溫故知新之意又曰看文字不可恁地看過便道了須是時復玩味庶幾忽然感悟到得義理與踐履處融會方是自得這箇意思與尋常思索而得意思不同質孫

問孟子首章是先判判箇天理人欲令人曉得其托始之意甚明若先生所編要略却是要從源頭說來所以不同曰某向時編此書今看來亦不必只孟子便直恁分曉示人自是好了時舉曰孟子前面多是分明說與時君且如章首說上下

交征利其害便至於不奪不饜說仁義便云未有遺其親後其君次章說賢者便有此樂不賢者便不能有此樂都是一反一正言其効驗如此亦欲人君少知恐懼之意耳曰也不是要人君知恐懼但其効自必至此孟子之書明白親切無甚可疑者只要日日熟讀須教他在吾肚中轉作千百回便自然純熟某當初看時要逐句去看他便但覺得意思促迫到後來放寬看却有條理然此書不特是義理精明又且是甚次第底文章某因熟讀後便見自此也知作文之法時舉敬之問看要略見先生所說孟子皆歸之仁義如說性反以後諸處皆然曰是他見得這道理通透見得裏面本來都無別物事只有箇仁義到得說將出都離這箇不得不是要安排如此道也是離這仁義不得舍仁義不足以見道如造化只是箇陰陽捨陰陽不足以明造化問古人似各有所主如曾子只守箇忠恕子思只守箇誠孟子只守箇仁義其實皆一理也曰也不是他安排要如此是他見得道理做出都是這箇說出也只是這箇只各就地頭說不是把定這箇將來做如堯舜是少道理到得後來衣鉢之傳只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緊要在上三句說會如此方得箇中方得箇恰好這也到這地頭當說中便說箇中聖賢言語初不是著意安排只遇著這字便說出這字也賀孫

因整要略謂孟子發明許多道理都盡自此外更無別法思惟這箇先從性看看得這箇物事破了然後看入裏面去終不甚費力要知雖有此數十條是古人已說過不得不與他理會到得做工夫時却不用得許多難得勇猛底人直截便做

去。賀孫

敬之問要指不取杞柳一章。曰。此章自分曉。更無可玩索。不用入亦可。却是生之謂性一段難曉。說得來反恐鶻突。故不編入。賀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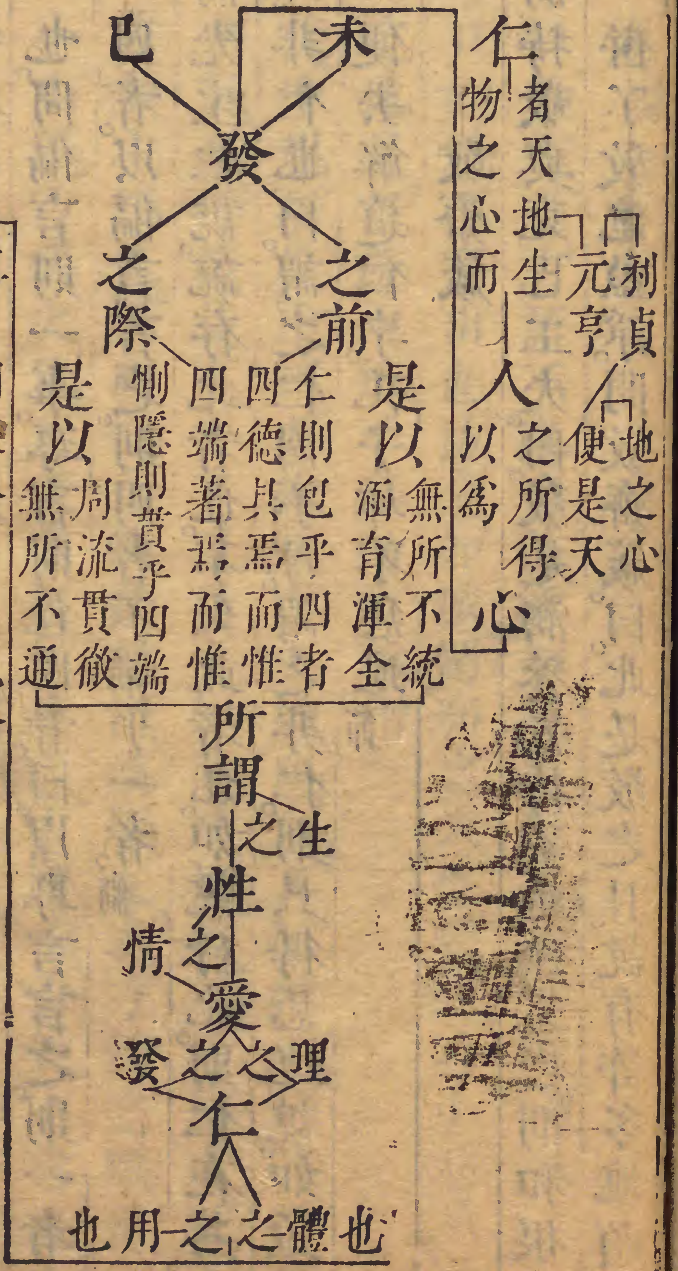
中庸集略

大凡文字上古聖賢說底便不差。到得周程張邵們說得亦不差。其他門人便多病。其初要節一本中庸集略。更下手不得。其間或有一節說得好。第二節便差底。又有說得似好。而又說從別處去底。然而看得他們說多。却覺煞得力。義剛

仁說

仁說只說得前一截好。閔淵

仁說圖



專言則未發是體已發是用
 偏言則仁是體已發是用
 公者所以體仁猶言蓋公則愛
 克已復禮為仁也仁仁則愛
 孝弟其用也而恕其施也知覺之事

夫仁者...

問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曰。天地之心。只是箇生。凡物皆是生。方有此物。如草木之萌芽。枝葉條幹。皆是生方有之。人物所以生生不窮者。以其生也。才不生。便乾枯殺了。這箇是統論一箇仁之體。其中又自有節目界限。如義禮智。又自有細分處也。問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曰。以專言言之。則一者包四者。以偏言言之。則四者不離乎一者。備

問先生仁說。說存此者也。不失此者也。如說行此。則仁在其中。非仁也。曰。謂之仁固不可。謂之非仁。則只得恁地說。如孟子便去解這仁字。孔子却不恁地。節

敬齋箴

問持敬與克己工夫。曰。敬是涵養操持不走作。克己則和根打併了。教他盡淨。問敬齋箴。曰。此是敬之目。說有許多地頭去

處。備

守口如瓶。是言語不亂出。防意如城。是恐為外所誘。道夫

守口如瓶。不妄出也。防意如城。閑邪之入也。蟻封。乃小巷屈曲

之地。是折旋中矩。不妄動也。敬仲

周旋中矩。折旋中矩。周旋是直去却回來。其回轉處。欲其圓如中規也。折旋是直去了復橫去。如曲尺相似。其橫轉處。欲其方如中矩也。又問敬齋箴。蟻封。曰。蟻垤也。北方謂之蟻樓。如小山子。乃蟻穴地。其泥墳起如丘垤。中間屈曲如小巷道。古語云。乘馬折旋於蟻封之間。言蟻封之間。巷路屈曲狹小。而能乘馬折旋於其間。不失其馳驟之節。所以為難也。鶴鳴于垤。垤。即蟻封也。天陰雨下。則蟻出。故鶴鳴于垤。以俟蟻之出而喙食之也。王荊公初解垤為自然之丘。不信蟻封之說。後

過北方親見有之。遂改其說。備

問主一。曰。心只要主一。不可容兩事。一件事了。更加一件。便是

貳。一件事了。更加兩件。便是參。勿二以二。勿參以三。是不要

二三。不東以西。不南以北。是不要走作。淳

問勿貳以二。勿參以三。不東以西。不南以北。如何分別。曰。都只

是形容箇敬。敬須主一。初來有一箇事。又添一箇。便是來貳

他成兩箇。元有一箇。又添兩箇。便是來參。他成三箇。不東以

西。不南以北。只一心做東去。又要做西去。做南去。又要做北

去。皆是不主一。上面說箇心不二三。下面說箇心不走作。寓

或問敬齋箴後面少些從容不迫之意。欲先生添數句。曰。如何

解迫切。今未會下手在。便要從容不迫。却無此理。除非那人

做工夫大段嚴迫。然後勸他勿迫切。如人相殺。未會交鋒。便

要引退。今未會做工夫在。便要開後門。然亦不解迫切。只是

不會做。做著時不患其迫切。某但常覺得緩寬底意思多耳。

李曰。先生猶如此說。學者當如何也。備

六君子贊
勇撤臯比。說講易事。闕祖

通鑑綱目

說編通鑑綱目。尚未成文字。因言伯恭大事記。忒藏頭充腦。如

搏謎相以。又解題之類亦大多。

問正統之說。自三代以下。如漢唐亦未純乎正統。乃變中之正

者。如秦西晉隋。則統而不正者。如蜀東晉。則正而不統者。曰。

何必恁地論。只天下為一。諸侯朝覲。獄訟皆歸。便是得正統。

其有正不正。又是隨他做。如何恁地論。有始不得正統。而後

方得者。是正統之始。有始得正統。而後不得者。是正統之餘。如秦初猶未得正統。及始皇并天下。方始得正統。晉初亦未得正統。自泰康以後。方始得正統。隋初亦未得正統。自滅陳後。方得正統。如本朝至太宗并了太原。方是得正統。又有無統時。如三國南北五代。皆天下分裂。不能相君臣。皆不得正統。義剛錄作此某嘗作通鑑綱目。有無統之說。此書今未及修。後之君子必有取焉。溫公只要編年號相續。此等處。須把一箇書帝書崩。而餘書主書殂。既不是他臣子。又不是他史官。只如旁人立看一般。何故作此尊奉之態。此等處。合只書甲子。而附注年號於其下。如魏黃初幾年。蜀章武幾年。吳青龍幾年之類。方為是。又問南軒謂漢後當以蜀漢年號繼之。此說如何。曰。如此亦得。他亦以蜀漢是正統之餘。如東晉亦

是正統之餘也。問東周如何。曰。必竟周是天子。問唐後來多

藩鎮割據。義剛錄云唐末天子不能有則如何。曰。唐之天下

甚濶。所不服者。只河北數鎮之地而已。義剛錄云安得謂不能有其土地。淳。

義剛

溫公通鑑以魏為主。故書蜀丞相亮寇何地。從魏志也。其理都錯。其所作綱目。以蜀為主。後劉聰石勒諸人。皆晉之故臣。故東晉以君臨之。至宋後魏諸國。則兩朝平書之。不主一邊年號。只書甲子。

問綱目主意。曰。主在正統。問何以主在正統。曰。三國當以蜀漢為正。而溫公乃云某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是寇履倒置。何以不訓。緣此遂欲起意成書。推此意修正處極多。若成書。當亦不下通鑑許多文字。但恐精力不逮。未必能成耳。若度不能

成則須焚之。大雅

問宋齊梁陳正統如何書。曰。自古亦有無統時。如周亡之後。秦未帝之前。自是無所統屬底道理。南北亦只是並書。又問東晉如何書。曰。宋齊如何比得東晉。又問三國如何書。曰。以蜀為正。蜀亡之後無多年。便是西晉。中國亦權以魏為正。又問後唐亦可以繼唐否。曰。如何繼得。賜

綱目於無正統處。並書之。不相主客。通鑑於無統處。須立一箇為主。某又參取史法之善者。如權臣擅命。多書以某人為某王某公。范曄却書曹操自立為魏公。綱目亦用此例。方子

問武后擅唐。則可書云帝在房陵。呂氏在漢。所謂少帝者。又非惠帝子。則宜何書。曰。彼謂非惠帝子者。乃漢之大臣。不欲當弑逆之名耳。既云後宮美人子。則是明其非正嫡元子耳。大雅

或問武后之禍。曰。前輩云。當廢武后所出。別立太宗子孫。曰。此論固善。但當時宗室為武后殺盡。存者皆愚暗。豈可恃。因說通鑑提綱例。凡逆臣之死。皆書曰死。至狄仁傑則甚疑之。李氏之復。雖出仁傑。然畢竟是死於周之大臣。不柰何也。教相隨入死例。書云某年月日狄仁傑死也。大雅

所以人怕時舉

初任同安主簿。縣牒委補試。與吏人問例。云預榜曉示。令其具檢頗多。卽諭以不要如此。只用一幅紙寫數榜。但云縣學某月某日補試。各請知悉。臨期吏覆云。例當展日。又諭以斷不展日。過

問奏狀還借用縣印否。曰。豈惟縣印。縣尉印亦可借。蓋是專達。與給納官司及有兵刑處。朝廷皆給印。今之官司合用印處。緣兵火散失。多用舊印。要去朝廷請印。又須要錢。所以官司且只苟簡過了。某在同安作簿。去州請印。當時有箇指揮使。并一道家印。緣胥吏得錢方給。某戲謂要做箇軍員與道士。亦不能得。又見崇安縣丞用淮西漕使印。人傑

南康

因說賑濟。曰。平居須是修陂塘。始得到得早了。賑濟委無良策。然下手得早。亦得便宜。在南康時。才見旱。便剗刷錢物。庫中得三萬來貫。準擬糴米。添支官兵。却去上供錢內借三萬貫。糴米賑糴。早時糴得。却糴錢還官中解發。是以不闕事。舊來截住客舡。糴三分米。至於客舡不來。某見官中及上戶自有米。遂出榜放客船米自便。不糴客舡米。又且米價不甚貴。又曰。悔一件事。南康煞有常平米。是庚寅辛卯年大旱時糴。米價甚貴。在法不得減元價。遂不會糴。當時只好糴了。上章待罪。且得爲更新米一番。亦緣當時自有米。所以不動。此米久之爲南康官吏之害。璘

某在南康時。民有訟坐家逃移者。是身只在家。而託言逃移。不納稅。又有訟望鄉復業者。是身不回鄉。而寄狀管業也。海

道夫言察院黃公用和剛正。人素畏憚。其族有縱惡馬踏人者。公治之急。其人避之惟謹。公則斬其馬。足以謝所傷。先生曰。某南康臨罷。有躍馬於市者。踏了一小兒將死。某時在學中。令送軍院。次日以屬知錄。晚過廨舍。知錄云。早上所喻。已拷治如法。某既而不能無疑。回至軍院。則其人冠履儼然。初未嘗經拷掠也。遂將吏人并犯者訊。次日吏人杖脊勒罷。偶一相識云。此是人家子弟。何苦辱之。某曰。人命所係。豈可寬弛。若云子弟得躍馬踏人。則後日將有甚於此者矣。兗州郡乃朝廷行法之地。保佑善良。抑挫豪橫。乃其職也。縱而不問。其可得耶。後某罷。諸公相餞於白鹿。某為極口說西銘。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一段。今人為秀才者。便主張秀才為武官者。便主張武官為子弟者。便主張子弟其所陷溺。一至於此。賀孫開之

先生云。因出謁。同卽使吏杖之。譙樓下方始交割。道夫。人傑錄云。因說劉子澄好言家世。曰。某在南康時。有一子弟騎馬。損人家小兒。某訊而禁之。子澄以為不然。某因講西銘。凡天下疲癯殘疾。俾獨鰥寡。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君子之為政。且要主張這一等人。遂痛責之大槩。人不可有偏倚處。

法鄰縣有事於鄰州。只是牒上。今却小郡與鄰大郡。便申狀。非是。蓋雖是大郡。却都只是列郡。只合使牒。某在南康時。吏人欲申隆興。又建康。除了安撫。亦只是列郡。某都是使牒。吏初皇懼。某與之云。有法不妨只如此去。揚

總論作郡

因論常平倉。曰。某自點二州。知常平之弊如此。更不敢理會。看南康自有五六萬石。漳州亦六七萬石。盡是浮埃空殼。如何敢挑動。這一件事。不知做甚麼合殺。某在浙東嘗奏云。常平倉與省倉。不可相連。須是東西置立。令兩倉相去遠方可。每

常官吏檢點省倉。則掛省倉某號牌子。檢點常平倉。則掛常平倉牌子。只是一箇倉。互相遮瞞。令所在常平倉。都教司法管。此最不是。少間太守要侵支。司法如何敢拗他。通判雖管常平。而其職實管於司法。又所在通判。大率避嫌不敢與知州爭事。韓文公所謂例以嫌不可否事者也。且如經總制錢牙契錢倍契錢之類。盡被知州瞞朝廷奪去。更不敢爭。備

與陳尉說治盜事。因曰。凡事須子細體察。思量到人所思量不到處。防備到人所防備不到處。方得無事。又曰。凡事須是小心寅畏。若恁地粗心駕去不得。又曰。某嘗作郡來。每見有賊發。則惕然皇恐。便思自家是長民之官。所以致此。是何由。遂百種爲收捉。捉得便自歡喜。不捉得則終夜皇恐。賀孫因說鄭惠叔愛惜官錢云。某見人將官錢胡使。爲之痛心。兩爲

守。皆承弊政之後。其所用官錢。並無分明。凡所送遺。並無定例。但隨意所向爲厚薄。問胥輩皆云。有時這般官員過往。或十千或五千。後番或是這樣。又全不送白休了。某遂云。如此不得。朝廷有箇公庫在這裏。若過往官員。當隨其高下。多少與之。乃是公道。豈可把爲自家私恩。於是立爲定例。看甚麼官員過此。便用甚麼例送與之。却得公溥。後來至於凡入廣諸小官。如簿尉之屬。箇箇有五千之助。覺得意思儘好。賀孫馬子嚴莊甫見先生言。近有人作假書請託公事者。先生曰。收假書而不見下書之人。非善處事者。舊見吳提刑達公路當官。凡下書者。須令當廳投下。却將書於背處觀之。觀畢方發付其人。令等回書。前輩處事詳密如此。又某當官時。有人將書來者。亦有法以待之。須是畱其人喫湯。當面拆書。若無他。

方令其去。

人傑

問今之神祠無義理者極多。若當官處於極無義理之神祠。雖係勅額。凡祈禱之類不往。可否曰。某當官所至。須理會一番。如儀案所具合祈禱神示。有無義理者。使人可也。人傑

浙東

而今求荒甚可笑。自古救荒只有兩說。第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飢時理會。更有何策。東邊遣使去賑濟。西邊遣使去賑濟。只討得逐州幾箇紫綾冊子。來某處已如何措置。某處已如何經畫。元無實惠及民。或問先生向來求荒如何。曰。亦只是討得紫綾冊子。更有何策。自賑濟無奇策。不如講水利。到賑濟時成甚事。向在浙東。疑山陰會稽二縣。刷飢餓人少。通判鄭南再三云。數實及子細刷起三倍。可學

紹興時去得遲。已無孽畫。只依常行。先差一通判抄割城下兩縣飢民。其人不留意。只抄得四萬來人。外縣却抄得多。遂欲治之。而不會。却託石天民重抄得八萬人。是時已遲。天民云甚易。只關集大保長盡在一寺。令供出人之貧者。大保長無有不知。數日便辨。却分作數等賑濟賑糶。其初令畫地圖。量道里遠近。就僧寺或莊宇。置糶米所。於門首立木總關防。再入之人。璘

先生語次問浙東旱。可學云。浙東民戶歌先生之德。先生曰。向時到部州縣有措置。亦賴朝廷應副。得以効力。已自有名無實者多。因曰。向時浙東先措置。分戶高下出米。不知有米無米不同。有徐木者獻策。須是逐鄉使相推排。有米者。時以事

逼不會行。今若行之一縣甚易。大抵今時做事。在州郡已難。在監司尤難。以地濶遠。動成文具。惟縣令於民親。行之爲易。計米之有無。而委鄉之聰明。誠信者處之。聰明者人不能欺。誠信者人不忍欺。若昏懦之人。爲之所給。譎詐之士。則務欲容於此大不可學。

浙東之病。如和買之害。酒坊之害。置酒坊者。做不起。如鹽倉之害。如温州有數處鹽倉。置官吏甚多。而破家做得起。害民。更欲白之朝。出鹽之地。納白戶鹽。却令過私鹽。升卿

某向在浙東。吏人押安撫司牒。既僉名押字。至紹興府牒。吏亦請僉名。某當時只押字去。聞王仲行有語。此伊川所謂只第一件便做不得者。如南康舊來有文字到建康。皆用申狀。某以爲不然。是時陳福公作畱守。只牒建康僉廳。若作前宰執。只當直牒也。如南康有文字到鄰路監司。亦只合備牒。其諸

縣與鄰州用牒。却有著令。德明

因論監司巡歷受折送。曰。近法自上任許一次受。直卿曰。看亦只可量受。曰。某在浙東。都不會受。道夫

建陽簿權縣有婦人。夫無以贍。父母欲取以歸。事到官簿斷聽離。致道溪以爲不然。謂夫婦之義。豈可以貧而相棄。官司又豈可遂從其請。曰。這般事都就一邊看不得。若是夫不才不能育其妻。妻無以自給。又柰何。這似不可拘以大義。只怕妻之欲離其夫。別有曲折。不可不根究。直卿云。其兄任某處。有繼母與父不恤前妻之子。其子數人貧窶不能自活。哀鳴於有司。有司以名分不便。只得安慰而遣之。竟無如之何。曰。不然。這般所在。當以官法治之。也須追出後母責戒勵。若更離

問前妻之子。不存活他。定須痛治。因云。程先生謂舜不告而娶。舜雖不告。堯嘗告之矣。堯之告之也。以王法治之而已。因云。昔爲浙東倉時。紹興有繼母與夫之表弟通。遂爲接脚夫。擅用其家業。恣意破蕩。其子不甘來訴。初以其名分不便。却之後。趕至數十里外。其情甚切。遂與受理。委楊敬仲。敬仲後以爲子訴母不便。某告之曰。曾與其父思量否。其父身死。其妻輒棄背。與人私通。而敗其家業。其罪至此。官司若不與根治。則其父得不銜冤於地下乎。今官司只得且把他兒子頓在一邊。渠當時亦以爲然。某後去官。想成休了。初追之急。其接脚夫卽赴井。其有罪蓋不可掩。賀孫

漳州

郡中元自出公牒。延郡士黃知錄。樵施允壽。石洪慶。李唐咨。林易簡。楊士訓。及淳與永嘉徐寓。八人入學。而張教授與舊職事沮格。至是先生下學。僚屬又有乞畱舊有官學正。有司只得守法。言者不止。先生變色厲詞曰。郡守以承流宣化爲職。不以簿書財計獄訟爲事。某初到此。未知人物賢否。風俗厚薄。今已九月矣。方知得學校底裏。遂欲畱意學校。所以採訪鄉評物論。延請黃知錄。以其有恬退之節。欲得表率諸生。又延請前輩士人同爲之表率。欲使邦人士子識些向背。稍知爲善之方。與一邦之人共趨士君子之域。以體朝廷教養作成之意。不謂作之無應。弄得來沒合殺。教授受朝廷之命。分教一邦。其責任不爲不重。合當自行規矩。而今却容許多無行之人。爭訟職事。人在學。枉請官錢。都不成學校。士人先要識箇廉退之節。禮義廉恥。是謂四維。若寡廉鮮恥。雖能文要

何用。某雖不肖。深爲諸君恥之。淳。錄少異。

詣學學官。以例講書歸。謂諸生曰。且須看他古人道理意思。如何。今却只做得一篇文字讀了。望他古人道理意思處。都不

曾見。道夫。

先生熟聞知錄趙師處之爲人。試之政事。又得其實。遂首舉之。

其詞曰。履行淡醇。持心明恕。聞者莫不心服。道夫。

聞先生禁漳民禮佛朝嶽。皆所以正人心也。曰。未說到如此。只是男女混淆。便當禁約爾。侍坐諸公。各言諸處淫巫瞽惑等事。先生蹙頰嗟歎而已。因舉江西有玉降萬壽宮。太平興國宮。每歲兩處朝拜。不憚遠近奔趨。失其本心。一至於此。曰。某嘗見其如此。淡哀其愚。上昇一事。斷無此理。豈有許多入一日同登天。自後又却不見一箇登天之人。如江民事定光二

佛。其或亦甚。其佛肉身嘗留公廳。禱祈徼福。果有知道理人爲汀州。合先投畀水火以祛民惑。愚民施財崇修佛宇。所在皆然。此弊滋蔓尤甚。陳後之言泉州妖巫惑民。新立廟貌。海甌運土石。及遠來施財。遭風覆舟。相繼而不悟。曰。亦嘗望見廟宇壯麗。但尋常不喜入神廟。不及往觀。凡此皆是愚而無知者之所爲耳。謀。

鄭湜補之問戢盜。曰。只是嚴保伍之法。鄭云。保伍之中。其弊自難關防。如保頭等。易得挾勢爲擾。曰。當令逐處鄉村舉衆所推服底人爲保頭。又不然。則行某漳州教軍之法。以戢盜心。這是已試之効。因與說某在漳州。初到時。教習諸軍弓射等事。皆無一人能之。後分許多軍作三番。每日輪番入校場挽弓。及等者有賞。其不及者畱在。只管挽射。及等則止。終不及

則罷之。兩月之間。翕然都會射。及上等者亦多。後多畱刺以填闕額。其有老弱不能者。並退罷之。他若會射了。有賊盜。他是不怕他。劉叔通問韓范當初教兵甚善。先生因云。公道韓公兵法如何。又云。刺陝西義勇事。何故。這箇人恁地不曉事。儂智高反。亦是輕可底事。何故。恁地費力。劉云。聞廣中都無城郭。其處種笏木爲城。枝節生刺。刀火不能破。賀孫楊通老問趙守。斷人立後事。錯了。人無所訴。曰。理却是心之骨。這骨子不端正。少間萬事一齊都差了。如一箇印刑得不端正。看印在甚麼所在。千箇萬箇都喎斜。不知人心如何恁地暗昧。這項事。其義甚明。這般所在。都是要自用。不肯分委屬官。所以事叢雜。處置不暇。切亂斷去。在法。屬官自合每日到官長處。共理會事。如有不。至者自有罪。今則屬官雖要來。長官自不要他來。他也只得體這般法意。是。多少好。某嘗說。或是作縣。看是狀牒如何煩多。都自有箇措置。每聽詞狀。集屬官都來。列位於廳上看。有多少均分之。各自判去。到著到時。亦復如此。若是眼前易事。各自處斷。若有可疑等事。便畱在集衆較量。斷去。無有不當。則獄訟如何會壅。此非獨爲長官者省事。而屬官亦各欲自效。兼是如簿尉等初官。使之決獄。聽訟得熟。是亦教誨之也。某在漳州。豐憲送下狀如雨。初亦爲隨手斷幾件。後覺多了。恐被他壓倒了。於是措置幾隻廚子在廳上。分了頭項。送下訟來。卽與上簿。合索案底。自入一廚。人案已足底。自入一廚。一日集諸同官。各分幾件去定奪。只於廳兩邊設幙位。令逐項叙來歷。末後擬判。俟食時。卽就郡廚辦數味飲食同坐。食訖。卽逐人。以所定事較量。初間定

得幾箇來。自去做文章。都不說著事情。某不免先爲畫樣子云。某官今承受提刑司判下狀係某事。一甲家於某年某月某日有甚干照計幾項。乙家於某年某月某日有甚干照計幾項。逐項次第寫令分明。一甲家如何因甚麼事爭起到官。乙家如何來解釋互論。甲家又如何供對已前事分明了。一某年某月某日如何斷。一某年某月某日某家於某官番訴。某官又如何斷。以後幾經番訴。並畫一寫出。後面却點對以前所斷當否。或有未盡情節。擬斷在後。如此了。却把來看。中間有擬得是底。並依其所擬斷決。合追人便追人。若不消追人。便只依其所擬。回申提刑司去。有擬得未是底。或大事可疑。却合衆商量。如此事都了。並無壅滯。楊通老云。天下事體固是說道當從原頭理會來。也須是從下面細處理會將上始得。曰。固是。如做監司。只管怕訟多。措置不下。然要省狀也。不得。若不受詞訟。何以知得守令政事之當否。全在這裏見得。只如入建陽。受建陽民戶訟。這箇知縣之善惡便見得。如今做守令。其弊百端。豈能盡防。如胥吏沈滯公事。邀求於人。人皆知可惡。無術以防之。要好。在嚴立程限。他限日到。自要苦苦邀索不得。若是做守令。有可以白于沈滯底事。便是無頭腦。須逐事上簿。逐事要了。始得。某爲守。一日詞訴。一日著到。合是第九日亦詞訟。某却罷了。此日詞訟。明日是休日。今日便刷起。一句之內。有未了事。一齊都要了。大抵做官。須是令自家常閑。吏胥常忙。方得。若自家被文字來叢了。討頭不見。吏胥便來作弊。做官須是立綱紀。綱紀既立。都自無事。如諸縣發簿曆到州。在法。本州點對自有限日。如初聞是本州

磨算司。便自有十日限。却交過通判審計司。亦有五日限。今到處並不管著限日。或遲延一月。或遲延兩三月。以邀索縣道。直待計囑滿其所欲。方與呈州。初過磨算司。使一番錢了。到審計司。又使一番錢。到俸廳。發回呈州。呈覆。吏人又要錢。某會作簿。知其弊。於南康及漳州。皆用限日。他這般法。意甚好。後來一向埋沒了。某每到。卽以法曉諭。定要如此。亦使磨底磨得子細。審底審得子細。有新簿舊簿不同處。便批出理會。初間吏輩。以爲無甚緊要。在漳州。押下縣簿。付磨算司。及審計司。限到滿日。却不見到。根究出。乃是交點司。未將上。卽時決兩吏。後來却每每及限。雖欲邀索。也不敢遷延。縣道知得限嚴。也不被他邀索。如此等事。整頓得幾件。自是省事。此是大綱紀。如某爲守。凡遇支給官員俸給。預先示以期日。到此日。只要一日支盡。更不留未支。這亦防邀索之弊。看百弊之多。只得嚴限以促之。使他大段邀索不得。又曰。某人世爲良宰。云要緊處有八字。開除民丁。剗割戶稅。世世傳之。又曰。法初立時。有多少好意思。後來節次。臣僚胡亂申請。皆變壞了。如父母在堂。不許異財。法意最好。今爲人父母。在不異財。却背地去典賣。後來却昏賴人。以一時之弊。變萬世之良法。只是因某人私意申請。法儘有好處。今非獨下之人。不畏法。把法做文具事。上自朝廷。也只把做文具行了。皆不期於必行。前夜說上下視法令。皆爲閑事。如不許州郡監司饋送。幾番行下。而州郡監司亦復如前。但變換名目。多是做忌日。去寺中焚香。於是皆有折送。其數不薄。間有甚無廉恥者。本無忌日。乃設爲忌日。焚香以圖饋送者。朝廷詔令。事事都如此。

無紀綱。人人玩弛。可慮。可慮。又曰。只如省部有時行下文字。儘有好處。只是後來付之胥吏之手。都沒收殺。某在漳州。忽行下文字。應諸州用鑄印處。或有闕損磨滅底。並許申上。重行改造。此亦有當申者。如合有鑄印處。乃是兵刑錢穀處。如尉有鑄印。亦有管部弓兵司理主郡刑獄。乃無鑄印。後來申去。又如掉在水中一般。過得幾時。又行文字來。又申去。又休了。如今事事如此。省部文字。一付之吏手。一味邀索。百端阻節。如某在紹興。有納助米人。從縣保明到州。州保明到監司。監司方與申部。忽然部中又行下一文字來。再令保明。某遂與逐一詳細申去云。已從下一一保明訖。未委今來因何再作行移。如此申去。休了。後來忽又行下來云。助米人稱進士。未委是何處。幾時請到文解。還是鄉貢如何。節一一牒問上來。這是叵耐不叵耐。他事事敢如此邀索取索。當初朝廷只許進士助米。所謂進士。只是科舉終場人。如何敢恁地說。某當時若便得這省吏在前。即時便與刺兩行字配將去。然申省去。將謂省官須治此吏。那裏治他。又如奏罷一縣令。即申請一面差人待闕。候救荒事訖。交割下替。不知下替便來爭。上去部裏論。部裏便判罷權官。後來與申去云。元初差這人。乃是奉聖旨令救荒。盡與備許多在前。及後部中行下。乃前列聖旨了。後乃仍舊自云。合還下替。交割職事。直是恁地胡亂行移。略不知有聖旨。那箇權官見代者來得恁地急。不能與爭。自去了。賀孫

敬之問淳熙事類。本朝累聖刪定刑書。不知尚有未是處否。曰。正緣是刪改太多。遂失當初立法之意。如父母在堂。不許分

異。此法意極好。到後來因有人親在。私自分析。用盡了。到親
亡。却據法負賴。遂著令許私分。又某往在臨漳。豐憲送一項
公事。有人情願不分。人皆以爲美。乃是有寡嫂孤子。後來以
計嫁其嫂。而又以已子添立。併其產業。後委鄭承看驗。逐項
剖析子細。乃知其情。孫

頃常欲因奏對言一事而忘之。諸州軍兵衣絹或非所有。則以
上供錢對易於出產州軍。最爲煩擾。如漳州舊與信處二州
對易。每歲本州爲兩州包認。上供錢若干。盡數解納。而兩州
絹絕不來。太守歲遣書饋懇情。恬不爲意。或得三分之一。措
發到一半極矣。然絹紕薄而價高。常致軍人怨詈。傅景仁初
解漳州。以支散衣絹不好。爲軍人喊噪。不得已以錢貼支。始
得無事。歲以爲苦。興化取之台州。更是回遠。此事最不難理
會。而無一人肯言之者。不知何故。旣知漳不出絹。信州處州
有之。何不令兩州以所合發納。上供錢輸絹左藏。只令漳州
以錢散軍人。豈不兩便。軍人皆願得錢。不願得絹。蓋今絹價
每疋三千省。而請錢則得五千省故也。此亦當初立法委曲
勞複之過。改之何妨。側

本州鬻鹽。最爲毒民之橫賦。屢經旨罷而復屢起。先生至。石丈
屢言其利害曲折。先生卽散榜。先罷瀕海十一鋪。其餘諸鋪。
擬俟經界正賦旣定。然後悉除之。至是諸鋪解到鹽錢。諸庫
皆充塞。先生曰。某而今方見得鹽錢底裏。與郡中歲計無預。
前後官都被某見過。無不巧作名色支破者。古者山澤之利。
與民共之。今都占了。是何理也。合盡行除罷。而行迫無及矣。
淳

本朝立法以知州爲不足恃。又置通判分掌財賦之屬。然而知州所用之財。下面更有許多幕職官通管。尚可稽考。惟通判使用更無稽考。通判廳財賦極多。某在漳州。凡胥吏輩窠坐。有優輕處。重難處。盡與他擺換一次。優者移之重處。重者移之優處。惟通判廳人吏不願移換。某曰。你若不肯。盡與你斷罷。於是皆一例擺換。蓋通判廳財賦多。恣意侵漁。無所稽考也。備

問欲行經界本末。曰。本一官員姓唐。上殿論及此。尋行下漳泉二州相度。本州申以爲可行。而泉州顏尚書操兩可之說。致廟堂疑貳。却是因黃伯耆輪對再論。其劄子未極好。如云。今日以天下之大。公卿百官之衆。商量一經界。三年而不成。使更有大於此者。將若之何。上如其請。即時付出。三省宰執奏請。又止。且行於漳州。且事當論是非。若經界果可行。當行於三州。若不可行。則皆當止。漳與泉州接壤。今獨行於漳州。果何謂。某云。今農務已興。乃差官措置。豈是行經界之時。去冬好行。乃不行。廟堂何不略思。曰。今日諸公。正是如此滾纏過。故做到公卿。如少有所思。則必至觸礙。安得身如此之安。若放此心於天地間。公平處置。則何事不可爲。去年上朝廷文字。及後來抗祠請。皆有後時之慮。今日却非避事。可學經界料。半年便都了。以半年之勞。而革數百年之弊。且未說到久。亦須四五十年未便卒壞。若行。則令四縣特作四樓以貯簿籍。州特作一樓以貯四縣之圖帳。不與他文書混。闔郡皆曰。不可者。只是一樣人。田多稅少。便造說嗾嚇。以爲必有害無利。一樣人是憚勞懶做事。却被那說所誣。遂合辭以爲不

可。其下者因翕然從之。或曰。亦是民間多無契。故恐耳。曰。十分做一分無契。此只一端耳。况某亦許無契者來自陳。或曰。只據民戶見在田。不必索契。如何。曰。如此則起無限爭訟。必索契。則無限爭訟過矣。今之為縣。真有愛民之心者十人。則十人以經界為利。無意於民者十人。則十人以經界為害。今之民。只教貧者納稅。富者自在收田置田。不要納稅。如此則人便道好。更無些事不順他。便稱頌為賢守。淳

因論漳泉行經界事。假未得人。勢亦著做。古人立事。亦硬擔當著做。以死繼之而已。韓魏公作相。溫公在言路。凡事頗不以魏公為然。魏公甚被他激撓。後來溫公作魏公詞堂記。却說得魏公事分明。見得魏公不可及處。溫公方心服他。記中所載魏公之言曰。凡為人臣者。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

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為哉。

公為此言時。乃仁宗之末。英宗之初。蓋朝廷多故之時也。大必

○人傑錄云。某在臨漳。欲行經界。只尋得善熟者數人。任之大抵立事。須要人才。若人才難得。不成。便休。須著做去。又一條云。立事之人。須要硬擔當。死生以之。如韓魏公之立英廟。英廟即位。繼感風疾。魏公當時只是鎮之以靜。及英廟疾亟。迎立穎王。或曰。若主上復安。將如之何。魏公曰。不過為太上皇耳。溫公為諫官。魏公甚苦之。及作魏公祠堂記。有數語形容魏公最好。是他見得魏公不可及處。

先生於州治射堂之後圃。畫為井字九區。中區石甃為高壇。中之後區為茆菴。菴三牕。左牕櫺為泰卦。右為否卦。後為復卦。前扇為剝卦。菴前接為小屋。前區為小茅亭。左右三區。各列植桃李。而間以梅。九區之外。圍繞植竹。是日遊其間。笑謂諸生曰。上有九疇八卦之象。下有九丘八陣之法。淳

先生庚戌四月至臨漳。淳罷省試歸。至冬至始克拜席下。明年。

先生以喪嫡子丐祠甚堅。當路者又以經界一奏先生持之力。雖已報行。而終以不便已爲病。幸其有是請也。卽爲允之。四月主管鴻慶宮加秘閣修撰。二十九日遂行。淳遂至同安縣東之沈井鋪而別。實五月二日也。先生臨漳首尾僅及一期。以南陬做陋之俗。驟承道德正化。始雖有欣然慕而亦有譁然疑。譁然毀者。越半年後。人心方肅然。以定僚屬厲志節。而不敢恣所欲。仕族奉繩檢。而不敢干以私。胥徒易慮。而不敢行姦。豪猾斂蹤。而不敢冒法。平時習浮屠爲傳經禮塔朝岳之會者。在在皆爲之屏息。平時附鬼爲妖。迎遊於街衢而掠抄於閭巷。亦皆相視斂戢。不敢輒舉。良家子女從空門者。各閉精廬。或復人道之常。四境狗偷之民。亦望風奔遁。改復生業。至是及朞。正爾安習先生之化。而先生行矣。是豈不爲恨哉。淳

先生因說邑中隕星。恐有火災。縣官禱禳云。豈可不修人事。合

當拘家家蓄水警備。

因舉漳州之政。○賀孫

建寧自鄭丙程大昌至今。聖節不許僧子陞堂說法。他處但人不敢擔當住罷。某在臨漳。且令隨例祝香。只不許人問話。頃會存叙知青州。請一僧開堂。觀者甚衆。其僧忽云。此知州。是你青州半面天子。存叙大皇恐。卽時自劾。枷此僧送獄。必大先生除江東漕。辭免。文蔚問萬一不容辭免。則當如何。曰。事便是如此。安排不得。此已辭了。而今事却在他這裏。如何預先安排得。文蔚

潭州

在潭州時。詣學陞堂。以百數籤抽八齋。每齋一人。出位講大學

一章講畢。教授以下請師座講說大義。曰。大綱要緊。只是前面三兩章。君子小人之分。却在誠其意處。誠於爲善。便是君子。不誠底。便是小人。更無別說。琮

問先生到此再詣學矣。不知所以教諸生者。規模如何。曰。且教他讀經書。識得聖人法語。大訓曰。卿來南康白鹿學規。却是教條。不是官司約束。曰。屢欲尋訪湖學舊規。尚此未獲。曰。先生如此教人。可無躐等之患。曰。躐等何害。若果有會躐等之人。自可敬服。曰。何故。曰。今若有人在山脚下。便能一躍在山頂上。何幸如之。政恐不由山脚。終不可以上山頂耳。琮

先生至嶽麓書院。抽簽子。請兩士人講大學。語意皆不分明。先生遽止之。乃諭諸生曰。前人建書院。本以待四方士友。相與講學。非止爲科舉計。某自到官。甚欲與諸公相與講明。一江之隔。又多不暇。意謂諸公必皆留意。今日所說。反不如州學。又安用此贅疣。明日煩教授諸職事。共商量一規程。將來參定。發下兩學。共講磨此事。若只如此不畱心。聽其所之。學校本是來者不拒。去者不追。豈有固而畱之之理。且學問自是人合理會底事。只如明明德一句。若理會得。自提省人多少。明德不是外面將來安在身上。自是本來固有底物事。只把此切已做工夫。有甚限量。此是聖賢緊要警策人處。如何不去理會。不理會學問。與蚩蚩橫目之氓何異。謙

客說社倉訟事。曰。如今官司鶻突。都無理會。不如莫辨。因說如今委送事。不知屬官能否。胡亂送去。更無分曉了絕時節。某在潭州時。州中僚屬。朝夕相見。却自知得分曉。只縣官無由得知。後來區處。每月版帳錢。令縣官逐人輪番押來。當日畱

住。試以公事。又怕他鶻突寫來。却與立了格式云。今蒙使府
委送某事如何。一某人於某年月日於某處理某事。某官如
何斷一。又於某時某再理。某官如何斷一。某今看詳此事理
如此。於條合如何結絕。如此。人之能否。皆不得而隱。木之
問先生須更被大任用。曰。某何人。安得有此。然亦做不得。出
來便敗。且如在長沙城。周圍甚廣而兵甚少。當時事未定。江
上洶洶。萬一兵潰。必趨長沙。守臣不可去。只是浪戰而死。此
等事。須是有素定家計。魏公初在五路。治兵積粟爲五年計。
然後大舉。因虜人攻犯淮甸。不得已爲牽制之師。事旣多違。
魏公久廢。晚年出來便做不得。欲爲家計。年老等不得了。只
是逐急去。所以無成。某今日亦等不得了。規模素不立。才出
便敗。德明

或問修城事云。修城一事。費亦浩瀚。恐事大力小。兼不得人。亦
難做。如今只靠兩寨兵。固是費力。又無馭衆之將可用。張倅
云。向來靖康之變。虜至長沙。城不可守。雖守臣之罪。亦是濶
遠難守。曰。向見某州修城。亦以濶遠之故。稍縮令狹。却易修。
周伯壽云。前此陳君舉說長沙米倉酒庫自在城外。萬一修
得城完。財物盡在城外不便。只當移倉庫。不當修城。曰。此是
秀才家應科舉議論。倉庫自當移。城自當修。先生又云。向見
張安國帥長沙。壁間掛一修城圖。計料甚子細。有人云。如何
料得如此。恐可觀不可用。張帥自後便卷了圖子。更不說著。
周益公自是怕事底人。不知誰便說得他動。初益公任內。只
料用錢七萬。今覩瓦之費。已使了六萬。所餘止一萬。初料得
少。如今朝廷亦不肯添了。謙

而今官員不論大小。盡不見客。敢立定某日見客。某日不見客。甚至月十日不出。不知甚麼條貫如此。是禮乎法乎。可怪。不知出來與人相應接少頃。有甚辛苦處。使人之欲見者。等候不能得見。或有急幹欲去。有甚心情等待。欲吞不可。欲吐不得。其苦不可言。此等人。所謂不仁之人。心都頑然無知。抓著不痒。搯著不痛矣。小官嘗被上位如此而非之矣。至他榮顯。又不自知矣。因言夏漕每日先見過往人客了。然後請職事官相見。蓋恐慢職官稟事多時。過客不能久候故也。潭州初一十五例不見客。諸司皆然。某遂破例令皆相見。先生在潭州每間日

一詣學士人見於齊中官員則於府署。個

今人獄事。只管理會要從厚。不知不問是非善惡。只務從厚。豈不長姦惠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其所犯。考其實情。輕重厚薄。付之當然可也。若從薄者固不是。只云我只要從厚。則此病所係亦不輕。某在長沙治一姓張人。初不知其惡。如此。只因所犯追來。久之乃出頭。適有大赦。遂且與編管。後來聞得此人凶惡不可言。人只是平白地打殺不問。門前有一木橋。商販者自橋上過。若以柱杖拄其橋。必捉來弔縛。此等類甚多。若不痛治。何以懲戒。公等他日仕宦。不問官大小。每日詞狀須置一簿。穿字號錄判語到事。亦作一簿。發放文字。亦作一簿。每日必勾了號。要一日內許多事都了。方得。若或做不辦。又作一簿記未了事。日日檢點了。如此方不被人瞞了事。今人只胡亂隨人來理會。來與不來都未知。豈不誤事。銖過甲寅年見先生。聞朋輩說。昨歲虜人問使人云。南朝朱先生出處如何。對以本朝見擢用。既歸卽白堂。所以得帥長沙之

然皆託於士大夫之公論。而實出於此曹之私意。且如監司守臣薦屬吏。蓋有受宰相臺諫風旨者。况此曹奸僞百出。何所不可。臣往蒙賜對。亦嘗以此爲說。聖諭謂爲不然。臣恐疏遠所聞不審。退而得之士大夫。與夫防夫走卒。莫不謂然。獨陛下未之知耳。至去者未遠而復還。謂甘昇問上曰。陛下知此人否。上曰。固是。但洩漏文書。乃是他子弟之罪。對曰。豈有子弟有過而父兄無罪。然此特一事耳。此人挾勢爲奸。所以爲盛德之累者多矣。上曰。高宗以其有才薦過來。對曰。小人無才尚可。小人有才。鮮不爲惡。上因舉馬蘇論才德之辯云云。至當言責者懷其私以緘默。奏曰。陛下以曾任知縣人爲六院察官。闕則取以充之。雖曰親擢。然其涂轍一定。宰相得以先布私恩於合入之人。及當言責。往往懷其私恩。豈肯言其

過失。上曰。然。近日一事可見矣。至知其爲賢而用之。則用之唯恐其不速。聚之唯恐其不多。知其爲不肖而退之。則退之唯恐其不早。去之唯恐其不盡。奏曰。豈有慮君子太多。須畱幾箇小人在裏。人之治身亦然。豈有慮善太多。須畱些惡在裏。至軍政不修。士卒愁怨。曰。主將刻剝士卒以爲苞苴。陞轉階級。皆有成價。上曰。却不聞此。果有時。豈可不理會。卿可子細採探。却來說。末後辭云。照對江西。係是盜賊刑獄浩繁。去處久闕。官正。臣今迺遷前去之任。不知有何處分。上曰。卿自詳練。不在多囑。閱祖

今之兵官。有副都總管路鈐路分都監統領將官州鈐轄州都監。而路鈐路分統領之類。多以貴游子弟處之。至如副都總管。事體極重。向以節度使爲之。後有以修武郎爲之者。如州

統領。至有下班祇應爲之者。此士夫所親見。只今天下無虞。邊境不聳。故無害。萬一略有警。便難承當。兵政病敗。未有如今日之甚者。某屢言於壽皇。壽皇謂某曰。命將國之大事。非朝廷之公選。卽諸軍之公薦。決無他也。某奏云。陛下但見列薦於朝廷之上。以爲是皆公選。而不知皆結托來爾。且如今之文臣列薦者。陛下以爲果皆出於公乎。不過有勢力者一書便可得。壽皇曰。果爾。誠所當察。卿其爲朕察之。道夫

寧宗朝

初見先生。卽拜問云。先生難進易退之風。天下所共知。今新天子嗣位。乃幡然一來。必將有論建。先生笑云。只爲當時不合出長沙。在官所有召命。又不敢固辭。又云。今旣受了侍從職名。却不容便去。先生云。正爲如此。又笑云。若病得狼狽時。也只得去。自修

在講筵時論嫡孫承重之服。當時不曾帶得文字行。旋借得儀禮看。又不能得分曉。不免以禮律爲證。後來歸家檢注疏看。分明說嗣君有廢疾。不任國事者。嫡孫承重。當時若寫此文。字出去。誰人敢爭。此亦講學不熟之咎。人傑

祧僖祖之議。始於禮官許及之。曾三復永嘉諸公合爲一辭。先生獨建不可祧之議。陳君舉力以爲不然。趙揆亦右陳說。文字旣上。有旨次日引見。上出所進文字云。高宗不敢祧。壽皇不敢祧。朕安敢祧。再三以不祧爲是。旣退而政府持之甚堅。竟不行。唯謝中丞入文字。右先生之說。乞且依禮官初議。爲樓大防所繳。卒祧僖祖云。閻祖

先生檢熙寧祧廟議。示諸生云。荆公數語是甚次第。若韓維孫

固張師顏等所說如何及得他最亂道是張師顏說當時親法之議也如此。是多少人說都說不倒。東坡是甚麼樣會辯也說得不甚切。荆公可知是動得人主。前日所論欲祧者其說不出三項。一欲祧僖祖於夾室。以順翼宣祖所祧之主。祧焉。但夾室乃偏側之處。若藏列祖於偏側之處。而太祖以孫居中尊。是不可也。一是欲祧景靈宮。景靈宮元符所建。貌象西畔。六人東向。其四皆衣道家冠服。是四祖。二人通天冠絳紗袍。乃是太祖太宗。暗地設在裏。不敢明言。某書中有一句說云云。今既無頓處。況元初奉祀景靈宮。聖祖是用簠簋籩豆。又是蔬食。今若祧列祖。主祭時須用葷腥。須用牙盤食。這也不可行。又一項是欲立別廟。某說若立別廟。須大似太廟。乃可。又不知祧祭時如何。終不成四人令在那一邊。幾人自在這一廟。也只是不可。不知何苦如此。其說不過但欲太祖正東向之位。別更無說。他所謂東向。又那會考得古時是如。何東向。都不會識。只從少時讀書時。見奏議中有說甚東向。依稀聽得。如今廟室甚狹。外面又接簷。似乎濶三丈。深三丈。祭時各捧主出祭。東向位便在楹南簷北之間。後自坐空。昭在室外。後却靠實。穆却在簷下一帶。亦坐空。如此。則東向不足為尊。昭一列。却有面南居尊之意。古者室中之事。東向乃在西南隅。所謂與。故為尊。合祭時。太祖位不動。以羣主入就尊者。左右致饗。此所以有取於東向也。今堂上之位。既不足以為尊。何苦要如此。乃使太祖無所自出。祝禹圭云。僖祖以上皆不可考。曰。是不可考。要知定是有祖所自出。不然。僖祖却從平地爆出來。是甚說話。問郊則如何。曰。郊則自以太祖

配天。這般事最是宰相沒主張。奏議是趙子直編。是他當初已不把荆公做是了。所以將那不可祧之說皆附於注脚下。又甚率略。那許多要祧底話。却作大字寫。不知那許多是說箇甚麼。只看荆公云。反屈列祖之主。下耐子孫之廟。非所以順祖宗之孝心。如何不說得人主動。當時上云。朕聞之矍然。敢不祗允。這許多只閑說。只是好勝。都不平心看道理。又云。某嘗在上前說此。上亦以爲不可云。高宗既不祧。壽皇既不祧。朕又安可爲。柰何都無一人將順這好意思。某所議。趙丞相白乾地不付出。可怪。賀孫

問本朝廟制。韓維請遷僖祖。孫固欲爲僖祖立別廟。王安石欲以僖祖東向。其議如何。曰。韓說固未是。孫欲立別廟如姜嫄。則姜嫄是婦人。尤無義理。介甫之說却好。僖祖雖無功德。乃是太祖嘗以爲高祖。今若東向。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併者也。近者孝宗耐廟。趙丞相主其事。因祧宣祖。乃併僖祖祧之。令人毀拆僖祖之廟。當時集議。某不會預。只入文字。又於上前說此事。末云。臣亦不敢自以爲是。更乞下禮官與群臣集議。趙丞相遂不付出。當時會無玷陳君舉之徒。全然不曉。但謝子肅章茂獻。却頗主某說。又孫從之云。僖祖無功德。某云。且如秀才起家貴顯。是自能力學致位。何預祖宗。而朝廷贈官必及三代。如公之說。則不必贈三代矣。僖祖有廟。則其下子孫當祧者。置於東西夾室。於理爲順。若以太祖爲尊。而自僖祖至宣祖。反置於其側。則太祖之心安乎。又問趙丞相平日信先生。何故如此。曰。某後來到家。檢渠所編本朝諸臣奏議。正主韓維等說。而作小字附注王安石之說於其下。此惡

王氏之僻也。又問廟門堂室之制。曰：古之士廟，如今之五架屋，以四分之一為室，其制甚狹。近因在朝，見太廟之堂亦淺。禘祭時，太祖東向，乃在虛處，群穆輩簷而坐。臨祭皆以帟幙圍之。古人惟朝踐在堂，它祭皆在室中。戶近東，則太祖與昭穆之位，背處皆實。又其祭，逐廟以東向為尊，配位南向。若朝踐以南向為尊，則配位西向矣。又問：今之州縣學，先聖有殿，只是一虛做處，則堂室之制不備。曰：古禮無塑像，只云先聖位向東。又問：若一理會，則更無是處。曰：固是。人傑太廟向有十二室，今祔孝宗，却除了僖祖宣祖兩室，止有十一室，止有八世，進不及祖宗時之九，退不得如古之七。豈有祔一宗而除兩祖之理。况太祖而上，又豈可不存一始祖。今太祖在廟，而四祖並列四夾室，亦甚不便。某謂：止祔宣祖，合存僖祖。既有一祖在上，以下諸祖列於西夾室，猶可。或言周祖后稷，以其有功德，今僖祖無功，不可與后稷並論。某遂言：今士大夫白屋起家，以至榮顯，皆說道功名是我自致，何關於乃祖。乃父，則朝廷封贈三代，諸公能辭而不受乎。况太祖初來，自尊僖祖為始祖，諸公必忍去之乎。某聞，一日集議，遂辭不赴。某若去時，必與諸公合炒去。乃是陳君舉與趙子直自如此做。曾三復孫逢吉亦主他說。中間若謝子肅、章茂獻、張春卿、樓大防皆以為不安云。且待朱丈來商量。曾三復乃云：乘此機會，祔了。這是甚麼事。乘機投會，恁地急。某先有一奏議投了。樓張諸公上劄，乞降出朱某議。若某言近理，臣等敢不遵從。趙子直又不付出。至於乘夜撤去僖祖室，兼古時遷廟，又豈應如此。偶一日接奉使兩府侍從皆出，以官驛狹，侍

郎幙次在茶坊中。而隔幙次說及此。某遂辨說一番。諸公皆順聽。陳君舉謂今各立一廟。周時后稷亦各立廟。某說周制與今不同。周時豈特后稷各立廟。雖報王也。自是一廟。今立廟若大於太廟。始是尊祖。今地步狹窄。若別立廟。必做得小。小廟字名曰尊祖。實貶之也。君舉說幾句話。皆是臨時去檢注脚來說。某告之云。某所說底。都是大字印在那裏底。却不是注脚細字。向時大廟一帶十二間。前堂後室。每一廟各占一間。祧廟之主。却在西夾室。今立一小廟在廟前。不知中間如何安排。後來章茂獻謝溪甫諸公。皆云。悔不用朱丈之說。想也。且恁地說。正淳欲借奏草看。曰。今事過了。不須看。實孫

集議欲祧僖祖。正太祖東向之位。先生以為僖祖不可祧。惟存此。則順翼宣祧祖。可以禮入。劉知夫云。諸公議欲立僖祖廟。為別廟。陳君舉舍人引闕宮為故事。先生曰。闕宮詩而今人都說錯了。又因論周禮祀先王以袞冕。祀先公以鷩冕。此乃不敢以天子之服加先公。故降一等。直卿云。恐不是。祭以大夫之義。先生曰。祭自用天子禮。只服略降耳。時舉

問甲寅祧廟。其說異同。曰。趙丞相初編奏議時。已將王介甫之說不作正文寫。只注小字在下。又曰。祧廟亦無毀拆之理。曰。會入文字論祧朝奏云。此事不可輕易。上云。說得極好。以高宗廟不會議祧。孝宗朝不會議祧。卿云。不可輕易。極是。又奏云。陛下既以臣言為然。合下臣章疏集議。却不會降出。過今日偶見韓持國廟議。都不成文字。元祐諸賢文字大率如此。只是胡亂討得一二浮辭引證。便將來立議論抵當他人。似此樣議論。如何當得王介父。所以當時只被介父出。便揮動

一世更無人敢當其鋒。只看王介甫廟議。是甚麼樣文字。他只是數句便說盡。更移動不得。是甚麼樣精神。這幾箇如何當得他。伊川最說得公道。云。介父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又曰。朱公揆排禪學劄子。其所以排之者甚正。只是這般樣論。如何排得他。也是胡亂討幾句引證。便要斷倒他。可笑之

甚。時呂正獻公作相。好佛。士大夫競往參禪。寺院中入室陞堂者皆滿。當時號為禪鑽。去聲。故公揆上疏乞禁止之。○

實錄院略無統紀。修撰官三員。檢討官四員。各欲著撰。不相統攝。所修前後往往不相應。先生嘗與衆議。欲以事目分之。譬之六部。吏部專編差除。禮部專編典禮。刑部專編刑法。須依次序編排。各具首末。然後類聚為書。方有條理。又如一事而記載不同者。須置簿抄出。與衆會議。然後去取。

底在。唯葉正則不從。

葉為檢討正修高宗實錄。○闕祖

今之史官。全無相統攝。每人各分一年去做。或有一件事。頭在第一年。末梢又在第二三年者。史官只認分年去做。及至把來。全鬪湊不著。某在朝時建議。說不要分年。只分事去做。且天下大事。無出吏禮兵刑工戶六件事。如除拜注授是吏部事。只教分得吏事底人。從建炎元年逐一編排。至紹興三十二年。他皆倣此。却各將來編年逐月類入。衆人不從。某又云。若要逐年做。須是實置三簿。一簿關報上下年事首末。首當附前年某月。末當附後年某月。一簿承受所關報本年合入事件。一簿考異。向後各人收拾得。也存得箇本。又別置一簿。列具合立傳者若干人。某人傳。當行下某處。收索行狀墓誌等文字。專牒轉運司疾速報應。已到者鈎銷簿。未到者據數

再催庶幾易集。後來去國。聞此說又不行。賜

而今史官不相統總。只是各自去書。書得不是。人亦不敢改。更
是他書了。亦不將出來。據他書放那裏。知他是不是。今雖有
那日曆。然皆是兼官。無暇來修得。而今須是別差六人。鎖放
那裏。教他專工修。方得。如近時作高宗實錄。却是教人管一
年。這也不得。且如這一事。頭在去年。尾在今年。那書頭底不
知尾。書尾底不知頭。都不成文字。如爲臣下作傳。某將來看
時。說得詳底。只是寫行狀。其略底。又恰如春秋樣。更無本末
可攷。又有差除去了底。這一截又只休了。如何地稽攷。據某
看來。合分作六項。人管一事。謂如刑事。便去關那刑部文字
看。他那用刑。皆有年月。恁地把來編類。便成次序。那五者皆
然。俟編一年成了。却合斂來。如元年五月一日有某事。這一

月內事。先後便皆可見。且如立傳。他那日曆上。薨卒皆有年
月在。這便當印板行下諸州。索行實墓誌之屬。却令運司專
差一人督促。史院却去督促運司。有未到底。又刷下去催來。
便恁地。便好得成箇好文字。而今實錄。他們也是將日曆做
骨。然却皆不會實用心。有時攷不得。後將牒下州縣去討。那
州郡不應。也不管恁地。如何解理會得。義剛

近世修史之弊。極甚。史官各自分年去做。既不相關。又不相示。
亦有事起在第一年。而合殺處在二年。前所書者。不知其尾。
後所書者。不知其頭。有做一年未終。而忽遷他官。自空三四
月日。而不復修者。有立某人傳。移文州郡。索事實。而竟無至
者。嘗觀徽宗實錄。有傳極詳。似只寫行狀墓誌。有傳極略。如
春秋樣。不可曉其首末。雜手所作。不成倫理。然則如之何。本

朝史以曆日爲骨。而參之以他書。今當於史院置六房。吏各專掌本房之事。如周禮官屬下所謂史幾人者。卽是此類。如吏房有某注差。刑房有某刑獄。戶房有某財賦。皆各有冊。系日月而書。其吏房有事涉刑獄。則關過刑房。刑房有事涉財賦。則關過戶房。逐月接續爲書。史官一閱。則條目具列。可以依據。又以合立傳之人。列其姓名於轉運司。令下諸州。索逐人之行狀事實墓誌等文字。專委一官掌之。逐月送付史院。如此。然後有可下筆處。及異日史成之後。五房書亦各存之。以備漏落。

君舉謂不合與諸公爭辯。這事難說。嘗記得林少穎見人好說話。都記寫了。嘗舉一項云。國家嘗理會山陵。要委諭民間遷去祖墳事。後區處未得。特差某官前往定奪。果當如何。這箇官人看了。乃云。只消看中做。林說這話說得不是。當時只要理會當遷與不當遷。當遷去。雖盡去亦得。若不當遷。雖一毫不可動。當與不當。這便是中。如何於二者之間酌中做。此正是今時人之大病。所以大學格物窮理。正要理會這些。須要理會教是非端的分明。不如此定不得。如初間看善惡。如隔一牆。只管看來。漸漸見得善惡。如隔一牆。看得隔一壁底。已自勝似初看隔一牆底了。然更看得又如隔一幅紙。這善惡只是爭些子。這裏看得直是透。善底端的是善。惡底端的是惡。略無些小疑似。大學只要論箇知與不知。知得切與不切。先生看天雨。憂形於色。云。第一且是殯官。掘箇窟在那裏。如何保得無水出。梓宮甚大。殯官今濶四丈。自成池塘。柰何柰何。這雨浸淫已多日。柰何。賀孫

是夜雨甚。先生屢惻然憂歎。謂明日掩殯。雨勢如此。柰何。再三憂之。賀孫問紹興山陵土甚卑。不知如何。曰。固是可慮。只這事。前日既在那裏都說來。只滿朝無一人可恃。卒爲下面許多陰陽官占住了。問聞趙丞相前亦入文字。說得甚好。曰。是說得煞好。後來一不從也。只住了。自高宗殯官時。在蜀中入文字說此。今又舉此。不知如何。又只如此住了。某初到亦入一文字。後來却差孫從之相視。只孫從之是朝中煞好人。他初間畫三項利害云。展發引之期。別卜殯官。上策也。只依舊在紹興。下策也。說得煞力。到得相視歸來。更說得沒理會。到後來又令集議。初已告報日子。待到那一日四更時。忽扣門報云。不須集議。待問其故。云。已再差官相視。時鄭惠叔在吏書。乃六部之長。關集都是他。當時但聽得說差官。便止了衆人集議。當時若得集議一番。須說得事理分明。初孫從之去那會得看子細。纔到那裏。便被守把老闍促將去。云。這裏不是久立處。某時在景靈宮行香。聞此甚叵耐。卽與同坐諸人說。如此亦不可不說。遂回聚於鄭惠叔處。待到那裏更無一人下手作文字。只管教某。某云。若作之何辭。止緣某前日已入文字。今作出又止此意思。得諸公更作。庶說得更透切。都只管說。更無人下手。某遂推劉得修作。劉遂下手。鄭惠叔又顧左右。卽取紙筆令劉作。衆人合湊遂成。待去到待漏院要進。都署銜位。各了。黃伯耆者。他已差做相視官。定了不簽。他又來須要簽。又換文字將上。待得他去相視歸來。却說道自好。這事遂定。滿朝士夫都靠不得。便如此這般事。爲臣子

須做一家事。盡心竭誠乃可。明知有不穩當。事大體重如此。如何住得。他說須要山是如何。水須從某方位盤轉。經過某方位。從某方位環抱。方可用。不知天地如何恰生這般山。依得這般樣子。更莫管他也。依他說。爲臣子也。須盡心尋求。那知不有如此樣。驀忽更有也。未可知。如何便住得。聞亦自有入來說幾處可用。都被那邊計較阻抑了。又云。許多侍從也。不學。宰相也不學。將這般大事。只恁地做。且如祧廟集議。某時怕去爭炒。遂不去。只入文字。後來說諸公在那裏。羣起譁然。甚可畏。宰相都自怕了。君與所主廟議。是把禮記祖文王宗武王爲據。上面又說祖契而宗湯。又引詩小序禘太祖。詩序有甚牢固。又引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那時自是卜洛之始。未定之時。一時禮數如此。又用國語。亦是難憑。

器之間。濮議如何。先生曰。歐公說。固是不是。辨之者。亦說得偏。旣是所生。亦不可不略。是殊異。若止封皇伯。與其他皇伯等。亦不可。須封號爲大王之類。乃可。伊川先生有說。但後來已自措置得好。凡祭享禮數。一付其下面子孫。朝廷無所預。賀孫

林文說。彭子壽。彈韓侂胄。只任氣性。不顧國體。致侂胄大憾。放趙相。激成後日之事。曰。他絕不曉事情。率爾而妄舉。淳

丙辰後

正卿問命江陵之命。將止於三辭。曰。今番死亦不出。纔出便只是死。賀孫

直卿云。先生去國。其他人不足責。如吳德夫。項平父。楊子直。合乞出。先生曰。諸人怕做黨錮。看德定是不解恁地。且如楊子

直前日。纔見某入文字。便來勸止。且攢著脣做許多模樣。某對他云。公何消得恁地。如今都是這一串說話。若一向絕了。又都無好人去。賀孫

季通被罪臺謂及先生。先生飯罷。樓下起西序行數回。卽中位打坐。賀孫退歸精舍告諸友。漢卿筮之得小過。公弋取彼在穴。曰。先生無虞。蔡所遭必傷。卽同輔萬季弟至樓下。先生坐睡甚酣。因諸生偶語而覺。卽揖諸生。諸生問所聞蔡丈事如何。曰。州縣捕索甚急。不曉何以得罪。因與正淳說早上所問。孟子未通處甚詳。繼聞蔡已遵路。防衛頗嚴。諸友急往中徐見別。先生舟往不及。聞蔡畱邑中。皆詹元善調護之。先生初亦欲與經營。包顯道因言禍福已定。徒爾勞擾。先生嘉之。且云。顯道說得自好。未知當局如何。是夜諸生坐樓下。圍爐講

問而退。聞蔡編管道州。乃沈繼祖文字。主意詆先生也。賀孫

或有謂先生曰。沈繼祖乃正淳之連袂也。先生笑曰。彌子之妻

與子路之妻。兄弟也。何傷哉。人傑

先生往淨安寺候蔡。蔡自府乘舟就貶。過淨安。先生出寺門接之。坐方丈。寒暄外。無嗟勞語。以連日所讀參同契所疑扣蔡。蔡應答洒然。少遲。諸人釀酒至飲皆醉。先生間行列坐寺前橋上飲。回寺又飲。先生醉睡。方坐飲橋上。詹元善卽退去。先生曰。此人富貴氣。賀孫

論及僞學事云。元祐諸公。後來被紹聖羣小治時。却是元祐會去撩撥它來。而今却是平地起這件事出。義剛

有一朋友微諷先生云。先生有天生德於予底意思。却無微服過宋之意。先生曰。某又不會上書自辨。又不會作詩謗訕。只

是與朋友講習古書說這道理更不教做却做何事因曰論

語首章言人不知而不溫不亦君子乎斷章言不知命無以

為君子賜錄云且以利害禍福言之此是至粗底此處今人

開口亦解一飲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

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賜錄作如

蓋緣只見得這道理都不見那刀鋸鼎鑊又曰死生有命如

舍在水裏死須是溺殺此猶不是淡與底事難曉底話如今

朋友都信不及覺見此道日孤令人意思不佳人傑

或勸先生散了學徒閉戶省事以避禍者先生曰禍福之來命

也廣先生曰如某輩皆不能保只是做將去事到則盡付之人欲避

禍終不能避德明

今為辟禍之說者固出於相愛然得某壁立萬仞豈不益為吾

道之光閔祖

其默足以容只是不去擊鼓訟寃便是默不成屋下合就底話

亦不敢說也同

或有人勸某當此之時宜略從時某答之云但恐如草藥煨煉

得無性了救不得病耳備

有客遊二廣多年知其山川人物風俗因言廉州山川極好先

坐笑曰被賢說得好下梢不免去行一番此時黨事方起又

因問舉業先生笑曰某少年時只做得十五六篇義後來只

是如此發舉及第人但不可不會作文字及其得也只是如

此今人却要求為必得豈有此理祖道

時偽學之禁嚴彭子壽鑄三官勒停諸權臣之用事者睥睨不

已。先生曰。某今頭常如黏在頸上。又曰。自古聖人。未嘗爲人所殺。胡泳

雜記言行

某嘗言吾儕講學。正欲上不得罪於聖賢。中不誤於一己。下不爲來者之害。如此而已。外此非所敢與。道夫

吾輩不用有忿世疾惡之意。當常自體此心。寬明無係累。則日充日明。豈可涯涘耶。泛愛親仁。聖人忠恕體用。端的如此。振人言好善嫉惡。而今在閑處。只見疾惡之心。愈至伯謨曰。唯其好善。所以嫉惡。道夫

先生愛說恰好二字。云。凡事自有恰好處。過

先生每語學者云。凡事無許多閑勞攘。過

先生每論及靖康建炎間事。必蹙頰慘然。太息久之。義剛

長孺問先生。須得邵堯夫先知之術。先生久之曰。吾之所知者。

惠迪吉。從逆凶。滿招損。謙受益。若是明日晴。後日雨。吾又安

能知耶。愚

因言科舉之學。問若有大賢居今之時。不知當如何。曰。若是第

一等人。它定不肯就。又問先生少年省試報罷時。如何。曰。某

是時已自斷定。若那番不過省。定不復應舉矣。備

有爲其兄求薦書。先生曰。沒奈何爲公發書。某只云。某人爲某

官。亦老成諳事。亦可備任使。更須求之公議如何。某不敢必。

幸弃疾是朝廷起廢爲監司。初到任也。須采公議薦舉。他要

使一路官員。他所薦舉。須要教一路官員。知所激勸。是如伺

人。他若把應副人情。有書來便取去。這一任便倒了。某兩爲

太守。嘗備員監司。非獨不會以此事激人。而人亦不會敢以

此事讓某。自謂平日修行得這些力。他明知以私意來懷祝。必被某責。然某看公議舉人。是箇好人。人人都知。若是舉錯了。也是自家錯了。本不是應付人情。又不是交結權勢。又不是被他獻諛。這是多少明白。人皆不來私懷。其間有當薦之人。自公舉之。待其書來。說某已自舉薦他了。更無私懷者。孫賀有親戚託人求舉。先生曰。親戚固是親戚。然薦人於人。亦須是薦賢始得。今鄉里平平等人。無可稱之實。某都不與發書懷人。况某人事母如此。臨財如此。居鄉曲事長上如此。教自家薦舉他甚麼得。因問所託之人。公且與撰幾句可薦之迹。將來是說得說不得。假使說道向來所爲不善。從今日自新。要求舉狀。是便有此心。何可保。賀孫人每欲不見客。不知它是如何。若使某一月日不見客。必須大

病一月。似今日一日與客說話。却覺得意思舒暢。不知它門

關著門不見人底。是如何過日。義剛

直卿勸先生且謝賓客數月。將息病。先生曰。天生一箇人。便須

著管天下事。若要不管。須是如楊氏爲我方得。某却不會去

學得這般學。義剛

擇之勞。先生入事之繁。答曰。大凡事只得耐煩做將去。纔起厭

心便不得。道夫

先生病中應接不倦。左右請少節之。先生厲聲曰。你懶惰。教我

也懶惰。淳

先生病起不敢峻補。只得平補。且笑曰。不能興衰撥亂。只得扶

衰補敝。淳

近日百事都如此。醫者用藥也。只用平平穩穩底藥。亦不能爲

害亦不能治病。是他初不會識得病。故且如此酌中。世上事都如此。扁鵲視疾。察見肺肝。豈是看見裏面如何也。只是看得證候極精。纔見外面。便知五臟六腑事。賀孫

先生一日說及受贓者。怒形於言曰。某見此等人。只與大字面配去。徐又曰。今說公吏不合取錢。爲知縣者自要錢矣。節節言之。爲之吁歎。過

梅雨溪流漲盛。先生扶病往觀。曰。君子於大水必觀焉。備

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陰處。竟日目不瞬。飲酒不過兩三行。又移一處。大醉則跌坐高拱。經史子集之餘。雖記錄雜記。舉輒成誦。微醺則吟哦古文。氣調清壯。某所聞見。則先生每愛誦屈原楚騷。孔明出師表。淵明歸去來并詩。并杜子美數詩而已。壽昌

先生於父母墳墓所託之鄉人。必加禮。或曰。敵已以上拜之。賀先生每日早起。子弟在書院。皆先著衫。到影堂前擊板。俟先生出。既啓門。先生陞堂。率子弟以次列拜。炷香。又拜而退。子弟一人詣土地之祠。炷香而拜。隨侍登閣。拜先聖像。方坐書院。受早揖。飲湯少坐。或有請問而去。月朔影堂薦酒果。望日則薦茶。有時物薦新而後食。過

先生早晨拈香。春夏則漢衣。公則戴漆紗帽。衣則以布爲之。潤袖皂祿。裳則用白紗。如濂溪畫像之服。或有見任官及宅官相見。易窄衫而出。過

問衣裳制度。曰。也無制度。但畫像多如此。故效之。又問有尺寸否。曰。也無稽攷處。那禮上雖略說。然也說得沒理會處。義剛先生嘗立北橋。忽市井游手數人。悍然突過。先生斂衽橋側避。

之。每閑行道間。左右者或辟人。先生卽厲聲止之曰。你管他作甚。先生每徒行拜謁。步速而意專。不左右顧。及無事領諸生遊賞。則徘徊顧瞻。緩步微吟。先生有疾。及諸生省問。必正冠坐揖。各盡其情。略無倦接之意。諸生有未及壯年者。待之亦周詳。先生病少愈。旣出寢室。客至必見。見必降階肅之。去必送至階下。諸生夜聽講。退則不送。或在坐有外客。則自降階送之。先生於客退。必立視其車行。不復顧。然後退而解衣。及應酬他事。或客方登車。猶相面。或以他事稟者。不領之。或前客纔登車。而尚畱之客。輒有所稟議。亦令少待。先生對客語及本路監司守將。必稱其官。賀孫侍先生到唐石。待野叟樵夫。如接賓客。略無分毫畦町。某因侍立久之。先生曰。此一等人。若勢分相絕。如何使他得以盡其

情。唐石有社倉。往往支發不時。故貧人來告。先生云。救弊之道。在今日極是要嚴。不嚴。如何得實惠。及此等細民。炎

先生端居甚嚴。而或溫而厲。恭而安。望其容貌。則見面益背。當諸公攻僞學之時。先生處之雍容。只似平時。故炎祭先生文有云。凜然若銜馭之甚嚴。泰然若方行之無畔。蓋久而後得之。又何止流行乎四時。而昭示乎河漢。炎

先生書所居之桃符云。愛君希道泰。憂國願年豐。書竹林精舍

桃符云。道迷前聖統。朋誤遠方來。先是趙昌父書曰。教存君子樂朋自遠方來。故嗣歲

先生自家易之以此。若海

先生書閣上。只扁南軒藏書二字。鎮江一寶兄託過稟求書其家齋額。不許。因云。人家何用立牌榜。且看熹家何曾有之。先是漳州守求新貢院二字。已爲書去。却以此說彼有數百間

貢院不可無一牌。人家何用。過

登先生藏書閣。南軒題壁上。題云。於穆元聖。繼天溯靈。開此謨訓。惠我光明。靖言保之。匪金厥籙。含英咀實。百世其承。意其為藏書閣銘也。請先生書之。刻置社倉書樓之上。先生曰。只是以此記書厨名。待為別做。振

道間人多來求詩與跋。某以為人之所以與天地日月相為長久者。元不在此。可學

先生因人求墓銘。曰。吁嗟身後名。於我如浮烟。人既死了。又更要這物事做甚。或曰。先生語。此豈非有為而言。曰。也是既死去了。待他說是說非。有甚干涉。又曰。所可書者。以其有可為後世法。今人只是虛美其親。若有大功大業。則天下之人。都知得了。又何以此為。且人為善。亦自是本分事。又何必須要

恁地寫出。賀孫

信州一士人為其先人求墓牌。先生不許。請之不巳。又却之。臨別送出舉指云。贈公務實二字。過

先生初欲正甫以沙隨行實來。為作墓碑。久之不到。既而以舊人文字稍多。又欲屬筆。汪季路亦不會及。是議立祠堂於德

興縣學。會為德興丞為書沙隨先生之祠六字。過

陳同父一子一壻吳康同來求銘文。先生是時列不作此。與寫有宋龍川先生陳君同父之墓十二字。婺源李參仲於先生為鄉舊。其子亦來求墓銘。只與跋某人所作行實。亦書有宋鍾山先生李公之墓與之。過

壽昌因先生酒酣興逸。遂請醉墨。先生為作大字韶國師頌一首。又作小字杜牧之九日詩一首。又作大字淵明歸田園居

朱子語類卷一百七
一首有舉子亦乘便請之。先生曰。公既習舉業。何事於此。請之不已。亦爲作淵明阻風於規林第二首。且云。但能參得此一詩透。則公今日所謂舉業。與夫他日所謂功名富貴者。皆不必經心可也。壽昌

先生語朋舊。無事時不妨將藥方看。欲知得養生之理也。過

先生說南軒論熹命云。官多祿少四字。因云。平日辭官文字甚多。過

因上亮隔。取中間一條爲正云。事須有一箇大本。方

因對雨云。安徐便好。昨日做雨今日方微下已。浹洽悠悠。未已有。周溥意不似前日暴也。方

開窗坐。見窗前地上日色。卽覺熱。退坐不見。卽不熱。目受而心忌之。則身不安之矣。如許渤著衣問人寒熱。則心凝不動也。僧有受焚者亦爾。方

先生於世俗未嘗立異。有歲迫欲入新居而外門未立者。曰。若入後有禁忌。何以動作。門欲橫從巷出。曰。直出是公道。橫則與世俗相拘。淳

先生問直卿何不移入新屋居。曰。外門未立。曰。歲暮只有兩日。便可下工。若搬入後有禁忌。如何動作。初三又是赤口。義剛

壽昌問先生此心元自通天地。枉却靈宮一炷香。先生遊南嶽詩若在不能王廟。還敢如此道否。先生曰。某却不會到吳城山。壽昌

論治道... 治道別無說。若使人主恭儉好善。有言逆於心。必求諸道。有言孫於志。必求諸非道。這如何會不治。這別無說。從古來都有見成樣子。真是如此。賀孫 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本。其餘萬事各有一根本。如理財以養民為本。治兵以擇將為本。天下事自有箇大根本處。每事又各自有箇緊要處。端蒙 天下事當從本理會。不可從事上理會。方 論世事。曰。須是心度大。方包裹得過。運動得行。振 為學是自博而反諸約。為治是自約而致其博。自修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八

朱子五

論治道

治道別無說。若使人主恭儉好善。有言逆於心。必求諸道。有言孫於志。必求諸非道。這如何會不治。這別無說。從古來都有見成樣子。真是如此。賀孫 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本。其餘萬事各有一根本。如理財以養民為本。治兵以擇將為本。天下事自有箇大根本處。每事又各自有箇緊要處。端蒙 天下事當從本理會。不可從事上理會。方 論世事。曰。須是心度大。方包裹得過。運動得行。振 為學是自博而反諸約。為治是自約而致其博。自修

因論世俗不冠帶云。今爲天下。有一日不可緩者。有漸正之者。有一日不可緩者。興起之事也。漸正之者。維持之事也。方

古者修身與取才。卹民與養兵。皆是一事。今遂分爲四。升卿

自古有道術爲天下裂之說。今親見其弊矣。自修

天下事。須是人主曉得通透了。自要去做方得。如一事。八分是人主要做。只有一二分是爲宰相了做。亦做不得。廣

問或言今日之告君者。皆能言修德二字。不知教人君從何處修起。必有其要。曰。安得如此說。只看合下心不是私。卽轉爲天下之大公。將一切私底意盡屏去。所用之人非賢。卽別搜求正人用之。問以一人耳目。安能盡知天下之賢。曰。只消用一箇好人作相。自然推排出來。有一好臺諫。知他不好人。自然住不得。德明

井田之法要行。須是封建。令逐國各自去理會。如王畿之內。亦各有都鄙家鄙。漢人嘗言郡邑在諸國之外。而遠役於中都。非便。問漢以王國雜見於郡縣間如何。曰。漢本無法度。德明

封建實是不可行。若論三代之世。則封建好處。便是君民之情相親。可以久安而無患。不似後世郡縣。一二年輒易。雖有賢者善政。亦做不成。淳

因言封建。只是歷代循襲。勢不容已。柳子厚亦說得是。賈生謂樹國必相疑之勢。甚然。封建後來自然有尾大不掉之勢。成周盛時。能得幾時。到春秋列國強盛。周之勢亦浸微矣。後來

到戰國。東西周分治。赧王但寄於西周公耳。雖是聖人法。豈有無弊者。大帥先生之意。以爲封建井田。皆易得致弊。廣

問後世封建郡縣。何者爲得。曰。論治亂。畢竟不在此。以道理觀

之封建之意。是聖人不以天下爲己私。分與親賢共理。但其制則不過大。此所以爲得。賈誼於漢言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其後主父偃竊其說。用之於武帝。端蒙

諸生論郡縣封建之弊。曰。大抵立法必有弊。未有無弊之法。其要只在得人。若是箇人。則法雖不善。亦占分數多了。若非其人。則有善法。亦何益於事。且如說郡縣不如封建。若封建非其人。且是世世相繼。不能得他去。如郡縣非其人。却只三兩年任滿便去。忽然換得好底來。亦無定。范太史唐鑑議論。大率皆歸於得人。某初嫌他恁地說。後來思之。只得如此說。又云。革弊須從原頭理會。壽

柳子厚封建論。則全以封建爲非。胡明仲輩破其說。則專以封建爲是。要之天下制度。無全利而無害底道理。但看利害分

數如何。封建則根本較固。國家可恃。郡縣則截然易制。然來來去去。無長久之意。不可恃以爲固也。如役法亦然。荆公只見差役之害而免役之利。先生云。差役時皆土著家戶人。州縣亦較可靠。免役則皆浮浪之人。靖康間。州縣亦有守令要守。而吏民皆散去。無復可恃。然其弊亦不勝其多。揚

先生言論間。猶有不滿於五峰。論封建井田數事。嘗疏其說以質疑。先生云。封建井田。乃聖王之制。公天下之法。豈敢以爲不然。但在今日。恐難下手。設使強做得成。亦恐意外別生弊病。反不如前。則難收拾耳。此等事。未須浚論。他日讀書多。歷事久。當自見之也。研

因論封建。曰。此亦難行。使膏粱之子弟。不學而居士民上。其爲害豈有涯哉。且以漢諸王觀之。其荒縱淫虐如此。豈可以治

民故主父偃勸武帝分王子弟而使吏治其國。故禍不及民。所以後來諸王也都善弱。蓋漸染使然。積而至於魏之諸王。遂使人監守。雖飲食亦皆禁制。更存活不得。及至晉懲其弊。諸王各使之典大藩。摠強兵。相屠相戮。馴致大亂。個云。監防太密。則有魏之傷恩。若寬去繩勒。又有晉之禍亂。恐皆是無古人教養之法。故爾。曰。那箇雖教無人柰得他何。或言今之守令亦善。卓錄起此作郭兄問。曰。却無前代尾大不掉之患。只是州縣之權太輕。卓錄作無權。卒有變故。更支撐不住。個因舉祖宗官制。沿革中。說祖宗時州郡禁兵之額極多。又有諸般名色錢。可以贍養。及王介甫作相。凡州郡兵財。皆括歸朝廷。而州縣益虛。所以後來之變。天下瓦解。由州郡無兵無財故也。曰。只祖宗時。州郡已自輕了。如仁宗朝。京西羣盜橫行。破州屠縣。

無如之何。淮南盜王倫破高郵。郡守晁仲約。以郡無兵財。遂開門犒之。卓錄作歛金帛賂之。使去。富鄭公聞之大怒。欲誅守臣。曰。豈有任千里之寄。不能拒賊。而反賂之。范文正公爭之曰。州郡無兵無財。俾之將何捍拒。今守臣能權宜應變。以全一城之生靈。亦可矣。豈可反以為罪耶。然則彼時州郡已如此虛弱了。如何盡責得介甫。個。卓錄今附于下。介甫只是刮刷太甚。凡州郡禁兵闕額。盡令勿補填。且如一州有千人禁軍額。闕五百人。則本郡不得招填。每歲椿畱五百名之衣糧。并二季衣賜之物。令轉運使掌之。而盡歸於朝廷。如此煞得錢不可勝計。陳丈云。記得先生說。教提刑掌之。歸朝廷名曰封椿。鉄額禁軍錢。又云。也怪不得州郡欲添兵。誠無糧食給之。其勢多招不得。某守南康。舊有千人禁軍額。某到時。纔有二百人而已。然歲已自闕供給。本軍每年有

朱子語類卷一百八 四
租米四萬六千石。以三萬九千來上供。所餘者止七千石。僅能贍得三月之糧。三月之外。便用別孽畫措置。如解面加糧之屬。又盡。則預於民間借支。方借之時。早穀方熟。不得已出榜。令民先將早米來納。亦謂之租米。俟冬。則折除其租米。亦當大米之數。如此猶贍不給。壽皇數數有指揮下來。必欲招滿千人之額。某申去云。不難於招。只是無討糧食處。又行下云。便不及千人。亦須招填五百人。雖聖旨如此。然終無得錢糧處。只得如此挨過日子而已。想得自初千人之額。自來不會及數。蓋州郡只有許多米。他無來處。何以贍給之。然上供外所餘七千石。州郡亦不得用。轉運使每歲行文字下來約束。只教椿畱在本州。不得侵支顆粒。那裏有年年侵使了。每司使公吏下來檢視州郡又厚賂遺之使去。全無顆粒。怪不得。若更不得支此米。

何從得贍軍。然亦只贍得兩三月。何況都無。非天雨鬼輸。何從得來。某在彼時。顏魯子。王齊賢。屢行文字下來。令不得動。某報去云。累政卽無顆粒見在。雖上司約束分明。柰歲用支使何。今求上司。不若爲之豁除其數。若守此虛名而無實。徒爲胥吏輩賂賄之地。又况州郡每歲靠此米支遣。決不能如約束。何似罷之。更不聽。督責愈急。顏魯子又推王齊賢。王齊賢又推顏魯子。及王齊賢去。顏依舊行下約束。却被某不能管得。只認支使了。若以爲罪。則前後之爲守者皆一樣。又何從根究其勢。不柰何。只得如此處。卓

居今之世。若欲盡除今法。行古之政。則未見其利。而徒有煩擾之弊。又事體重大。阻格處多。決然難行。要之因祖宗之法。而精擇其人。亦足以治。只是要擇人。范淳夫唐鑑。其論亦如此。

以為因今郡縣。足以為治。某少時常鄙之。以為苟簡因循之論。以今觀之。信然。德明錄云。問今日之治。當以何為先。曰。只是要得人。

問先生所謂古禮繁文。不可攷究。欲取今見行禮儀。增損用之。

庶其合於人情。方為有益。如何。曰。固是。曰。若是。則禮中所載。

冠婚喪祭等儀。有可行者否。曰。如冠昏禮。豈不可行。但喪祭。

有煩雜耳。問。若是。則非理明義精者。不足以與此。曰。固是。曰。

井田封建如何。曰。亦有可行者。如有功之臣。封之一鄉。如漢。

之鄉亭侯。田稅亦須要均。則經界不可以不行。大綱在先正。

溝洫。又如孝弟忠信。人倫日用間事。播為樂章。使人歌之。儆。

周禮讀法。徧示鄉村裏落。亦可代今粉壁所書條禁。人傑

問歐公本論。謂今冠昏喪祭之禮。只行於朝廷。宜令禮官講明。

頒行於郡縣。此說如何。曰。向來亦會頒行。後來起告訐之訟。

遂罷。然亦難得人教他。問三代規模。未能遽復。且講究一箇。

粗法。管領天下。如社倉舉子之類。先生曰。譬如補鍋。謂之小。

補可也。若要做。須是一切重鑄。今上自朝廷。下至百司庶府。

外而州縣。其法無一不弊。學校科舉尤甚。又云。今之禮。尚有。

見於威儀辭遜之際。若樂則全是失了。問朝廷合頒降禮樂。

之制。令人講習。曰。以前日浙東之事觀之。州縣直是視民如。

禽獸。豐年猶多饑死者。雖百后夔亦呼召他和氣不來。德明

制度易講。如何有人行。振

立一箇簡易之法。與民由之。甚好。夏商井田法。所以難廢者。固。

是有聖賢之君繼作。亦是法簡。不似周法繁碎。然周公是其。

時不得不恁地。惟繁故易廢。使孔子繼周。必能通變使簡易。

不至如是繁碎。今法極繁。人不能變通。只管築塞在這裏。道

吳伯英與黃直卿議溝洫。先生徐曰。今則且理會當世事。尚未盡。如刑罰。則殺人者不死。有罪者不刑。稅賦。則有產者無稅。有稅者無產。何暇議古。蓋卿

欲整頓一時之弊。譬如常洗滌不濟事。須是善洗者。一一拆洗。乃不枉了。庶幾有益。過

聖人固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然勢不到他做。亦做不得。壽

因說理會天下彌文。曰。伊川云。只患不得為。不患不能為。如有

稱在此。物來即輕重皆了。何必先要一一等過天下之物。方

審微於未形。御變於將來。非知道者孰能。壽

會做事底人。必先度事勢。有必可成之理。方去做。壽

不能則謹守常法。壽

天生一世人才。自足一世之用。自古及今。只是這一般人。但是

有聖賢之君在上。氣焰大。薰蒸陶冶得別。這箇自爭八九分。

只如時節雖不好。但上面意思略轉。下面便轉。况乎聖賢是

甚力量。少間無狀底人。自銷鑠改變。不敢做出來。以其平日

為己之心。為公家辦事。自然修舉。蓋小人多是有才底。儒用

錄云。問天地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用但患人不能盡用。天地之才。此其不能大治。若以今世論之。則人才之可數者。亦

可見矣。果然足以致大治乎。曰。不然。人只是這箇人。若有聖賢出來。只它氣焰自薰蒸。陶冶了無限人才。這箇自爭八九

分。少間無狀者。惡者。自消燦。不敢使出。各求奮勵。所長而化

為好人矣。而今朝廷意思略轉。則天下之人。便皆變動。况有

大望賢者。出是麼樣氣魄。那箇盡薰蒸了小人。自是不敢放

出無狀。以其自私自利。辦事之心。而為上之用。皆是有用之

人矣。荀悅曰。教化之行。挽中人而進於君子之域。教化之廢。推中人

而墮於小人之塗。若是舉世恁地。各舉其職。有不能者。亦須

勉強去做。不然也。怕公議。既無公議。更舉無忌憚了。夔孫

天下人不成盡廢之使不得從政。只當講學。庶得人。漸有好者。庶有可以爲天下之理。方

今日人材。須是得箇有見識。又有度量人。便容受得今日人材。將來截長補短使。升卿

後世只是無箇人樣。德明

況言人才。曰。今人只是兩種。謹密者多退避。俊快者多粗疎。道世間有才底人。若能損那有餘。勉其不足時節。却做得事。却出來擔當得事。與那小廉曲謹底不同。

貪汙者必以廉介者爲不是。趨競者必以恬退者爲不是。由此類推之。常人莫不皆然。人傑

今人材舉業浸纖弱尖巧。恐是風氣漸薄使然。好人或出於荒山中。方

賀孫問先生出處。因云。氣數衰削。區區愚見。以爲稍稍爲善。正直之人。多就摧折困頓。似皆佞諛得志之時。曰。亦不可一向如此說。只是無人。一人出來。須得許多人大家合力做。若是做不得。方可歸之天。方可喚做氣數。今若有兩三人要做。其他都不管他。直教那兩三人摧折了便休。賀孫有言世界無人管。久將脫去。凡事未到手。則姑晦之。俟到手。然後爲。有詰之者。曰。若不幸未及爲而死。吾志不白。則如之何。曰。此亦不奈何。吾輩蓋是折本做也。先生曰。如此。則是一部孟子無一句可用也。嘗愛孟子答淳于髡之言。曰。嫂溺援之以手。天下溺援之以道。子欲手援天下乎。吾人所以救世者。以其有道也。旣自放倒矣。天下豈一手可援哉。觀其說。緣飾得來不好。安得似陸子靜。堂堂自在。說成一箇物事乎。方子

直卿云嘗與先生言。如今有一等才能了事底人。若不識義理。終是難保。先生不以爲然。以爲若如此說。却只是自家這下人。使得不是自家這下人。都不是人才。賀孫

荀彧歎無智謀之士。看今來把誰做智謀之士。伯謨云。今時所推。只永嘉人。江西人又粗。福建又無甚人。先生不應。因云。南軒見義必爲。他便是沒安排周遮。要做便做。人說道他勇。便是勇。這便是不可及。歎息數聲。賀孫

浙中人。大率以不生事撫循爲知體。先生謂便是枉尺直尋。如此風俗議論。至十年。國家事都無人作矣。常人以便文。小人以容奸。如此風大害事。揚

今世士大夫。惟以苟且逐旋。挨去爲事。挨得過時且過。上下相咻。以勿生事。不要十分分明理會事。且恁鶻突。才理會得分明。便做官不得。有人少負能聲。及少經挫抑。却悔其大惺惺了了。一切剗方爲圓。且恁隨俗苟且。自道是年高見識長進。當官者。大小上下。以不見吏民不治事爲得策。曲直在前。只不理會。庶幾民自不來。以此爲止訟之道。民有冤抑無處伸訴。只得忍過。便有訟者。半年周歲。不見消息。不得了決。民亦只得休和。居官者遂以爲無訟之可聽。風俗如此。可畏可畏。僦

今日人才之壞。皆由於詆排道學。治道必本於正心修身。實見得恁地。然後從這裏做出。如今士大夫。但說據我逐時恁地做。也做得事業。說道學。說正心修身。都是閑說話。我自不消得用此。若是一人又手並脚。便道是矯激。便道是邀名。便道是做崖岸。須是如市井底人。拖泥帶水。方始是通儒實才。賀孫

器遠問文中子。安我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看聖人恁地維持紀綱。却與有是非無利害之說。有不相似者。曰。只爲人把利害之心去看聖人。若聖人爲治。終不成掃蕩紀綱。使天下自恁地頽壞廢弛。方喚做公天下之心。聖人只見得道理合恁地做。有冷天下在這裏。須著去保守。須著有許多維持紀綱。這是決定著如此。不如此便不得。這只是箇瞎是。又問若如此說。則陳丈就事物上理會。也是合如此。曰。雖是合如此。只是無自家身。做本領便不得。又問事求可。功求成亦是當如此。曰。只要去求可求成。便不是。聖人做事。那會不要可。不要成。只是先從這裏理會去。却不會恁地計較成敗利害。如公所說。只是要去理會許多汨董了。方牽入這心來。却不會有從這裏流出在事物上底意思。賀孫

蔡季通因浙中主張史記。常說道邵康節所推世數。自古以降。去後是不解會甚好。只得就後世做規模。以某看來則不然。孔子修六經。要爲萬世標準。若就那時商量。別作箇道理。孔子也不解修六經得。如司馬遷亦是箇英雄。文字中間自有好處。只是他說經世事業。只是第二三著。如何守他議論。如某退居老死無用之物。如諸公都出仕官。這國家許多命脈。固自有所屬。不直截以聖人爲標準。却要理會第二三著。這事煞利害。千萬細思之。賀孫

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熹

古人立法。只是大綱。下之人得自爲。後世法皆詳密。下之人只是守法。法之所在。上之人亦進退。下之人不得。揚

今世有二弊。法弊。時弊。法弊。但一切更改之。却甚易。時弊。則皆在人。人皆以私心爲之。如何變得。嘉祐間法。可謂弊矣。玉荆公未幾盡變之。又別起得許多弊。以人難變故也。揚

揚因論科舉法。雖不可以得人。然尚公。曰。銓法亦公。然法至於盡公。不在人。便不是好法。要可私而公。方始好。揚

今日之法。君子欲爲其事。以拘於法而不得。騁小人却徇其私。敢越於法而不之顧。人傑

今人只認前日所行之事而行之。便謂之循典故。也須揀箇是底始得。學蒙

被幾箇秀才。在這裏翻弄那吏文。翻得來難看。吏文只合直說某事是如何。條貫是如何。使人一看便見方是。今只管弄閑言語。說到緊要處。又只恁地帶過去。王

今日天下。且得箇姚崇李德裕來措置。看如何。浩

今日之事。若向上尋求。須用孟子方法。其次則孔明之治蜀。曹操之屯田許下也。德明

因論郡縣政治之乖。曰。民雖衆。畢竟只是一箇心。甚易感也。揚

吳英茂實云。政治當明其號令。不必嚴刑以爲威。曰。號令既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用刑罰。則號令徒掛墻壁爾。與其不遵。以梗吾治。曷若懲其一以戒百。與其覈實檢察於其終。曷若嚴其始而使之無犯。做大事。豈可以小不忍爲心。言經界道夫

因論經界。曰。只著一私字。便生無限枝節。或問程子與五十里采地之說如何。曰。人之心無窮。只恐與五十里。他又要一百

里。與一百里。他又要二百里。淳

吾輩今經歷如此。異時若有尺寸之柄。而不能爲斯民除害去

惡豈不誠可罪耶。某嘗謂今之世姑息不得。直須共他理會。庶幾善弱可得存立。道夫

或問爲政者當以寬爲本。而以嚴濟之。曰。某謂當以嚴爲本。而以寬濟之。曲禮謂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須是令行禁止。

若曰。令不行。禁不止。而以是爲寬。則非也。人傑

古人爲政。一本於寬。今必須反之以嚴。蓋必如是矯之。而後有以得其當。今人爲寬。至於事無統紀。緩急予奪之權。皆不在我。下梢却是奸豪得志。平民既不蒙其惠。又反受其殃矣。海若

今人說寬政。多是事事不管。某謂壞了這寬字。人傑

平易近民爲政之本。備爲政如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則所更一事未成。必闕然成紛擾。卒未已也。至於大家且假借之。故子產引鄭書曰。安定國

家。必大焉先。人傑

問爲政更張之初。莫亦須稍嚴以整齊之否。曰。此事難斷定說。在人如何處置。然亦何消要過於嚴。今所難者。是難得曉事底人。若曉事底人。歷練多。事纔至面前。他都曉得。依那事分寸而施以應之。人自然畏服。今人往往過嚴者。多半是自家不曉。又慮人欺已。又怕人慢已。遂將大拍頭去拍他。要他畏服。若自見得。何消過嚴。便是這事難。又曰。難難。備因言措置天下事。直是難。救得這一弊。少間就這救之之心。又生那一弊。如人病寒。下熱藥。少間又變成燥熱。及至病熱。下寒藥。少間又變得寒。到得這家計壞了。更支搭不住。備問州縣間寬嚴事。既已聞命矣。若經世一事。向使先生見用。其將何先。曰。亦只是隨時。如壽皇之初。是一樣。中間又是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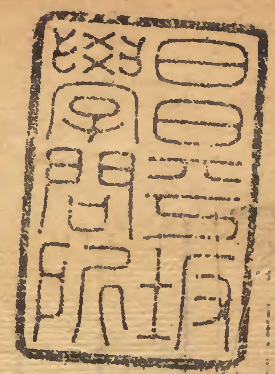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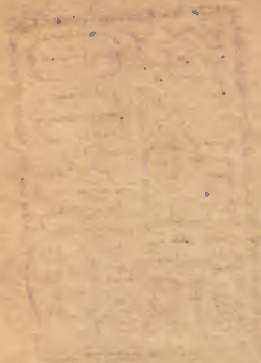
只合隨時理會。問今日之治。奉行祖宗成憲。然是太祖皇帝
以來至今。其法亦有弊而常更者。曰。亦只是就其中整理。如
何便超出做得。如薦舉。如科場。如銓試。就其中從長整理。問
向說諸州廂禁軍。與屯戍大軍。更互教閱。如何。曰。亦只是就
其法整理。既而歎曰。法度尚可移。如何得人心變易。各人將
他心去行法。且如薦舉一事。雖多方措置隄防。然其心只是
要去私他親舊。應副權勢。如何得心變說了。德明起稟云。數
日聽尊誨。敬當銘佩。請出整衣拜辭。遂出。再入拜於床下。三
歌扶掖。先生俯身。顰眉動色。言曰。後會未期。朋友間多中道
而畫者。老兄却能拳拳於切已之學。更勉力擴充。以慰衰老
之望。德明復致詞拜謝而出。不勝悵然。前一日。先生云。朋友
赴官來相別。某病如此。時事又如此。後此相見。不知又如何。

道中追念斯言。不覺涕下。伯魯進求一言之誨。先生云。歸去

且與廖丈商量。昨日說得已詳。大抵只是如此。稱丈者為丈夫。伯魯言

明。德

問治亂之機。曰。今看前古治亂。那裏是一時做得。少是四五十
年。多是一二百年。醞釀方得如此。遂俛首太息。賀孫



分類卷一百八

十三

文化局

